

張維翰題

獻



雲

期五第 文南雲
日五十二月 二十一年四十六國民華中





攝合生先千大張與
會國於攝同長議特伯亞與美訪



位學士哲贈領院術學華中



攝時獎得獎藝文山中



聯議亞席出賓律菲抵會國國民華中表代
憩小院庭



目 錄

張純漚鄉長玉照（封面）

張純漚鄉長生活玉照（封裏）

雲南起義六十周年紀念獻辭

並賀 張鄉長純老九秩華誕

護國戰役實錄

七下南洋的偉大人物鄭和

張公純漚鄉長九十壽序

與臺大李守孔教授論雲南護國起義

正視雲南起義的歷史價值

遵 蔣總統遺訓光大生命意義

不朽的滇緬路精神

反攻復國戰爭中西南游擊戰之運用



簡爾康（一）

張維翰（三）

李宗黃（九）

申慶璧（一二）

林 淳（一七）

李嘉靖（三五）

申慶璧（三七）

曹介甫（三九）

戈（四三）

孟良土司

李拂一（四九）

邱清泉滇西參戰記

邱子靜（五六）

大陸陷匪後雲南軍民反共自救史實

朱心一（六四）

三保太監鄭和與航海家亨利

王季高（七一）

記蔡松坡

左舜生（七三）

周惺庵先生傳

張維翰（七四）

也談慈善公主

王文中（八〇）

烏蒙山之奇

潘大成（八一）

風花雪月憶邊城

千里（八六）

閒話漁潭會

李宗黃（八八）

喝古怪茶

王壯為（九〇）

昆明大觀樓長聯之補詮及懷念

李子幹（九三）

徐從先前輩護國紀念詩

王文中（九六）

詩聯

- 溫泉曹溪寺見壁有蘊漚題句………張繼（八）
- 黑龍潭薛祠聯………李宗黃（一一）
- 三日與松波諸君遊曇華寺………唐繼堯（一六）
- 丙辰春游昆明湖………前人（一六）
- 題孫竹青將軍萬松草堂圖………張繼（三四）
- 昆明湖心亭聯………李宗輔（七八）
- 滇池回首風光好………周世輔（四八）
- 鶴慶龍華山鎮江廟聯………李宗黃（八五）
- 五月送協和赴蜀………唐繼堯（八七）
- 春初圓通公園櫻花梅花盛開………丁石僧（八九）
- 浣溪沙………唐繼堯（八九）
- 滇池有感續絕聯………周世輔（八九）
- 雲南文獻特刊祝詞………張維翰（九九）
- 雲南同鄉會會務簡報………陶爾新（九七）
- 雲南旅臺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狄光（一〇〇）

雲南起義六十周年紀念獻辭

簡爾康

並賀 張鄉長蒼老九秩華誕

武昌起義創立共和，與雲南起義再造共和都是國家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國父在民國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致電總統黎元洪及國務院主張雲南起義日應同為國定紀念日電中說：「……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國基已定，四萬萬人方想望太平，不圖秉權者野心未除，誕生帝孽，籌安稱制，民國幾亡。雖其義士人人奮起相爭，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獨立，誓師申討者，實推滇省。遂使西南響應，舉國普從，以有今日。方之武昌首義，一則為民國開創之功，一則為民國中興之業，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紀念者也。伏乞總統國務院主持，將雲南起義日，定為國慶日外，更予唐督軍暨起事諸人以懲賞，以彰勳勞，昭示來茲。臨電無任盼禱。」雲南起義關係的重要，值得紀念，應當紀念，由此可以想見。

揆之實際，雲南起義值得紀念，應當紀念，由於它的影響，不僅是對內的，同時也是對外的，不僅是民主自由所必爭，而且也是國家命脈之所繫。對內對外的影響，我們可從國父在民國四年發表的討袁宣言中推知，是項宣言，分析袁氏的罪惡說：「今袁背棄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會，而閭閻無安民矣，解散國會，而國家無正論矣。濫用公款，謀殺人才，而陷國家於危險之地位矣。假名冤獄，而良懦多為無辜矣。有此四者，國無不亡，國亡則民奴……」，從其影響之大，可知雲南起義，是救國家，救民族之重大貢獻。

從時間的觀點來看，雲南起義的影響，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一種制度，要想有益於國，有利於民，必須是一經建立之後，能永久持續。若是旋建旋毀，縱是如何好的制度，也絕不會福國利民，反之還會徒滋紛擾，有害於國，有損於民。如何才能使好的制度持續？最簡捷的方式，就是將創始之舉，列為永久紀念，使後之人，知所警惕，知所奮勉。以雲南起義而論，國父於民國六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電唐繼堯等賀雲南討袁紀念說：「……乙丙之變袁逆叛國，帝制自為，國人怵於淫威暴力，相顧屏息。時袁帥屏處南疆，不忍坐視共和淪胥，與諸君率先聲討，勞師數萬，轉戰於數千里間，斷脰靡踵，後先相繼，海內始革起應之，卒使逆袁窮蹙以死，餘逆解體，民國始克危而後定。追維匡復艱難，允宜同申慶祝，今屆紀念之辰，又當民國飄搖之際，袁帥及諸兄戮力戎行，感念前功，貴彌艱鉅，所望力完靖國之業，成民國再造之功，俾此光輝赫奕之紀念日與民國永無極。此則國人所盼，以禱者也。……」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雲南起義六十週年，而國際姑息逆流，洩湧未止，政府整軍經武，積極準備反攻，正是我旅臺同鄉各於所在崗位發揮護國精神一致效忠政府，力謀衝破逆流光復太陸河山的重要關頭。

雲南起義，雖已為六十年前陳迹，吾人追隨政府播遷閭閻萬里二十餘年，而同鄉前輩中，躬與護國之役者，尚有張蒼漚、李伯英諸前輩先生今仍健康如昔，為我滇南志士護國精神的典型。蒼老在雲南起義之時，任箇舊縣知事，袁氏鑒於滇黔分道分師，與北洋軍血戰川湘，哀命粵督龍濟光全力謀滇，龍子體乾，先自江外土司地糾衆內犯，蒼漚先生，既為縣長，首當其衝，親率軍警數百人，以禦萬餘之敵，力戰三日夜，彈盡援絕。突圍負傷，猶以殲敵計畫密函馳報唐公，果照其計分兵抄襲敵後，予以蕩平。滇局危而復安，前方得以穩定。大義凜然，當其突圍衝鋒而出之前，曾有詩寄其兄仲武為訣，其末段云：「……敵似排山來，我以獨木支。拼此文弱身，與之苦交綏。血戰三日夜，彈盡力亦疲。計惟突圍出，苟免非所期，冀能抄敵後，冒死殲其魁。倘竟先賊死，於義亦何辭。所恨寸草心，未能報母慈。仗兄善奉養，勿告亦無悲，但祝前軍勝，正氣扶綱維，民國以重光，共和萬古垂」。傷愈之後，又奉召入川，為四川督軍公署秘書長襄佐督軍羅公佩金，貢獻尤多。負有贍有識之譽。

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蒼漚鄉長九十華誕，與雲南起義紀念，相距時僅一星期，因合併將此壽國與壽人兩大喜事一次慶祝，期吾旅臺鄉親，藉此體認，國家中興，尚有待於吾人本雲南起義的護國精神努力奮鬥，護國英勇事蹟，雖已經歷六十年，仍有當年的英男人物，作我們的榜樣！謹祝雲南起義精神，與日月同光。張鄉長蒼漚公，與華嵩並壽！

護國軍戰役實錄

張維翰

——雲南起義六十周年紀念日

雲南起義興師護國，推翻袁世凱之洪憲帝制。民國賴以不墜，共和絕而復延。到今天整整已屆六十週年。當起義之始，除籌安會諸逆及甘爲袁氏鹰犬之流外，全國人民對此背誓毀法、叛國稱帝之巨奸大惡無不深惡於心。咸期有力者起而主持正義，挽救國父中山先生及千千萬萬革命先烈流血捐軀所肇建之中華民國命運於垂危。果然霹靂一聲，遠在全國西南極邊之雲南，竟於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電全國反對帝制，宣布雲南獨立。於是先編三軍，定名曰護國軍，以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羅佩金爲參謀長出川。遣第一梯團長劉雲峰率兩支隊長鄧泰中、楊蓁爲先鋒取敘州。遣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率兩支隊長董鴻勳、何海清及第三梯團長顧品珍率兩支隊長祿國藩、朱德分取瀘州、重慶。以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何國鈞、成桃爲正副參謀長出桂。遣第一梯團長張開儒率兩支隊長盛榮超、錢開甲及第二梯團長方聲濤率兩支隊長朱培復、楊益謙直趨南寧，會桂軍分道出湘粵。唐都督繼堯自領第三軍準備出師武漢。先遣縱隊長徐進率一縱隊同戴戡、李雁賓、王伯群入黔，相機進行。繼遣參謀長韓鳳樓，第一梯團長趙鍾琦率兩支隊長華封歌、李植生出黔會師出湖南下辰沅。又別遣李友勳率一旅出會理寧遠，相機進取成都。唐公暫行坐鎮昆明，統籌一切。此外增編挺進軍，以黃毓成統之。原擬經黔湘直逼武漢，後因策應桂邊，暫駐黔南之興義一帶。先是，袁世凱之欲叛國稱帝，視全國各省實力，已無足與抗，所顧慮者，惟僻處極邊，有高屋建瓴之勢的雲南，所以特命其心腹陳宦以參謀次長出面督理四川軍務，以監視雲南前門，以上將軍龍濟光督理廣東軍務，藉其在粵軍隊及充實之餉械與在滇南富良江外土司地之潛力，分路進兵以摧毀雲南後方。此兩着要棋在袁世凱認爲是足以制雲南死命之重要關鍵。故當護國第一軍第一梯團長劉雲峰所率之鄧泰中、楊蓁兩支隊於民國五年一月十六日行抵滇川邊境大關與宜賓兩縣交界之新場地方，即與敵軍接觸，經五日之血戰，節節勝利，於二十一日佔領敘州。袁

氏聞訊大震。下令褫伍祥禎川南鎮守使職，責令帶罪立功。四川將軍陳宦則懸重賞分兵四路：一由伍祥禎率所部由自流井進攻敘北。一由旅長馮玉祥率所部由瀘州進攻敘東。一由巡防軍統領朱登五率所部由犍爲進攻敘西。一由瀘州方面分兵一部進攻敘南。一月二十九日我鄧支隊第二營長馬森培與自流井大股敵軍戰於宗場。鄧支隊長泰中亦於次日率援隊馳至，激戰兩晝夜，敵軍頑強抵抗。三十日楊支隊長黎率兵助戰，士氣大振，冒死衝殺，敵軍向自流井潰走，我軍奪獲大砲二尊，殺傷敵兵四百餘人，生擒數千人。同日楊支隊長營長田鍾穀與瀘州開來之大股敵軍戰於白沙場，敵軍踞龍頭山，用砲數尊並機關槍十數挺，集中攻擊，我軍第四連長楊盛民戰歿，第三連長凌邦琪亦受重傷，其餘官兵傷亡亦衆，然仍死力抵禦。二月一日楊支隊長黎率隊由宗場趕到，命工兵營向正面及左翼展開攻擊，半夜鄧部李營亦至，向敵左翼合力圍攻，鏖戰三晝夜，斃敵營長一員，連長三員，敵兵數百人，敵旅長馮玉祥亦負傷而遁，所部多被迫渡河，溺斃者甚衆。有竄至江安縣境又被川軍劉存厚所部劉柏心支隊攔路截擊，死於捨波溺水及槍彈者無算。敵巡防軍統領朱登五部由屏山犯敘，既爲我軍所阻，復分兵一部犯柏樹溪，亦爲我軍擊退。四日晨復集川軍兩營及北軍六連廻攻宗場，我軍堅靜抵抗，戰至五日薄暮，敵力漸疲，我軍冒雨衝擊，敵遂奔竄，死百餘人，傷者無算，奪獲大砲二尊，機關槍一挺，彈藥四十餘駛駝砲驃五四。六日晚北軍一團及陳宦親軍兩營由犍爲方面擴牛喜場進窺敘城。我軍以一小部依險側擊，以大部包敵列陣，敵方望城銳進，我軍出其不意，四面環擊，敵軍驚潰，追殺三十餘里，奪獲大砲二尊，槍砲五十餘船。是役也，先後劇戰凡七八晝夜，我軍以五營兵力對以三路來攻之敵軍二旅及敵營之衆，終以士氣勇敢，致獲大勝。別路敵軍繞道退回瀘州，陳宦四路攻敘之計畫遂完全失敗。其後雖因鄧楊兩支隊各營均赴瀘州增援，僅留田鍾穀一營駐守敘城，被敵軍三千人於三月一日乘虛攻陷，暫退橫江，未幾我軍增援力厚，亦即恢復。時第一軍總司令部於一月十四日由昆明出發第三支隊長董鴻勳率隊先行，於二十六日抵畢節，川軍劉存厚派軍官二人來與董支隊長接洽，商定響應辦法爲我軍一入蜀境，佯與劉軍對壘劉軍敗退，我軍尾追，迨抵瀘州，兩軍合會，直搗瀘城。三十日，我軍由赤水河出發，至雪山關與劉軍相遇，卽照前議於三十一日抵永寧，二月四日抵納溪，劉存厚因先有請演軍速行入蜀電，爲畢節縣知事劉某扣留，向陳宦邀功，陳促令北軍馳至瀘州防守，不克依照前計進行，劉存厚遂於二月二日在納溪宣布獨立，至五月初與我董支隊會師攻瀘，劉軍由大道藍田壩之正面，我軍繞道雙合場牛背石南壽山等處攻擊藍田壩之側面，戰至六日晨七時，敵軍大潰，渡江

逃命，我軍陣亡七八人，受傷十餘人，奪獲步槍三十餘枝，子彈十餘箱，大江以西悉歸我有。七日董支隊將奪獲江以西藍田壠月亮岩等處交劉軍團長陳禮門駐守，率我先鋒隊二營由泰安場渡江攻擊大龍山羅漢場等處以拊瀘城之背。八日晨渡江，甫行二里許，與敵軍相遇，我軍迎頭痛擊，衝鋒猛進，遂奪獲大龍山，敵軍退據山右高地，意欲側射我軍，第二營副長董鴻銓率兵繞道攻之，敵敗退入羅漢場，斃敵兵三十餘人。九日進攻羅漢場，敵軍恃有障礙，極力抵抗，至午後五時不支退走。我軍斃敵兵百餘人，奪獲槍彈無算，並占領小市，踞五峯頂，瀘城已指日可下。不意守瀘敵軍潛師來襲，月亮岩守軍猝不及防，相率退却，劉軍駐守此地之團長陳禮門憤極自戕。時趙梯團長甫抵納溪，聞報即率所部警衛連及機關槍隊往援藍田壠。十日偕劉軍工兵二營進窺月亮岩。午後敵軍退至江邊，我軍機關槍，甚資得力。忽劉軍退却，我軍機關槍隊勢難孤擋，亦退回納溪。劉軍退向江安，董支隊聞月亮岩藍田壠失守，因亦回兵為恢復計。十二日黎明即開始攻擊藍田壠月亮岩等處，敵軍傾巢渡江抵抗，相持一日，斃敵百餘人，以敵衆我寡，恐敵由藍田壠直趨納溪斷我歸路，遂於是晚退紮納溪邊界三十里，而敵亦不敢相逼。十三日晚何支隊長海清抵納城。十四日董何兩支隊合攻雙合場，敵軍亦約兩支隊，頑強抵抗，營副長董鴻銓扶創揮兵猛進，敵軍大敗，我軍追至小河，敵軍落荒渡河，溺水死者數十人，斃敵旅長一員、營長一員、連長二員、司務長一員、士兵二百餘人，奮獲砲彈槍枝無算。十七日我軍取守勢，砲戰終日，入晚後敵軍向我右翼猛攻，當被擊退。十八日我軍反守為攻將敵壓迫，退至永寧東岸。十九日我朱團曾營開到，純取攻勢，折其右翼，敵退出雙合場。二十及二十一日從雙合場對其右翼猛攻，壓敵十餘里。二十二日向棉花埂側背攻擊，敵已形動搖而正面未能同時猛攻，以致頓挫。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則改攻為守，以期徐復勞頓。計此旬日前後敵軍傷亡千餘人，我軍營長雷淦沈陣亡，曹之驛傷故，鄭森負傷。連長以下官長死傷十餘員，士兵死傷者二三百人。高級軍官如總參謀長羅佩金、梯團長趙又新、顧品珍，皆每日親上火線督戰，蔡總司令鍔亦於二十三日由永寧馳赴納溪前敵指揮，躬督軍陣，揮刀調砲，與士卒共艱苦。二十六日敵軍新增約一團，全線來攻，均經我軍擊退，死傷五百餘人，其在河北混合軍二營被我蔡營同劉師一部擊潰。二十八日我軍以金馬兩營至，復開始攻擊，以朱德、金漢鼎及某三支隊攻擊敵之側面為主攻，以王秉鈞、祿國藩兩支隊攻擊敵之正面為助攻，戰線左至大江邊，右至永寧河，綿亘二十餘里，連日猛攻，斃敵甚夥，敵軍憑險設防，散兵壕有多至三線者。其間朝陽觀、石堡溝尤為險要。我軍肉搏戰壕，數次未下，而左翼軍又於三月

二日失陷敘府。左翼既失利，中路因休養兵力，重整建制及分散敵勢計，亦於六日夜半陸續整隊離去納城。總司令行營移駐大舟驛，第二梯團全部移駐大舟驛前方三十餘里之下層園，為堅固陣以防禦納溪本道之敵，金漢鼎支隊移至白節灘打鼓場，由羅總參謀長指揮，拒止合江方面之敵。何海清支隊，劉存厚部督支隊，移往古宋方面，扼止敘州江安之敵，並相機援敘。朱德支隊則重新整頓以待後軍。是役也，我軍以寡敵衆，鏖戰經月，眠食於風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總計傷亡及失蹤不明者不下千人，而敵軍死傷尤重，瀘寺觀均為醫院及停棺之所，其棄置雙合場一帶屍體尚三百具。足徵此役之劇烈矣。蔡總司令曾有電云：「此三星期之戰，實吾國有槍砲以來之第一戰也」。我軍移轉陣地後，重新編制，軍容丕振，生氣盎然，即在醫院傷兵，羣思速愈上陣，其忠勇耐勞忍苦，以方他國軍隊，當亦無愧色。而敵軍則其鑑雖張，而氣已弛，膽尤怯，遙望有紅邊帽者即回首狂奔，故我軍移轉陣地時不敢追蹤，其意僅在圖保金江右岸。純取防勢。三月中旬我軍接濟已到，士氣益蘇，蔡總司令部復準備進攻，以趙梯團及義勇軍三營由牛背石繞納城之後為主攻，以顧梯團由本道攻納城為助攻。自十七日起，趙部連克敵壘，顧部王禹兩支隊於十九日夜半以白刃突入敵陣，敵軍大潰，我軍遂占領龍頭堡、大灣子一帶高地，猛勇追擊前進，又占領茶塘鵝子岩，敵軍退至納溪後面之光山拒守。我軍據獲大砲二尊，機關槍二挺，步槍百餘枝，槍砲彈及軍用品無數。二十一日敵軍尙踞光山死抗，乃將據獲槍砲向光山猛擊，敵潰守納溪。午後二時發現敵軍有飛機三架，我軍以砲仰射，擊落二架，此兩晝夜，敵軍死傷數百人，我軍聲勢大振，敵軍四路告急，江安之敵以一營循江而下，被我軍迎頭痛擊，飲彈授水者無數，奪獲山砲四門，砲彈三十餘箱，槍數百枝，槍彈百餘箱，機關槍四挺，軍需品二船，俘敵軍總兵站長一人，官兵數十人，敵益喪膽。而蔡總司令以得地愈多，守備愈難，主旨在損敵兵力，攻雖連番大捷，仍未急進瀘州。

右翼總司令戴戡於二月二日由貴陽出發，十三日行抵松坎，十四日即開始攻擊。敵軍中路，駐馬口壘、柑子堆、九盤子等處約步兵兩營。右路駐青羊寺、扶歡埢約步兵一營，機關槍二排。左路駐同臺寺、凍髮廟約步兵一營二連，並有機關槍，中路且有砲隊，我軍以敵先據形勝，不宜正攻，右路由木廟進攻青羊寺，當將敵前隊擊破追至青羊寺時，敵軍恃險抵抗，激戰至午後三時，我軍完全將該寺占領，奪獲機關槍二挺，輜重無算。敵向後方退却，我軍即進攻扶歡埢下藏擊東溪來之敵軍，左路由溫水包圍敵後橫擊東溪，並以一部由石壠猛擊趕水，後即向右攻擊大

沙溝、九盤子背後，下之。中路仍分兩面進攻至午後九時占領趕水。共計擊斃敵軍連排長五員、士兵二百餘人，生擒營連排長七員，士兵一百三十餘人。奪獲機關槍三挺，步槍多枝，子彈無算。既將敵軍蕩平後，即聯絡左右各軍進攻東溪、占領十子堆，復奪踞分水嶺，斃敵營長一員、敵兵多人。隨進攻馬口壘、柑子堆，敵軍以該處為綦江重要門戶，全力拒守，我軍與之激戰一晝夜，斃敵營長一員，士兵三十餘人。馬口壘、柑子堆遂為我軍占領，敵援由江津驛至，我軍一面扼守馬口壘，一面派兵兩路防擊，免被包圍。二十一日殷承璣及華封歌支隊抵松坎，二十二日全數開出增援。二十四日敵軍由龍臺寺襲擊我軍後路，黔軍一連被圍，華支隊一二兩連突至，向敵猛擊，敵軍死傷二百餘人，解圍而去。二十五日敵軍據守龍臺寺、獅子山等處，我軍四面圍攻，斃敵軍三百餘人，據獲步槍數十枝，敵軍乘夜潛逃，二十七日敵軍來攻馬口壘，我軍戰至薄暮，斃敵數百人，獲六米粒步槍多枝。二十八日敵以重賞募棒匪七八十人，便服來襲，敵軍尾隨其後，以機關槍衝至馬口壘，將至山腹，我軍以機關槍猛烈射擊，步兵衝殺數次，敵軍稍却，顧仍頑強抵抗，我軍因別派步兵兩連，由右側高地猛射，戰至午後七時，始將敵擊退，斃敵軍四百餘人，奪獲槍彈甚夥，乘勢直逼至兩路口附近，敵軍退守飛雲石。二十九日敵軍又以主力先據油羅坪高地攻我右側，復陸續由蒲河青羊寺扶歡埢方面抄襲。我軍一面堅守油羅坪對岸，一面將蒲河等處敵軍各個擊破，敵軍仍退回羅油坪扼守，我軍三面圍攻，敵據險抵抗，歷七晝夜不下。三月六日晨我軍將敵軍誘下，戰於石南壘二塗岩上埢三處，大獲勝利，將二塗岩占領，追敵至小珊瑚門。斃敵軍百餘人，傷者尤衆，奪獲敵槍多枝，其草坪壘一股敵軍亦被我軍擊退，敵軍死傷七百餘人。我軍一部與敵軍接近，以白兵戰，奪獲完全機關槍二挺，子彈甚夥，北兵盟證一張。我軍分頭追擊搜索，敵屍遍野，餘衆匿於深溝夾谷之間，經我軍一一擊斃，又奪獲完全機關槍一挺，子彈四千餘顆。十三日正午我軍與敵約兩營戰於石牛口約二小時，敵退至割草坪，我軍乘勢追擊，敵增援步兵三營，退管砲六尊，機關槍二挺，憑險抵抗，戰至午夜十二時，敵軍動搖，我軍衝鋒上山，斃敵四十餘人，奪獲機關槍一挺，步槍六枝，子彈十四枚。十五日黎明敵援大至，復激戰於割草坪之前，相持一日，至晚，敵即退却，我軍恐被敵誘，未予追襲。綜計此役，我軍連血戰者，凡十餘晝夜，戰線亘數十里，雖屢獲勝，而敵援不絕，袁氏懸賞二十萬元守綦江，敵軍憑險設防，負固難下。曠日持久，恐陷入困守之勢，因變換戰略，專重牽制敵軍，分兵助義勇隊襲擊川南涪州各處，以分散敵兵，並圖變巫。適廣西已於三月十五日宣布獨立，護國軍局面，日益活動。袁氏不得已於二十

二日取消帝制，命四川將軍陳宦致電我軍，請求息戰，並派旅長雷颺赴永寧與蔡總司令接洽，守敍敵軍亦託美國敘士到橫江向梯團長劉雲峯要求停戰。我軍以陳宦有悔禍之意，可冀其相助迫使袁退位，亦即暫允同北川兩軍在川湘境內停戰一個月，由蔡總司令手訂停戰規約四項如下：

- (一) 兩軍暫守原線，無論大小部分，不得亂出步哨外襲，倘如違約冒進，格殺無論。
- (二) 軍使及信差出入，以兩軍高級長官所指定之道路為限，軍使除特別許可外，以二地為限，但不得攜帶軍器，軍使以兩尺見方之白旗為標幟。如對軍使無故圖害者，依刑律治罪。
- (三) 凡有著軍服攜帶器械，徘徊於兩軍步哨線之內，准予射擊或擒捕。

四、此次停戰自四月七日起至五月六日止。

上列規定電知陳宦復電同意，遂通令前敵各軍遵照，仍分兵扼守要道，切實整頓，進行增援計畫，尋袁氏方面以戰期屆滿，協商尚無頭緒，復由江蘇馮上將國璋，四川將軍陳宦，電請展限一個月，我軍初予嚴拒未允，復接陳宦來電，謂迫袁退位，手續複雜，請稍寬日時，我軍乃允續行停戰一個月。且促陳宦於短期內宣佈獨立，並先退出敍州，由雷颺率第一梯團進駐。時我規敍軍隊雲集，統由左翼總司令羅佩金率領，而陳宦於五月二十二日宣布獨立，以所部兵力簡弱，飛電乞援，蔡總司令派劉雲峰率何海清支隊赴敍，雷颺率第一梯團進駐自流井，熊克武鄭英所部義勇隊分駐富順南溪。唐都督亦令黃毓成所部赴敍，並調趙鍾奇所部赴瀘，均各兼程前進，聲勢甚壯，袁氏因接陳宦連電迫令退位，憤恚無已。下令召陳入京，任周駿為崇威將軍繼陳宦督理四川軍務。周駿驟膺僥幸，與王陵基由渝章率兵西上攻陳，敗退，周遂入成都，袁世凱於六月六日病故，副總統黎元洪依法繼大總統任，明令蔡鎬為四川督軍兼省長，周駿匿電不發，仍踞成都。川人惡之，電請我軍討周，蔡總司令遂宣布周駿罪狀，派兵分道進攻，周不支遁去，川亂遂平。蔡公以喉疾日劇，力辭督川之命，力疾入成都舉羅佩金自代，遂乘舟東下，赴日本就醫。(未完)

溫泉曹溪寺見壁有綰漚題句

張繼

鶼鷀呼出插秧雨，古寺曹溪雕塑奇。忽見優曇為我笑，勸君三續護花詩。

七下南洋的偉大人物鄭和

李宗黃

——為紀念雲南起義六十週年紀念作

今年爲雲南起義六十週年紀念，雲南文獻第五期決於十二月廿五日出版，承編輯小組主持人申慶璧同志，照例來函索稿，余以雲南首義事蹟，寫作的人較多，僅以本人而論，曾寫了雲南起義信史，雲南起義護國史略，雲南首義身歷記三本書及數十篇論文，對於領導雲南起義不世出之唐繼堯都督兼軍務院撫軍長，亦曾據實予以讚揚，似乎一時不必再爲描繪。應再尋吾演了不起的傑出英豪以表揚之目標其人爲誰，即七下江南之偉大人物鄭和老先生。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六日，中國地方自治學會，組織代表團由我率領出席在曼谷召開之國際地方政府聯合會第十八屆大會，代表爲李拂一、劉燕夫、吳香蘭（本會理監事、國大代表）、留泰專家周培善、魏亞萍等五人。會期定爲五日。

當我們在開會期間，爲調劑精神輕鬆起見，不時排有遊覽名勝節目。到泰國皇宮及玉佛寺遊覽之日，有沿途招待人員，自謂其店堂寺廟之精巧瑰麗並朗聲的說：中國在明朝初年，有鄭和者，率兵經過暹邏，（泰國舊名）缺少糧食，曾向我們索取，我們堅持不允，鄭和無奈，乃以他的建築工人與我們的米糧，互相掉換，我們就開始營造，經過幾百年的改進，始有此宮室之美，寺廟之勝云云。

我聽了這些話後，忽然起了思古之幽情，和崇德報功之意願，對于七下江南立了豐功偉業之鄉先賢鄭和老先生，發生極隆重崇拜之興趣，乃搜集明朝有關史蹟，及私家有關著述，可寫二、三萬言之傳記，登入「泰國之行」一書中，以表彰之。但為時間及篇幅所限，祇有俟之異日或待後輩繼續為之。惟簡單傳記，必須立寫，以正錯訛，而資矜式。

鄭和，雲南昆陽縣人，信奉回教，父名哈只，母溫氏，原姓馬，賜姓鄭，生於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七一），身高七尺，腰大十圍，行如虎步，聲如宏鐘，文通孔孟，學貫孫吳。與明成祖幼年即甚相得，到卅歲左右，為名臣忠澈所推薦，被封為內官監和司禮太監，並命統軍，曾稱之為國師。（見西洋通俗演義第十五回）地位之高、權勢之大，一時無兩。

奉命出使南洋至七次之多，歷年廿八年，享壽六十五歲。所率艦艇，最大者長四十丈，寬十八丈，計四百多艘，所帶官兵每次最少為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最多為三萬八十六百餘人，前後共為廿餘萬人。有大元帥、副元帥、大將軍、大都督等官員。所冒風濤之險惡，敵人之頑強，都以大智大仁大勇以克服之。

先由收服十九國爭來朝貢起，最後遠自歐非卅餘國均來朝貢止。甚至有人考據為五十九國，連澳洲臺灣均包括在內，一方面吸收其文化，一方面廣被以其文化。凡三擒番王，其二均予放回、明朝德威之遠播，可與漢唐媲美，而鄭和之豐功偉烈，亦可與班超張騫之通西域無異。

他是十五世紀（一〇〇五年）征服南洋之第一人，若與葡萄牙亨利王子遠航非洲（一四一五年）哥布發現在大陸相較（一四九二年）均瞠乎其後，計晚了八十七年。他不僅是雲南省的特出之才，就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也是鳳毛麟角的豪傑之士。在第二、三次出使南洋時，即完全把占城（即越南三邦）、爪哇、暹羅、滿利加（即麻六甲）等國收服，爭以珍寶珍禽異獸，貢獻中國。但中朝所賞賜，勝過十倍或百倍。

泰國招待人員，所謂「以建築工人與米糧互相交換一節」，顯非事實。而鄭和奏本中「第十七行，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二十名」之規定，可見他所帶之人中，確有各種匠人，可派與暹羅營造宮室，並有不少人員，自願居住各地。永樂年間又有「暹羅國人，到中國充皇帝的錦衣衛」之種種事實。所稱云云也不無相當之根據。

總之中國素有崇尚正義、愛好和平、繼絕世、舉廢國之王道精神。鄭和七下南洋，所帶去的中國以德服人之文化，和大批的財物，開闢落後的國家，絕不似葡、荷、西、英諸國侵略他國，而奴役人民、而帶回來的有不少國王，親來朝貢，獻上無數動物、植物、珍寶不可勝數，且有數千各國人士悠遊陶醉於燕京市上文化城中。顯示明朝國力之雄厚，待人寬宏氣魄之偉大，影響力之深遠，南洋各部無遠弗屆，均嚮往中國王道文化並遵從成祖「敬天道，撫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詔諭，奠定了南洋各國千餘萬僑胞與當地居民共同開墾拓殖之事業，使五十多個國家，不在畏威，而是懷德；永遠與中國結親仁善鄰難解難分之因緣。若視專爲係追蹤建文皇帝，不僅小視了雄才大略的成祖，且輕視了文經武緯的鄭和。

惜自成祖以後，當國的皇帝宰輔，竟尙鎖國主義繼起無人，以致航海事業，一落千丈，反爲外人所捷足，所幸政府已幡然醒悟，頒定鄭和第一次航海之日，即明成祖永樂三年（一四〇五年）七月十一日爲航海節，以我黃帝子孫，文明華胄，必能怵目驚心，競起仿效，產生第二第三第四鄭和，光大征服海洋之雄風。不僅「當時則榮，歿則已焉」。

即延至今日，南洋各地仍有「三寶壘」「三寶洞」「三寶山」「三寶廟」「三寶井」等之盛跡。尤其是三寶井（在麻六甲）之水，被土人視爲聖水，有降魔却病延年益壽之功。其他一切遺跡，都被土人視爲神聖。「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千古不朽，萬代傳揚漪歟盛哉。六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於北市內湖區碧湖新村

黑龍潭薛祠聯

李宗黃

一死豈尋常，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民族於今有正氣。

千秋垂大義，唐梅同其前，宋柏同其節，歲寒相與護祠堂。

張公純溫鄉長九十壽序

申慶璧

慶雲緩緩五彩南騰至吾滇而顯光華高山巍巍三路東向至吾滇而增壯麗長江蕩蕩萬里縈迴經吾滇而湧金沙昔人論形勝曰雲南之得失關乎天下蓋以地居項脊高屋建瓴東接蜀黔北隣康藏南昆泰越西通印緬實聚天地之精英集山川之靈秀也於自然則天色蔚藍晴空萬里氣候和燠四時皆春於人文外則因印度釋氏涵濡蒼洱為佛教齊魯內有中原儒家傳播文教於以宏開自楚莊蹻率衆入滇抗秦而王漢置郡縣越唐宋以至元而設行省千餘年間人才輩出而以明清為盛清季新潮澎湃風氣日開滇中績學之士及有志青年求新知於國內外者先後不下千人而留學日本者多親炙國父中山先生深受革命思想之啓迪相率回滇致力於軍事政治教育固奠民國以來滇人報國之宏基於是繼武昌雙十起義而有重九之光復憤袁氏稱尊而集再造共和之大効北伐抗戰諸役均本護國精神效命中央抗戰勝利乃有人越受降之榮哉亂期中滇軍轉戰東北百折不撓犧牲最烈及至大陸淪陷滇緬邊區義軍突起反攻壯舉環宇震驚綜計開國六十餘年吾滇人士獻身黨國事功彪炳為世所知者誠不乏人然以一人而於軍事外交民政教育法制風憲以至黨務皆有卓越表現且文采風韻又能照耀於時者當以

張公純溫鄉長為巨擘焉其於軍事也出身將門自幼趨庭喜讀古名將傳於畢業法政學堂後為陸軍第十九鎮隨營學堂代撰開學詞其文典雅警策才華首露即為親臨主持典禮之護督沈秉堃氏所識拔徵為文案兼隨營學堂國文教官旋遷三十七協秘書歷張毅王振畿蔡鍔三統領皆倚重之辛亥重九贊蔡公及滇中諸革命先進光復滇垣傳檄而定全省護國之役滇黔分道出兵轉戰川湘袁命粵督龍濟光分路圍滇龍子體乾自江外率衆內犯公適任箇舊縣長首當其衝親率軍警數百與敵萬餘力戰三晝夜突圍負傷猶以殲敵密計馳報唐公分兵抄襲敵後予以藩平滇局危而復安前方得無後顧傷愈應召入川佐羅公佩金繼蔡公後長川

省軍政川軍劉存厚誤受北帥詭謀圍攻督署 公當機急電瀘州趙師長又新派旅長金漢鼎馳援解危同僚皆稱其有膽識民國七年應靖國聯軍總司令唐公在黔電召隨節赴渝召開七省聯軍軍事會議回滇後奉派赴粵並赴日考察十六年滇省二六政變 公以昆明市政督辦親率市警及講武堂學生維持治安時經數月秩序井然使二十餘萬市民及數千外僑皆賴以保全而稱頌不已其於外交也英法侵占緬越後視雲南為其勢力範圍修築滇越鐵路直達昆明車站形同租界復以東方匯理銀行壟斷經濟老街海關控制商旅出入惡例苛求超越不平等條約倍蓰 公耳目所及輒加紀錄備為交涉根據十七年冬 公以雲南省政府委員兼外交部駐滇特派交涉員為實踐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遺訓親擬另訂中法商約及改善中法關係意見書攜件入京面謁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呼籲廢除不平等條約請以最不平等之滇越關係約章為始備蒙嘉納改訂新約會議遂於同年十二月舉行於南京政府命外交部長王正廷為首席代表 公與徐謨為代表公在會中慷慨痛陳法方之苛求惡例法方首席代表為駐華公使瑪泰爾及越南外交局長加嘉祿經濟局長魯斯兩代表均相顧失色消息外傳輿論激昂法駐滇領事黎畢西妄圖利用其私人關係要挾滇省府召 公回滇反為公請我外交部向法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將該法領事撤換離滇法使復藉詞對新約要點有待向其政府請示請暫延會 公知為詭計亦佯赴港偵知越督所派兩代表將返亦即專程回京及至外交官邸則法使瑪泰爾等已先在座相顧驚奇感知 公之機警為不可欺也茲後談判遂漸順利經二十四次會議為時一年有半而澈底廢除過境稅及其他苛例改善旅越僑商待遇我於河內西貢設總領事館海防設領事館收回滇越鐵路旁土地並由滇越鐵路公司提供路警經營路警得充分行使職權並將鐵路收回期間縮短等重要條款皆得以完滿達成非 公之據理力爭百折不撓使對方無法拒避其能致此哉其於內政也 公幼讀廣平治略卽有治平之志民國二年出知鹽興縣兼鹽務督辦總辦於九個月內卽將積倉公鹽改煎銷聲收回公欵數千萬元兼理司法銳意除暴安良處惡霸以極刑羣情稱快三年冬調箇舊縣知事箇篤為世界產錫名區五方雜處民情强悍富商巨賈因私利求官輒賄重金官斯土者多挾鉅資以去 公廉而有為下車三月政

平訟理自為春聯曰一箇舊衙門原多積弊三月新治理卽少冤民任內於整飭警政推廣學校設立醫院開辦電廠及自來水廠修築道路等事業樹風聲於全省推為模範焉十九年任雲南民政廳長建立縣以下自治機構調訓區長於縣長之遴訓尤為嚴格政風丕變自治工作次第辦理完成可期惟軍方強欲以縣長缺為調劑將校之具公堅持不可遂入京辭職改任立法委員二十八年任內政部政務次長中央為完成地方自治以利憲政之實施召集全國內政會議由公主持討論均有圓滿之決議並健全內部組織增設戶政營建方域三司使戶籍營建國疆及行政區劃皆各有專司為今內務行政組織建立良好體制並為督導新縣制之實施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間三度巡視各省歷五百餘縣市故訓政工作之完成憲政得以實施公實與有力焉其於教育也公督辦昆明市政之初即以普及義務教育為目的接辦省會小學四校擴增至二十四校均為完全小學全市及齡兒童就學率達百分之九十六設備充實教師皆完全師範畢業適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九屆會議舉行於昆明出席十六省代表皆教育界名流分組前往參觀均予好評時旅昆越僑子女百餘人申請入南區某校公立允所請而法國領事提出抗議指為強迫教育及於法屬人民公曰彼等自行申請何謂強迫吾本有教無類之旨何忍拒絕法領語塞欲自行設校公不之許於是知難而退其中有畢業回越學醫後返滇服務對公感念不置者公對社教職教亦多所致力均著績效當東陸大學初創公為籌備委員並被聘為東陸國書館館長先後任東陸大學五華學院香港新亞學院教授講文史及顧亭林黃梨洲之學其講稿具見全集中其於法制也公於二十年起任立法委員歷時十年並兼立院秘書長二載參與五五憲草及各種法律之制訂凡各國民刑法典之立法原則適合國情者皆主採用其與世界潮流相違可為外人擴展領事裁判權之藉口者力主摒除故能適合領事裁判權取消後外人受我裁判而無怨也三十五年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與中華民國憲法之制訂三十六年又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第一任總統而基於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之中華民國憲法於以開始實施其於風憲也公於三十五年就任雲貴監察使時當抗戰勝利後政風亟待整肅乃以勤奮廉能相激勸對吏民多所啓迪三十六年並當選行憲第一屆監

察委員被推雲貴區行署委員深入民間勤求民隱繩愆糾謬觀感一新遷臺後膺選監察院副院長並依法代理院長整躬率屬公私分明廉潔正直為世所稱六十三年奉辭任正副院長仍以監察委員行使法定職權不以年老而稍自閒逸其於黨務也 公民國元年在滬晉謁 國父經陳英士先生介紹入黨服膺主義身體力行回滇參與黨務工作連任第三四五次全國大會代表二十七年三月臨全大會舉行於武昌出席參與總裁選舉與抗戰建國綱領之制訂來臺後第八九十等屆全國代表大會均蒙 總裁提名為中央評議委員六十二年三月復奉 總裁指定為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其於詩文也 公紹承家學幼而能詩上通明清綜貫唐宋於顧亭林詩文心得尤多嘗集顧句為長篇皆切於時事發人深省長內政時遍歷全國各省巡視縱覽名山大川襟懷益廣有采風集行世于右任先生贈以句云三載觀風周郡國一編得氣自山川蓋即指此迨辭長院務環遊日韓及美歐東南亞各地復有環遊集之續刊通來復輯古近體詩六百餘首與文稿聯語講辭集為蔬漚類稿上下集經正中書局刊行觀 公之詩重社會寫實而境界高具時代風貌而性情真鑒律嚴整而富自然之趣尤可貴者雖至大耋之年尚存青春之氣鼓吹中興闢斥邪說情殷性耿浩氣干雲子美望京之詠興未稍減放翁愛國之志老而彌堅民國五十七年膺長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於茲七載主持吟壇振興詩學按月發行詩刊日韓菲泰詩人爭相嚮往更輔導大專青年成立詩社此皆善歌者使人繼其聲之義也六十二年第一屆世界詩人大會在臺舉行被推主席並先後膺中山文藝獎國際桂冠詩人及中華學術院哲士等榮譽實至名歸誠詩壇盛事也 公學取衆長不專一家德備中和識多獨到心存匡濟而不自宣揚手理紛繁而嘗耽寂靜今雖年登大耋而勤若盛年福壽康寧洵吾滇近百年來一人瑞也旅臺同鄉以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六十週年紀念而同月三十一日為 公九十覽揆之辰 公又為躬與護國戰役之碩果鄉國之慶萃於一時僉議於紀念大會中集體為公祝嘏以慶賀參議席執教上庠與鄉人士接觸頻繁於青年輩尤時相講論深悉鄉人對 公行誼之推崇與青年對 公德業之仰望知聞較諳且與 公州郡昆連山川密邇百里親情五世誼篤蓋先叔祖佑賢公曾佐姑丈鄧振銓將軍於北伐勝利

後鎮守吳淞要塞值公以對法外交留寓滬濱朝夕請益仗公愛護備至鑾生也晚未及追隨至二十三年代表省黨部以參加民運會入京始親營歟迄今四十餘年昔日為人孫者今亦有孫矣奕代淵源豈偶然哉爰獻斯文敬為公壽惟冀中原北定重廢九如之章故里南旋再獻百齡之頌

鄉再晚鎮雄中慶璧敬撰
鄉晚學昆明簡爾康敬書

(列名錄見一〇二頁)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歲次乙卯十二月日穀旦

三日與松波諸君游雲華寺

唐繼堯

滌滌心鏡淨無瑕，照徧人間億萬家。不是阿儂偏太差，四方多難忍看花。

不出斯人又一年，莫將心事問蒼天。春風也感蒼黎苦，紅徧山山泣杜鵑。

丙辰春游昆明湖

唐繼堯

湖天風定水漫漫，十萬垂楊露未乾。入世偏多出世想，靜中常作夢中看。
燈明畫舫黃衫醉，星摘潢河玉宇寒。放眼便知滄海淺，祇應狂笑老龍蟠。

與臺大李守孔教授論

林 辟

雲南護國起義

前 言

「中華學報」是一份學術水準很高的半年刊，中英文共達六百餘面，作者承教育部每期贈閱，謹此致謝。

「中華學報」第二卷，第一期載有臺大歷史研究所李守孔教授大作「中華革命黨與護國軍」一文。李教授執教數十年，有關中國近代史、現代史著作甚多，研究亦勤。然在本文中有關雲南護國起義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筆者深覺有商榷之必要。

舊問題引起的新問題

李文中之論點「可見唐繼堯之起兵討袁完全出於被動」。（一九頁）「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

（二一頁）這又拉出了一個現代史中爭論不休的老問題，誰是雲南護國起義中之「主動者」。

李文中在「結語」中說：「雲南護國軍之起義，係中華革命黨、舊國民黨、及進步黨人共同合作之表現，掌握滇省軍政實權之唐繼堯，最初態度實猶豫不定，殘殺黨人甚衆，因左右均同情討袁，加以受蔡鍔之影響，討袁立場始告堅定」。唐繼堯既掌握「軍政實權」，則大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又何以堅定討袁決心，雖由於衆情所迫

，蔡鍔電勸之力甚大」。豈不矛盾？而全篇中實有「抑唐揚蔡」之嫌，而「足見蔡鍔之抵滬，關係雲南全局」一語，則蔡鍔之地位已如「天神下降」，如此則中華革命黨等等及雲南軍政要員及流血流汗出錢出力之雲南人民，豈不都變成了蔡鍔的「龍套」而已。此豈能令雲南人心服？又豈能令天下人心服？豈又是歷史的真相？

歷史的新頁

關於雲南護國起義，筆者曾發表過三篇論文：「雲南護國起義」^①；「雲南起義國定紀念史略」^②；「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③。

關於雲南護國起義的主動者，筆者拙作中便指出「過往的時代和歷史學者們，往往所寫的大部份是「帝王將相」史，以「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作為歷史的經緯，在一個教育不普及，民智不發達的時代中，少數的英雄豪傑實在對於歷史有着決定性作用」。但中國自跨入「現代史」後，此一「觀點」就大大值得「商榷」？特別是民國六十年的「歷史」，已經絕不是幾個偉人便可「寫成」或「包辦」了。

「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受到了重大刺激，因此他們向世界文化的瞭解而「進軍」，在此一大時代思潮中，中國已逐漸進入一個「科學的羣衆時代」，而非再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時代」。……對於雲南護國起義的主動者為何？在舊的史學觀點下始終成為中國現代史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蔡鍔的師友如梁啟超之流，自然要大捧特捧自己的得意門生；這當然要引起批評，於是唐繼堯「主動」或蔡鍔「主動」便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但是，從實際真相來看：雲南護國起義在當時實在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以一隅之地來對抗「洪憲帝國」，這樣的大事，豈是遠在北京而忽忽趕返雲南的蔡鍔所能「主動」？關乎到雲南千萬人民生命財產「大事」，又豈是唐繼堯一人所能獨自「主動」或「作主」。當時雲南因靠近越南，故優秀人才往國外深造者甚多（特別是日本），從同盟會的名冊中查看，當時滇籍人士所佔比例還是在全國各省中的前幾名，這可說明當時雲南人的思想相當開明而進步，已經普遍受到新的革命思潮的影響，再以當時的「雲南講武堂」而言：可說是集一時俊傑之士，造就出了

很多文武雙全的好軍官。「雲南講武堂」在當時是聞名於全國。因此，許我們如此說：當時雲南的軍政幹部，大多是有理想、有朝氣、有知識的好青年。因而，他們擁護共和，堅決反對帝制，因而願為此拋頭顱、洒鮮血，犧牲一切，在此一巨大的洪流中，唐繼堯和蔡鍔只不過是他們象徵性的代表而已。如果沒有此種「時代背景」，唐、蔡又能有多大作為。……袁世凱以「一世之雄」，當他違反了時代潮流，雖兵多將廣仍然遭到失敗的命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④

筆者當時提出這種論點，也會引起了一些「不以為然」的「反映」。不久後蔣經國先生主行政院提出了「團隊精神」，「集體的努力，集體的創造，才能完成時代的任務」。

筆者並非否定唐、蔡在歷史中應有的「地位」。但他們不是「天神下降」；也非二二人便「關係雲南全局」。所以在拙作「與蔣經國先生論如何挽救中華民國」一文中指出人才的重要：『如前所述，今日雖已進入「科學的羣衆時代」——由成千上萬有共同理想與信仰之志士，順應時代潮流，來開創歷史新頁，然人心之「深邃」，人性之變化，「人」與「事」皆遠比歷史上任何時代，更趨複雜。如何能使此千萬人共同奮鬥，戰勝險阻，仍要需要上述人才。……在科學的羣衆時代中，人與人仍有不同的貢獻』^⑤。但必與「成千上萬有共同理想與信仰之志士，順應時代潮流，來開創歷史新頁」。而絕非個人「關係全局」，個人欲所欲為。袁世凱也為「一世之雄」，「兵多將廣」而遭失敗，便是違反上述原則，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抑唐揚蔡則不可

如上所述，這已不是一個單純由英雄個人便可創造歷史的時代。這一點 國父孫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他的遺囑中指明：「余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而袁世凱的失敗，即在於不懂得這個新時代的來臨。

因此，我不贊成護國起義是「蔡鍔抵滇，關係雲南全局」。亦不認為唐繼堯「關係雲南全局」之說。

然而，如上所述，唐繼堯與蔡鍔在雲南護國起義中，仍有其重要和特殊的貢獻，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而這種

貢獻也絕非一為「主動」一為「被動」。最低限度，兩人都「半斤八兩」，不相上下，客觀地說：起義時，『掌握滇省軍政實權的唐繼堯』（李文）其影響力實比外來之蔡鍔更大。此所謂「強客不壓主」，「強龍不抵地頭蛇」是也。而後來蔡鍔領導護國軍之苦戰，也功不可沒。

唐繼堯氏對革命黨人的真正態度

李文中說：『可見唐繼堯之起兵討袁完全出之於被動』。其理由是：『惟當時在雲南掌握軍政大權之唐繼堯，對於世局態度最初猶豫不定，呂志伊曾一度被捕入警察廳，以鄧泰中，楊黎力保，始得釋放。其餘黨人被捕殉難者甚衆。民國四年秋唐氏為此曾致電袁氏曰：去年以來，黨人忽改變方針，常令其黨羽來演運動，已破獲多次，斬殺多人，以為可以無事矣。乃近日又有所謂王蔭南，給予資財，投人者已有百數十人。捕獲王蔭南，檢出黨人名冊一本，共其事謀者有百餘人之多。其為首倡亂者蔡濟五、董建章、羅海峰、王蔭南等五人，蔡斬首，而王槍斃』。（見李文一一二一一三頁）

當時袁世凱仍為「合法元首」，不能公開反抗，故唐氏也不能不虛與委蛇，即以此電中「與謀者百餘人」，處決者兩人，也可看出唐氏真正心意。

袁、蔡「合作」引起的疑問

蔡鍔的態度也正如此。李文中指出：『至於蔡鍔，直至雲南護國軍起義，始公開表示反袁，在此以前，對袁氏之虛與委蛇，較梁啟超且尤過之。……其軍事才識甚受袁氏所重視，袁氏先後委任為政治會議議員、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經界局督辦、將軍府將軍（昭威將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等職。袁氏欲利用蔡鍔改造北洋派，扭轉北洋將領「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之趨勢，反遭到段祺瑞、馮國璋等之離心。『北洋史話』記其事曰：「袁打算先派蔡為參謀總長，以代從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後調任為陸軍總長，以代不聽調度的段祺瑞。根據楊度的說法

，蔡是預聞這個計劃並且同意過的」。李文中又說：『直至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蔡鍔對袁氏仍保持合作態度。……及同年八月十四日籌安會發生，蔡鍔以民國存亡所關，始以討袁為已任。（一一七—一八頁）又『據當時袁氏親信擔任外交次長之曹汝霖回憶其事曰：余知雲南獨立，蔡鍔興師，即入見項城，叩以演事。他即問：「你與蔡松坡相識否？」我答：「他在日本士官學校時，我亦同在日，故與相識，回國很少見面」。項城即說：「松坡這人，有才幹，但有陰謀，且面有反骨，不能長命，我早已防他，故調來京。』（一二五頁）

蔡鍔與袁的合作態度，也可解釋唐繼堯在袁氏未宣佈帝制之前，是不能公開反對的，也不得不表面禁止黨人活動。李教授這些史料引起的另一個疑問是：所謂的「參謀總長」「陸軍總長」都是老袁的騙局。蔡松坡始終沒有真正擔任實權重任，最後看清老袁是『早已防他，故調來京』。自己又非北洋系統，絕難被重用，所以籌安會發生，才堅定了他反帝制的決心。

呂志伊的事，也可看出唐氏心意。呂志伊為黨人在滇之真正首要份子，照李文中上引鄒魯黨史略被捕入警察廳，以鄧壽中、楊蓁力保，始得釋放。唐氏若真心與袁合作，既掌有「軍政實權」，即不殺呂志伊，也將之獻袁，必得封賞。

依照何應欽先生專文中說：『呂志伊先至滇垣，適巡按使署按北京軍事統率辦事處電令，拘之警察局，呂函鄧泰中、楊蓁求救，鄧楊至警廳引呂出，謁唐繼堯，告以來意，唐命泰中歎之於家』^⑥。這也可證明唐氏對革命黨人的真正態度。

唐繼堯氏是為「衆情所迫」嗎？

對於護國起義前之歷次準備會議。李文中仍然引用的鄒魯的黨史略說：『民國四年九月十一日，滇省同情革命各軍官舉行第一次秘密會議，呂志伊等亦列席，決定四項辦法：（一）唐繼堯如反對帝制，則仍其為領袖。（二）唐如中立，則禮送之出境。（三）如唐附合帝制，則殺之。（四）如實行二、三兩項，則擁羅佩金為領袖，並推鄧泰中、楊蓁兩人負責試探唐繼堯真實態度。唐以衆情所迫，不得不贊成討袁，故雲南軍界於十月七日、十一日三日

復學行第二、三次秘密會議時，唐繼堯及舊國民黨人李烈鈞、熊克武、方聲濤，但懋辛等參加，情形更加熱烈』。

(一三頁)

事實如此嗎？籍貫貴州，曾任雲南都督府秘書的白之瀚在「簡史」中說：『迨至八月下旬籌安會正式成立，段祺瑞反帝免職，唐公鑒於陰謀暴露，乃於九月十一日召集高級將領幕僚，商討時局，是為對袁之首次會議，密談結果，咸以無論任何時期用任何方法救國，均須光明各方真相，遂決定派劉雲峯等往浙江；吳擎天等往兩廣；李植生等往四川；楊秀靈等往湖南；李雁賓等回貴州；偵察向背虛實，聯絡豪傑同志。其後出兵策略及各方呼應，得力於此不少。……至是月下旬，僞代行立法院建議變更國體，北京及各省發起請願，形勢日急。復於十月七日召集高級將領，商定起義日期（時傳袁擬五年元旦登極，改元洪憲，故初擬於是日起義，嗣因蔡李諸公到滇，形迹已露，乃提前數日發動）是為討袁之第二次會議。及十月初旬，英、俄、法勸告暫緩稱帝無效，益知大禍已成，無可挽回，乃於十一月三日在警衛團本部，召集團長以上軍官，密定實行出師計劃，是為討袁的第三次會議。此蔡、李諸公到滇後，二十一、二十二兩日之會議，所以號稱第五次之由來也』⁽⁷⁾。

護國起義時任軍務廳長的庾恩暘如此寫下第一、二、三次會議的情形：九月十一日第一次會議『唐氏謂：今楊度等公然設籌安會大倡君憲救國之說，顧吾輩以無量數黑鐵赤血換來之民國，茲一旦為彼獨夫奪而私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堯雖不敏願與天下英雄殲此國賊，諸君其有意乎？』……衆無異議。『因與衆軍官約完三事：（一）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二）整理武裝準備作戰。（三）嚴守秘密。

『十月七日第二次會議：（一）中部各省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二）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可望響應時。（三）海外華僑或民黨接濟備時。四如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則本省為爭國民人格計亦孤注一擲宣告獨立。

『第三次會議為十一月三日因袁氏派其私黨數人，來滇運動各界贊成帝制，至是偵得唐公懷抱大志，密電袁氏謂：唐公態度不明，請先事防備。……唐公知之，密召軍界中堅諸人訓曰：袁氏盜國，天人共憤，本省舉義佈置近亦大有頭緒，但茲舉關係重大於未發表以前，雖有積極進行之準備外，仍須示消極鎮靜之態度，並嚴防奸細，煽惑軍心，庶不至有差』。

上述兩書皆在雲南出版，出版時參加護國起義諸君皆大多健存，豈能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而後來事實證明了起義前會有過詳準備。

因討袁而被通緝，原名雷愷澤因而改名的雷殷先生也說：『雲南方面，由唐繼堯多方面開會團結內部』⁽⁹⁾。這些位身歷其境者的記述，自然是比「局外人」的「史略」來得真實，值得信任。更重要的是可與後來的事實發展相符合。

梁、蔡是否「言過其實」

李文中引用了梁啟超記述與蔡鍔商量討袁之事：『於是我們商量辦法，惟一的實力，就是靠蔡公在雲南、貴州的舊部，但是按到實際上，有好幾個困難問題：第一層這件事自非蔡公親自到雲南不可，第二層我和蔡公的關係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們兩個人討賊所用的武器各不相同，蔡公靠的是槍，我靠的是筆。……但我的文字發表之後，便是我們的鮮明旗幟已經打出來，……我們再四商量的結果，只有外面上做成蔡公和我分家的樣子』。故蔡鍔返京後，表面上雖敷衍袁氏，贊成帝制，暗中派黃賓、何鵬翔等赴滇聯絡，並電召滇黔重要人物至京商議，蔡鍔間數日一謁天津與梁啟超共商大計。（一一八一一九頁）

李文在上述的「觀點」皆來自梁啟超氏⁽¹⁰⁾與蔡鍔氏⁽¹¹⁾之著作。而這項引述中，便有一大矛盾，既要做成『分家的樣子』又豈能『數日一謁天津』『共商大計』，而不怕袁黨偵知。因為相信了梁啟超的話，李文才有後來的結論。實際上，梁、蔡之言是否有言過其實之嫌呢？

譬如梁啟超氏曾謂：『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緝軍鍔者，時方在京師，蔡君十三歲時，即從余就學。……乃與蔡君定策於吾天津寓所，……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鍔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礙，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預定也。議既定蔡鍔兩君先後南下，蔡君臨行時託病，謂須往日本療養，夜間自余家易裝以行，戴君則逕往香港，余於兩君行後，亦潛赴上海，實十二月十八日也，而蔡鍔兩君，亦以十九日到雲南』⁽¹²⁾。

李文中會引過的李劍農氏著作中便謂：『彷彿這件事，就只有他自己和蔡、戴是發動的人，別人都不會與聞。』

未免有專替自己派宣傳功績的意味』^⑬。

親身參加護國起義因而被晉升為少將的李宗黃先生，亦批評說：『看上面梁與蔡兩位師徒，所定方略，從大處說，可以算是在家就能定出師計劃，真是滿腹經綸。從小處說，可以說是如意算盤，竟把雲南看成是他們的家事，把唐繼堯看成一個木偶，把雲南軍民看成一羣奴隸。其實梁與雲南，如風馬牛之不相及，毫無支配之權。即以蔡氏而論，他已離滇二年，當其離滇之日，以其直屬之李鴻祥、謝汝翼兩師長，對之不甚恭順，指揮亦頗困難，乃捨李謝而薦調黔督唐氏以代之，李、謝極為不滿，並拒絕唐返滇，後由孫永安張子貞兩旅長等反對，唐始安然視事，旋即以汪度、顧品珍為師長，最後則易為張子貞、劉祖武，故營長以上官長，均已星移物換，於蔡亦無何等關係。況蔡至滇前，大計早已決定，曾經開秘密會議三次，蔡則在後參加會議為第四次，前後不過六日，即行通電討袁，起義大事也，何能有此夢囈之語，令人可笑。故梁所言，真是紙上談兵，無異秀才造反』^⑭。

又如蔡鍔氏赴日就醫之前，有電致梁，請向黎大總統請欵之東電謂：『……鍔直接所部，除川黔軍外，滇軍原有三梯團，計共二十營，自滇出發以來，僅領滇餉兩月，半年來關於給養上，毫無補充，以致衣不蔽體，食無宿糧……』李宗黃先生亦不以為然底反駁：『所給予一百萬元，計三梯團，不能說兩月即已用盡，用盡後毫無補充，何能長期作戰，且松坡所帶之兵，均係唐之精銳部隊，素視之如子弟，焉有不顧大體忍心害理，不加接濟之理』^⑮。又說：『蔡松坡率領入川的護國一軍，……以萬人上下的隊伍，而竟在兩個月裏耗完一百萬銀元的軍餉，平均每人每月得支銀元五十元……當年不惜將「中國」、「交通」兩銀行羅掘俱窮，被迫止兌的北洋軍隊，能够領到三塊銀元一月的軍餉，北洋將校便都會歡呼雀躍了』^⑯。

一個重要問題的「掩蓋」

李文中敘述蔡鍔離京經過後說：『……十八日過蒙目，險遭袁黨阿迷縣知事張一鵬暗算，以機智逃脫』（一二〇頁）「機智逃脫」四字，却掩蓋了一個重要問題，此即唐繼堯親派其弟唐繼虞，親往越南迎蔡的事實。在李文中引用過的庾恩暘著作^⑰及「李宗黃回憶錄」都有載，都並非是『機智得脫』四字可以解釋。李教授何以「視而不見」？

事實的真相是：『正由於唐繼虞兄臨時奉派往迎蔡先生，使他得救了蔡先生的性命。十二月十八日是一個很緊張而且相當重要的日子，……車抵蒙自，恰巧唐將軍在昆明截獲着一項重要情報。「袁世凱偵知蔡先生已在赴滇途中，他密電阿迷（即今之開遠）縣知事張一鵬相機行刺……」唐將軍聞訊即馳電駐蒙自師長劉祖武，命他火速通知隨行的唐繼虞兄，……變起倉猝，……繼虞兄措手不及，惟有下令隨行衛士槍上膛，刀出鞘……車抵阿迷，張一鵬正欲揮衆登車行刺，驟然看見繼虞兄怒目橫眉，殺氣騰騰，……他當時便悄然溜走，但是不數日便被唐將軍捕獲槍決。唐繼虞兄因護衛蔡先生有功，是爲雲南首義史蹟中可資記載的一頁』^⑯。

而前引白之瀚之簡史中也謂：『行至阿迷，張一鵬果率團警多人，登車欲行劫殺，因見繼虞、廷策並有衛兵而止（其後逮張正法，據供奉有袁之密電）』^⑰。

這種眞相寫出來，是很可以證明當時唐繼堯反袁的堅決態度與對蔡鍔的肝膽相照。唐氏若無此安排，蔡氏則可能「魂斷阿迷」，那有後來的「揚名天下」，唐氏若不誠心反袁，大可「借刀殺人」。這樣一件重要的事，李文中僅以『機智得脫』四字輕描淡寫，豈非故意『揚蔡抑唐』？

如『天神下降』乎？

更好笑的是，李文中引用了一篇所謂上海「中華新報」駐滇記者所寫的「報導」說：『當蔡（鍔）、李（烈鈞）等未抵滇前數日，省中謠言蜂起，街頭巷議，謂省軍將圖變……全城震駭，金融立見恐慌，富滇銀行四、五日間兌付現金五、六十萬，米價亦隨之大漲。……風聲鹤唳，幾有草木皆兵之概。……蔡（鍔）氏之行本極秘密，乃此秘密消息不瞬而傳遍三迤，白首黃童莫不走相告語，額首稱慶，此公一至，必有以利國家而安我鄉土。……蔡氏抵省三日，金融恐慌立平，持票赴銀行取現者幾至絕迹，一切物價亦立復舊狀矣』。（一二〇—一二一頁）

這樣的描寫，蔡鍔真像是『天神下降』，而李教授居然深信不疑，接下去便說：『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任何人都不該輕易下此結論。

實際上，歷史大事何能以一名不見經傳的記者「通訊稿」作為重要依據。當時上海的小報，多如牛毛，花幾塊大洋，便可收買記者，寫一篇大捧特捧的「報導」。即使是一大報的一記者也可能是與梁、蔡有關係之士，捧捧自己

的朋友，這也不足爲奇。

只要略有點人生與社會經驗的人，都會深知鄉土觀念在中國社會是根深蒂固，雖說早該打破，但一直到今天仍然難以打破，如說蔡鍔對雲南人能有「天神下降」般的影響，這就是神話了。『至於所謂的『同鄉念重』，這根本也是自然的事，中外皆然。』民族主義有一個根源，這根源可說是愛鄉主義或是愛國主義。這兩個名詞洋人是『Patriotism』，意思就是「愛父母之邦」，「愛父親的地方」，假如在臺北生的人就愛臺北，……推而言之廣東人喜歡廣東，北平人喜歡北平，我是黃陂人就喜歡黃陂。因我生於斯，長於斯，我從小就看見一條河流，一顆樹木，一座山，或是一位小姑娘，一位老太婆等，覺得喜歡。……所謂愛鄉主義，就是愛本鄉本土，愛父親住過的地方，媽媽生的地方。無論野蠻人，無論文明人，沒有人沒有正當的愛鄉之心』。（胡秋原：「六義」，「中華雜誌」二二期）²⁰

這種愛鄉觀念在六十年前更爲濃厚，因而，當時雲南人對唐繼堯的信任，自然是超過了異鄉人的蔡鍔。當然歷史上也有些真正勤政愛民好官受到民衆愛戴的特殊例子，但蔡氏任雲南都督時間很短，雖有貢獻也不很大，『更有一項鐵的事實，蔡鍔在雲南當都督的那一段時期，他和雲南將校處得並不很好，辛亥起義時和唐繼堯同任管帶（營長），同爲日本士官同學的李鴻祥和謝汝翼，被蔡不次擢升，雙雙的當了師長。但是這兩位師長對蔡都督的態度既不恭順，平時也不大聽他的指揮。所以民國二年蔡鍔離開雲南，北上北京，一方面固然是袁世凱想借重蔡的軍事長才，錄爲己用；而蔡之甘於放棄雲南都督，自投「羅網」，實際上也由於雲南的內在環境，使他左支右絀，難以施展。於是他就捨此籠而就彼籠。否則的話，以蔡鍔……心雄萬丈，倘若他能順利裕如，得受應心的指揮雲貴之兵，佔有西南邊陲，進攻退守，四戰兩利之境，他肯因袁世凱的幾封電報，便自解兵柄，飄然北上，以免「觸益老袁之忌」？那不僅是笑話奇談，而蔡鍔也就不成其爲蔡鍔了。……蔡鍔卸任滇督，唐繼堯時正督黔，以當時慣例，他應該就李鴻祥和謝汝翼兩位師長中保舉一人繼任滇督。然而蔡却不此之圖，他向袁世凱保舉的繼任人選是唐繼堯，因此才使貴州都督一席虛懸，而滇人主黔的局面，也一變而爲劉顯世當了貴州護軍使。消息傳到昆明，李、謝兩師長大爲憤懣之外，滇軍將校和雲南百姓，又何嘗滿意蔡的這種近似報復之舉。……正因爲蔡鍔放了一把火而後離開昆明，所以，民國三年春，他把都督印信交給了李鴻祥，便與行政長羅佩金同時解職。當天蔡鍔是不告而別，飄然北上的，明白了這一段往事，即便可知蔡鍔決無號令雲南的可能。同時，他在雲南所可借重的，唯有唐繼堯的坦蕩胸

懷，磊落襟度，以及他們兩人之間同硯共事的一段真摯友情。⁽²⁾』這種分析很合乎情理。

「賦閒上海」的蔡鍔入滇爲羅佩金推介

早年蔡鍔「失意於廣西，而賦閒于上海」，而因雲南士官生羅佩金的極力推介，才「被邀入滇」。事實如下：『我會爲蔡先生任協統時幕僚，據我所知，蔡之被邀入滇，實因羅佩金先生之關係。因當時雲貴總督李經羲任用新人，頗重視家世。於留日士官畢業生中對羅特別賞識。其意係以羅爲老翰林羅瑞國先生之孫。認爲不是革命黨，故信任有加……又派其至上海訂購軍械，適值蔡鍔先生失意於廣西而賦閒上海。羅與相晤，有邀其入滇共圖舉事之默契。羅回滇後面向李督極力推介。立即發電邀蔡入滇。蔡抵滇後被任爲督練處參議……次年始被任爲三十七協統領』⁽²⁾。蔡氏爲士官三期生，而執掌軍權的唐繼堯、李根源、張開儒、葉荃、李鴻祥、謝汝翼、顧品珍、劉祖武、黃毓成等皆爲士官六期生，故雲南光復後，他們以「學弟」而推戴「學長」之蔡氏爲雲南都督，也是合理的推論。以上這些分析，都說明了勿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當時執掌『滇省軍政實權』的唐繼堯其對雲南的影響力，自然遠超過蔡鍔。唐爲主，蔡爲賓則是一個事實。

雲南護國起義的真相

民社黨元老，現居於臺中並非滇人的戢翼翹老先生，爲當時參加歃血盟誓之一人士，在回憶中說：『當年雲南起義，本人正在昆明訓練補充隊兼第一參謀長，旋任大理第二旅旅長，至對首義前的規劃、舉義的行動，事後的收束或見聞，今就記憶所得……唐公雍容鎮定，謀慮週詳，鑒於二次革命因準備不足，策劃草率，慘遭失敗，志士流亡海外，各省軍政大權均入袁氏掌握，今若妄以僅存之滇黔貧脊邊陲，出門搏鬪，恐重蹈覆轍，所以唐公堅定隱忍之中，一方面備戰觀變，一方面密請蔡公及流亡志士潛回雲南共襄大舉』。關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五次會議中『（與會人士中，國民黨籍，而被袁僞令通緝者多，余及趙又新受袁通緝，經唐公先一年收容者）』（此可再次證

明，筆者在本文中說唐氏對革命黨人實是暗中庇護）。『……綜觀首義時之計劃、佈署等措施，……固早操於唐公運籌帷幄』⁽²⁾。

前引白之瀚在其「簡史」中，所提出的歷史事實，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

『(1)此役集合全國反袁同志，奉義而驅，其共同旨趣，惟在各盡其力以爭回原來之共和國體，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豈特唐蔡之同，無所謂主勳被勳。即勤職殉身之員兵與認捐輸餉之民衆，亦無所謂主勳被勳。有如對日抗戰，純為正義所驅，若少涉於勉強，不惟意志決難如此堅強，即收效亦決難如此圓滿，此我國民不淫不移不屈之真精神也。乃竟揚己抑人，妄為品第，非僅厚誣唐氏，且足損我護國軍民全體之尊嚴矣。

(2)此役不分畛域，各派咸集，然而溯其淵源，考其質量，要以國民黨為中心主幹。前列軍隊編組表，其主要人物之國民黨籍，事實所示，可為鐵證，何得掠美貪功，攘為已有？

(3)在寡諸人，分工合作，各有價值，不容軒輊，然若就職掌言，則唐氏總攬全局，實為適當之代表，若就秩位言，則唐、蔡、李同為此役首領，何得獨尊一蔡，抹殺其餘？

(4)滇省先遣之鄧楊兩支隊，自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發，至十九日開畢而開拔之前，尚須作種種準備，彼時交通阻隔，軍隊設備簡陋，事實所限，實難朝令夕行。計其時間，實在蔡公二十日抵昆明前一旬以上，即以隨後尾隊而論，相距亦在一日以上，蔡且未見其行，遑論主使策動？（滇越火車，由阿迷抵昆明，均在下午七八時，冬季尤晚；而早站行路，例於天明動身，軍隊尤早）又蔡公于五年一月十六日由昆明出發，而先遣軍是日已抵川邊之新場，二十日抵克敘府（所述日期，均有當時各報記載可查）；此尤足以證明早自決策，先期遣派之不虛。按昆明敘府旱路，正站二十六天，每行五六天照例休息一日，故最速須三十二三天始達，此路地曠人稀，軍隊以給養轉運之繁多，且係沿途轉戰而前，需時又當倍之。准此，則一月二十日之克敘府，其由昆明出發，至少必在四年十二月初間；里程具在，尤可從事實得到證明，若為被勳，焉能佔此先着，迅赴戎機？

(5)繆嘉壽、呂天民、李宗黃、趙仲等之分赴各地，擔任起義籌備工作，遠在蔡公抵昆之前三個月，起義時多未歸。故十二月二十二夜，上校以上之歃血宣誓，繆等與先遣軍之劉鄧楊三人，均未能列席（有各種記載及當時報章之名單可證）。若為被勳，則事前不應有此種派遣，若未派遣，則此單不應無名（諸君職位或為上校或在上校以

上）。事實真在，可爲反證。

(6) 李協和、程頌雲、熊錦帆、方韻松、呂天民、但恕剛、王伯羣諸公，皆民黨要人，或先蔡入滇，或同時到達。若謂蔡與滇省軍隊有關，以主動此役而入滇，則無主動之名，且係初來之諸公，亦能入滇，又將何說？

(7) 唐氏若非早日決策，渴求同心，則決不肯一再迎蔡；迎蔡而無誠意，則應付之術，頭頭是道，無論只圖私利者，不難因而縛獻，立博五封；即兼顧友道者，亦可恫以危詞拒使他往。欲騎牆，則設法稽延其行，以留餘地；欲取巧，則坐視周張狙擊，謬爲不知。惟唐刻意相迎，視友如己，派兵派弟，保護唯恐不週；且以所部十分居七，最稱精銳之兵力自動屬諸蔡公，而甘留寡弱以自守滇，誠心壹慮，惟憂此事之不成，苟爲被動，安能此清白專純乎？

(8) 若再分析言之，謂蔡主動之說於到昆以前爲之耶？則所憑藉不外函電文字之贊勸，區區紙片，竟收如此奇功？豈非笑談！且自京寓被搜後，根本已難通訊，謂其到昆以後爲之耶？則無論用何方法，施何手段，斷難以滅族屠民之事，于匆匆兩三日間（二十日到昆，二十三日即發漾電），使人一致服從。且果如是，則所致各方電函，必將略收運動說服之經過，今所有梁、蔡作品中，絕無絲毫游說策動之痕迹，而蔡電反有「如余初望及先遣已達滇東」之詞。甚爲荒唐，不值一辯。又或謂有舊部關係因而脅迫耶？則蔡離滇已將三年。當時帶兵之上中級軍官，已經人事之再三更調，其勢已失衡接。且起事前之師長爲張劉（祖武），而起義後即以所部改隸顧趙劉（雪峯）等，脅迫之說，既須利用現任統兵之官，何以起義反致解去兵權（當時因顧劉善戰，故使統兵，而調張劉幕職，于此愈見當時將士同心，唐可任意更置也）？又況古今來部下建議而上級受納者，史不絕書。但能決擇可否，莫不以善歸之，即此明目達聽之風，已是表駁羣倫之度。斯爲脅迫，只見其妄，更或爲遺愛擁戴耶？果爾，必有各界開會請願之舉，何以絕無所聞？此其幼稚，更不待言。總之，無論作何說法，舉凡時間之距離，部署之安敏，在在皆可以爲反證；倘非自動，萬難如此神速，是則不攻自破者也。

(9) 唐、蔡同學同官，交誼至厚。蔡之於唐，始則特命統兵以援黔，繼則密薦回滇以自代。唐之於蔡，既屢次派員尋訪，竭誠以迎其入滇，復慨然付以重兵，不虞大權之旁落。兩公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實非勢利之交所能妄測，尤非小人之心所可忖度，蔡於抵昆時對同仁之第一語曰：『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你們已經樣樣都準備好了』。想見其欣懽之情内心之喜。唐於蔡病歿後對滇民之演講詞曰：『松坡之死實是國家最大損失。昔時雲南起義，我二人

同心救國，外間小人，竟有松坡爲主動我爲被動的說法，本省軍民深抱不平。其實我與松坡久共患難，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要說蔡松坡是主動，我當然也是主動，要說我是被動，松坡當然也是被動。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我滇人對松坡之死，應該表示非常的哀悼。是非自有千秋公論，毀譽不屑計較一時。要知道雲南起義，乃全體雲南人，自主自做之事，這一點既然無人能够推翻，那就大可放心了，何必還介介呢？足見其器量之大。

依據上述，橫的方面：從大處看，雲南起義是全體滇人憑藉本省革命的環境，和國父革命的啓示。集合多數黨人，與各黨派反帝的同志。只爭正義，不顧犧牲，只求合作，不分畛域。終於博得全國人民之歸響，循着歷史上「順民者昌」及「得道多助」的公例，而能完成的革命事業。此乃全滇人民樸勇豁達精神之表見，而全國人民之崇正嫉惡一致擁護公理，是中華民族好義之天性，亦即包含其中。從本身言：雲南起義是唐繼堯手握實權主盟發難，而且是身任軍務院撫軍長，代表那時的西南臨時政府，以對內對外的；他是此役總攬全局的領袖，而蔡李兩公則分司一部軍事的重任。當時同道和衷悉泯客氣，只求合作不相隸屬，只求努力不分彼此，故三公均可以爲此役的代表人物，而事後詳量，論理論勢，依着歷史上「當王者貴」（此處王字可作事權解）及「事繁主體」的通例，尤以唐氏爲最合理最自然。這是概括概要的說法。而所有在事人員之竭忠效命黨德同功，是全體官員之榮譽，亦即包羅其中，直的方面，分開來說，則光復護國護法抗日，各爲革命過程之一環。合攏來說，則各次奮鬥都只爲了一個目的，那便是向着「國民革命」這條大道，作不斷之努力。這是雲南對於國家一貫的報效。也就是護國冒險成功的因素

(24)

李教授對上述這些史實如提出否定的證據，則所謂『可見唐繼堯之起兵討袁完全出之於被動』。及『足見蔡鍔之抵滇，關係雲南全局』。這種話便不能够成立了。

二李仗義詞嚴義正

最值得提起的是：多年之後，曾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的李烈鈞，『有人問他說：當年雲南首義，究竟是唐主動？蔡主動？還是先生你主動？』（謂李主動，是因爲李烈鈞先生早蔡松坡先生四日抵達昆明）。

李烈鈞先生的回答，義正詞嚴，頗具至理。他說：

『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即使我們實質然的闖進去了，他也可以把我們縛而囚之，獻給袁逆。唐先生祇要肯於這麼做，他立將發大財（當時袁世凱的懸賞高達三百萬）、封親王。所以我必須在此強調，設若當時唐先生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前後僅只一週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佈露天下，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居然還會是真刀真鎗的幹起來哩？世間沒有這種容易事，所以我說即使再蠢的人，也能把當時情景判斷得清楚明白。雲南首義這一個緊要關頭，當然該以唐先生居首功、擔重任，我和松坡，不過是遠道而去，適逢其會。承蒙唐先生不棄，讓我們幫同他共襄義舉，認真要在民國的功勞簿上記一筆，那麼，就該數唐先生居第一，松坡次之，至於我哩確實是毫無功績。』

革命軍人風範，令人感念不已，想當年三傑誓共生死，相得益彰，這才獲得了討袁護國之役的最後勝利。我敢於說。護國三傑正以其通力合作，才能導致驚天動地的大成功』²⁵。

李宗黃先生，對蔡鍔也有所批評：

『（）「蔡先生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始行到滇，雲南早已開秘密會議三次，一切準備停妥，（見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十四頁至十六頁，時間：為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三日）故於廿五日即行起義，此為第四次會議。蔡先生到滇不過一週，邀天之幸，加入已成之局，暴得大名應該知足。乃於一月五日，親筆致梁啓超先生一函，大吹大擂的說：「冀庶（繼堯字）以未得吾人意嚮（可見事前與雲南毫無接洽）：一意靜聽，荏苒數月，莫得要領，（唐大權在握，早已自作主張，豈有一意靜聽於無權無勇之人的道理），督聞敝寓被搜……王伯羣到滇（與蔡同時到滇，未發生任何作用）冀意遂決……」（見松坡軍中遺墨六頁附影印親筆原稿）。觀察之意，以為沒有人到雲南，就沒有雲南起義，昧着良心，將唐氏與雲南事前準備齊全的起義之功，據為己所有，而將其在阿迷（今開遠縣）遇險，唐氏救命之恩，及委為第一軍總司令的特達之知，竟忘得一乾二淨，開始如此，其後尤甚，對長官為不忠，對朋友為不義，欺世盜名，莫此為甚』此可惜者一也。（蔡鍔親筆不染啓超信）和（見本冊第六頁）

〔〕據「松坡軍中遺墨」一六頁，蔡鍔先生親筆擬稿，與張敬堯支電私自言和，竟僭稱滇黔軍總司令（附影印

（親筆原稿），依當時軍制，並無滇黔軍總司令之設置，而蔡先生竟敢如此僭越，依照軍法，實犯冒用職銜之詐偽罪，應負嚴重的刑事責任，此種詐偽行徑，個人人格，大成問題，何能為國民爭人格，急功進利欺世盜名，此可惜者二也。（蔡鍔親筆自稱滇黔軍總司令電 見本冊第七頁）』⁽²⁶⁾

一個不容忽視的史實

筆者還要提出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

『民國三年軍費三十二萬萬兩，四年減為二十四萬萬兩，現役兵陸軍兩師一混成旅，憲兵一隊，西南普洱各防獨立步兵十餘連。普防獨立步兵一營警備隊九十三隊』⁽²⁷⁾

起義後，立即將起義前之『步兵八團擴充為二十八團，祿國藩為第九團長、朱德為十團長、盛榮超十一團長、楊體震十二團長、李修家十三團長、黃永在十四團長、李植生十五團長、劉法坤十六團長、馬鈞十七團長、馬聰為十八團長、繆嘉壽十九團長、馬軒為廿團長、馬梁為二十一團長、鄭墳為二十二團長、林桂清二十三團長、徐振海二十四團長、方聲濤兼二十五團長、錢開甲二十六團長、段廷佐二十七團長、周宗濂二十八團長』⁽²⁸⁾。

先嚴林公桂清即為第二十三團長。筆者幼時，聆聽先嚴講述復國往事亦與上述所論相符合。現在大陸的共酋朱德當時為第十團長。（後來黎大總統授獎雲南護國起義有功人員，自都督唐繼堯起共八十六人。先嚴亦為其中之一，獲四等嘉禾章）』⁽²⁹⁾。

這由步兵八團而擴充到二十九團，很快底都立即加入戰鬪，這些軍隊的招收、訓練、裝備，如不是早預先便有準備，如何能在蔡鍔氏抵滬一週便可舉事。除非『天神下降』，在人間豈有此等「兒戲」乎？這種史實，又有何人能够推翻？

筆者早認為：『雲南護國起義時的督軍唐繼堯，確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才氣值得人敬仰的好榜樣』。至於後來唐繼堯氏的變化。那又屬於另一個問題了⁽³⁰⁾。而後來蔡鍔氏領導護國軍苦戰之功也不可否定。各有其地位與貢獻。

題外的話

筆者愚見：史學研究，涉及問題廣泛而深遠，真正是要博覽羣書，涉及到政治學、軍事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理則學、心理學，甚而文學、哲學等等。有了廣博的各種知識，還要有廣博的人生經驗與智慧，深刻瞭解人性的特點，研究中國歷史，更要深刻瞭解中國文化特點，中國民族性，中國社會的「人情世故」。才能面對多如牛毛的各種史料，作正確的取捨研判，也才能在錯綜複雜的現象和資料中，尋出歷史的真相。

註

- ① 挑著：「雲南護國起義」，「政治評論」，第十五卷，第九期。
- ② 挑著：「雲南起義國定紀念略」，「政治評論」，第十七卷，第八期。
- ③ 挑著：「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雲南文獻」創刊號。
- ④ 同③。
- ⑤ 挑著：「與蔣經國先生論如何挽救中華民國」，同時發表於「政治評論」，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古今談」，九十期，「知識」六十二期。香港「天文臺」特載。
- ⑥ 何應欽：「滇黔護國首義五十週年」，「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五七頁。
- ⑦ 白之瀚：「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一六一—九頁。
- ⑧ 庾恩暘：「雲南起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上冊。一六一—九頁。
- ⑨ 雷殷：「雲南起義因果」。「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六三頁。
- ⑩ 梁啓超：「護國起義回顧談」，飲冰室文集，卷三九一八八頁。
- ⑪ 「蔡松坡先生遺集」，雜著，二七頁。
- ⑫ 梁啓超：「國體戰爭經歷談」〔雲貴首義〕。
- ⑬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14) 李宗黃：「雲南起義護國史略」。

(15) 同(14)。

(16) 李宗黃：「雲南首義身歷記」，八一頁。

(17) 見註(8)。

(18) 「李宗黃回憶錄」，一二二一一三頁。

(19) 見註(7)。

(20) 見拙著：「論雲南人的性格」、「雲南文獻」第二期，三三頁。

(21) 同(16)，六七、六八、六九頁。

(22) 張維翰：「雲南起義基於雲南士習之弘毅」。「雲南文獻」，創刊號，一三一四頁。

(23) 龔翼翹：「雲南起義身歷憶述」。「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五三一五五頁。

(24) 見註(7)。

(25) 同(16)八八頁。

(26) 同(16)一〇四頁。

(27) 同(8)一三三頁。

(28) 同(8)一三五頁。

(29) 庾恩暘：「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下冊，一六六頁。

(30) 見拙著，同(3)「新史學觀點論中國現代史中有關雲南的兩個問題」。

題孫竹青將軍萬松草堂圖

張繼

丹經傳世又知兵，一片蒼松見性情，東寺塔前成大隱，清風明月弄春華。

正視雲南起義的歷史價值

李嘉靖

雲南起義——它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據了重要的一席地位。這件偉大的事業，在六十年前的今天（十月廿五日），雲南人民獨樹推翻滿清袁賊的義幟，發動了撼天地、泣鬼神的革命。同時，拋頭臚、洒鮮血，一往無前的奮鬥犧牲，造成了時勢，引導了各省響應獨立。不僅因其彪功蓋世，震撼寰宇，也速成了二百多年來清廷潰亡的命運，尤對國民革命具有深遠的影響。

就雲南當代社會背景而言：革命起義的思想與行為，是有意義的、也是不平凡的。尤其雲南子弟不分貧富、不分職業，基於一顆愛國赤忱，排斥異族的傳統思想，在平民羣衆中組織力武力，授效當地的部隊，團結奮鬥，一致掀起革命熱潮，繼而通電全國不承認袁世凱政權，終能爭取到成功。對當代軍閥政治、帝王思想具有衝擊的作用，也策動了國父國民革命加速成功的影響力。

但六十年來，雲南人民投向革命的義士先烈，可以說白骨已枯，神靈野孤。不幸仍為後人為自己偏私狹窄的觀念所矇蔽，不就我國傳統歷史的戰爭與民族發展的整體觀念上去悼念義士先烈，去認識當前如何再造雲南起義，以引援大陸反匪的革命潛力，期冀反攻情勢的早日成熟，實非當時的革命義士所始料的。究其原因，史學家有了責任未盡之處，也作了政治家應聲蟲。

雲南起義——本係雲南都督唐繼堯所領導的，後有蔡松坡的追隨。如今，唐、蔡二人早已作古，亦未曾為此爭功證過，而後人却獨薦蔡所領導，不無以訛傳訛之嫌。其中隱情，頗令人費解。

就雲南起義乃出自雲南人民的意願，抑由中央授意發起？大家都三緘其口，避而不提。在當事的重要人物中，接觸到此項史實，也諱莫若深。這本是雲南人為締造共和以盡匹夫之責的光明磊落的大事，值得後人鼓舞效尤的血

淚史實，竟在此日却暗然失色，何其不幸之有。

據瞭解，雲南起義在本質上是革命的，在行為上是犧牲的，在思想上是民主的，在國家自由、獨立的精神上，它實踐了國父三民主義的思想原則，愛國愛民的旨意的。唯唐都督的作風，為後人估評流於軍閥之俗病，致而在今日人所心儀的「英雄」偶像，反被「道德」——無標準的此項傳統尺度下，汨沒了史實的光彩。其實，我個人對這種看法，並不以為然。須知當代的社會、時代背景中，能有幾人在政治的創造權禦之中，得脫俗軍閥的氣數。況且革命兵事，有時難免必以專制而就全體。退萬步說，唐之其人，即使有軍閥者的行為，却無軍閥者的思想。說明白點，就是在於「權」與「義」二字之間，不能求得均衡發展所致。事實上，這是屬於個人（唐）的見解遠近問題，另當別論。而「雲南起義」的歷史精神評價，不應一筆為之抹煞。因之，褒貶雲南起義的歷史家們，大家心裏都明白……

雲南人之所以要爭論這件歷史，直截地說，即要當今反共復國的戰爭中，使「繼往開來」的革命志士，避免在革命成功之後，落得個不明不白的相同的歷史結論。以能掀起大陸反毛份子再造「雲南起義」的，類似的歷史光榮。黨國元老李宗黃先生畢生為這件歷史而爭。（不為個人而爭）就是這個原因，但爭歷史，不專是李先生的責任，和幾位滇籍（也有非滇籍人士）革命先進的責任，也是所有後知革命者的責任。但爭歷史也有一項前提；不自私、不偏激，以結合國家歷史正統。因此，雲南起義要能列入國民革命的正統，用國民革命的整個歷史源流來看，才能使這股永不冷化的熱血，灌溉於大陸內部，去滋潤、孕育「雲南起義第二」的碧血黃花。

提到這裏，使我聯想起當年李彌將軍在滇、粵邊陲苦撐戰鬪的過往種切，不禁心頭起了寒擅之感。因為，我終於不忘總統蔣先生指陳的革命反攻的三大原則之一，即要掀開「以大陸革命武力結合國軍反攻」的最高策略。姑且咸認我的聯想，祇是一句馬後砲，但我置信處此生死存亡的關頭與孤臣孽子們寄望相同的殷切。倘再逢此良機，豈能掉以輕心麼？

總之，欣逢雲南起義六十週年紀念，在我感受這個輝煌光榮的歷史節日，將我如梗骨在喉的一點棉誠意願，吐露出來，誠然，我的認識與這件歷史和當今現實環境有着難以估計的差距，甚至已流入草鴉的見解，而期望早日同致故鄉，重建墟廢家園，莫不與鄉人同出一轍，則雲南起義烈士幸甚！雲南起義歷史有榮。

遵蔣總統遺訓光大生命意義

申慶璧

總統 蔣公於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間，至昆明巡視時，對昆明各界，曾有三次訓話。五月十一日的訓詞，題為「全滇民眾應負起復興民族之責」；五月十三日的訓話，題為「建設新雲南與復興民族」；五月十九日的訓話，題為「為學與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在 蔣總統言論彙編中，僅選載了第三篇，這一篇講詞，是專對雲南省會的知識分子講的。

在這篇講演詞中，一開始就說：「此次本委員長到雲南，今天和我們昆明中等以上各學校教職員學生見面，有幾句要緊的話，可以貢獻於各位」。隨着又說：「在上星期 總理紀念週上，我已經講過：我們雲南的同胞，對於整個國家民族所負的特殊責任，和在整個國家民族中所居的特殊地位；就是說我們雲南要做復興民族的最重要且最堅實的基礎」。接着又告訴我們如何擔負責任的方法：「我們大家要擔當起復興民族的責任，這個責任異常重大，當然不是隨便可以擔負得起的，必須有特殊的學問，特殊的體魄，尤其是特殊的精神和道德，才可任重致遠，完成責任」。

基於上述愛護我們雲南青年的至意，可分別就宇宙、國家與社會各方面，指出我們應走的路程，「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屈指計算，蔣公訓示吾滇青年的時間，現已整四十年，當時聽過他老人家訓示的人，多已近垂暮之年，但他的訓示，在目前看來，仍然是如此的重要。現在 蔣公已與世長辭了，我們沒有達到他的期望，固然極為慚愧，但是，依然 蔣公的明示：「宇宙是無窮大的與無限長的時間之結構」；「國家和民族便是我們最實際最重要的大我」，只要「我」及時努力，猶未為晚。

從宇宙的觀點看，部分科學家，認為已到了「成長的極限」，從國家社會的觀點來看，赤色的波瀾，愈翻愈大，而姑息主義的逆流，復為之推波助瀾，使正義旗掩，暴行益張，國脈民命與世界的安危，均決定於吾人的能否負責任。本於孝為「繼志」「續事」之主義，肩負「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之重責，應見義勇為，當仁不讓。

如何肩負此一重責？一方面是統一意志，集中力量，遵行國策，效法護國時期的先烈先賢，掀起再護國的運動，持續中華民國的國脈，復興中華文化。古人說：「野人山之得失，關乎雲南；雲南之得失，關乎天下」。以雲南人首為天下先的精神，配合雲南地緣政治的優越性，步伍李炳仁先生的精神，記取他失敗的教訓，即時努力，仍可為。記得民國四十年，筆者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四期受訓時，當時滇緬邊區游擊隊，朝氣勃勃，舉世刮目相看。曾蒙蔣公召見，諄諄訓誨說：「你們要協助李彌成功，李彌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我聽到後，雖曾將蔣公訓示的情形，告知當時李炳仁先生的辦事主任鄧希聃先生（山東國大代表，與我同期受訓），不過，不久，李炳仁先生就奉令撤退回臺，我又無力創造機會實踐蔣公的訓示，至今引以為憾。我雖會有好幾篇主張反攻雲南建立東亞反共堡壘的文章，但說一文不，不如行一尺。但願有生之年，仍能尊奉蔣公的明示，追隨自雲南反攻的大軍，盡一己之力，並達到「歸馬華山」的心願！

在另一方面，就是要個人各在自己的崗位上負起「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明白點說：我們個人無論是治學，無論是治事，都要從「絕處逢生」的觀點着眼。把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把別人認為無望的事，變為有望。

吾人論事，常引古人所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說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只要肯努力，這是做到得到的。從我國的歷史上，固然有很多例子，就是從世界的歷史看，也不乏先例。

我中華文化，向來把「天」、「地」、「人」視為一體，然共產黨祇重視「人」與「物」，把歷史得以延續的文化精神棄之於外，這不獨造成我中華民族的危機，更是斷送了宇宙繼起的生命。我們這一代，能坐視這悲劇的發生嗎？我想，做為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他會堅毅的站起來的，那麼英勇、那麼光榮，他們會的——雲南青年們會站在時代的最前面，慰告蔣公對他們的祈望，更要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的訓言下，竭盡忠誠。

不朽的滇緬路精神

曹介甫譯

滇緬公路簡稱滇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從我國雲南的省會昆明，通往緬甸東北部的重鎮臘戍，連接南下鐵路直達印度洋畔緬甸首都仰光的主要幹線。當一九四〇年代，我國東南半壁的國土，被日軍侵佔，所有出海口都被日本封鎖以後，對外交通，幾乎全被阻斷。唯一可以通達海港的滇緬公路，終於成爲戰時中國的生命線。最近，偶然讀到 Russell Whelan 先生所著的 *The Flying Tigers*（飛虎隊），其中第二章專以滇緬公路爲主題，以一個戰時盟友的身份（他是陳納德將軍的屬下飛虎隊隊員之一），敘述他的所見所聞與所感，讚美驚歎，兼而有之。文中所及，都是中國人面對艱危奮勉圖存的事蹟，用千萬人的血淚締造的歷史紀錄；讀時令人頻念多難的祖國，深以做一個堂堂正正不屈不撓的中國人爲榮。

雖然作者敘述滇越鐵路與滇緬公路的封鎖，時序上前後倒置，但並不因此而減損其應有的歷史價值。原書各章，皆無標題，謹在第二章文前，引錄了林語堂先生的一句話：*The Burma Road is China's jugular vein*（滇緬路是中國的生命線）。今特不揣謹陋，將該章全文試予中譯，代擬標題，以饗中副的讀者，並與國人共勉。

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識於紐約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一個空中的旅行者，從中國西南邊境的上空飛過，由機窗下望，但見一片濛漠蒼鬱的山野，驀然間不覺大吃一驚，原來綿散在大山的邊緣，在深濃幽邃的峽谷之中，有成千成萬的人羣，在那裏緩緩而動。他好奇地詢問駕駛員那些是什麼人。

「他們是中國的老百姓」。駕駛員回答說：「這裏有好幾萬人，循着測定的路線努力開整，希望能建築一條公路，從這一大片荒山深谷的野地裏穿過去。你不妨再看一看，就知道這工程是多麼困難了。這下面，有全世界最峻峭的深山，到處都是中人欲量的瘴氣。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弄到十字鍬，更別想碎石機和壓路機了。當然，你和我都

可以想像得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築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不過，我還是不敢和你打賭。你要曉得，這裏是中國」這個旅行者當然知道。他曾經遊覽過萬里長城，就是這些人的祖先，在許多世紀以前，爲了抵抗另外一個侵略者而建築的。現在，就在這飛機的下面，他看到了新中國的老百姓，爲了爭取國家的生存，他們發揮了極度的技巧與堅忍精神，開始創造人類另一個奇蹟。由於日本的軍隊，佔領了東南大部份國土，封鎖了沿海的口岸，他們失去了所有通往太平洋的出路；所以，他們就建築一條公路通到印度洋去。他想，如果事實上真有必要，這些人也會築一條路通到大西洋的。他們就是這樣一個永不屈服的民族。

在雲南境內的許多高山峻嶺之中，沿着瀾滄江和薩爾溫江流域，散佈着世界最深的峽谷。在這般蠻荒叢莽的地域裏建築公路，對當代最好的工程師及機械專家而言，也是一個令人不敢逼視的挑戰。這些中國人，既不懂工程學理，也沒有機械設備，這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第一遭，面臨必須盡心竭力才能克服的難題。

雲南省的人口本來不多，加上瘧疾的侵襲，體質也不十分健康。中國政府不得不從每一個城鎮和鄉村裏，召集所有可以動員的男女百姓來築路，有些人要徒步八天才能趕到工地。因爲人手缺乏，他們必須帶着孩子同來，以便就近照料。他們不但隨身帶來最原始的工具，甚至還自備口糧。他們用手編的籃子，搬運從懸崖上鑿下來的碎石塊，把巨大的岩石一斧一斧地鑿成石礫子，用牛拖着石礫子來壓平路面；當牛隻缺乏的時候，他們就集中許多人一起來拖着石礫子壓路。他們艱辛地在做工，不知道有幾千人在工作中死亡。有些死於隆冬的酷寒，有些死於盛夏的暑毒，有些因山崩壓窒息而死，有些被洪水流失，更有許多人死於瘧疾。他們挖掘了兩千條疏導山洪的渠道，構築了三百座大橋，其中有兩座是凌駕於深谷之上，橫跨在兩座大山之間的吊橋。在亞洲大陸崎嶇峻峭的岩層上，他們鑿出了寬度從九呎到十二呎不等，長達七百二十六英里的道路。他們所建築的，是世界史上最富傳奇性，也最具重要性的的一條公路，那就是舉世聞名的滇緬公路。

一位美國工程師曾驚訝不置地說：「我的天，這條公路是他們用手上的指甲，在深山裏挖出來的」。

他們在叢山峻嶺挖出一條路來，因爲他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早就預見到，這一條向南通往海港的公路，也許有一天，就是中國奮鬥掙扎努力求生的命脈。

早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侵佔了沿海的口岸，就已經很明確地顯示，他要斷絕中國從海外運來的接

濟，把中國活活困倒；同時他也佔領了中國東部的各大都市，其目的在把中國的新興工業一一扼殺。蔣委員長對這些詭謀也早有警覺。他知道蘇俄本身正在緊張兮兮地整建軍備，自顧不暇。他急切地需要海港。雖然他可以經由鐵路通達法屬中南半島的港口，但已預見到這些地方早晚會被日本封鎖，也可能被其強迫佔領。因此，他高瞻遠矚地展望南方，那裏有一個通往印度洋的緬甸港埠仰光，從仰光北上的鐵路，可以直達緬甸東北部的大城臘戌。如果能有一條公路，從雲南的省會昆明穿山而過，與鐵路北端的臘戌連成一氣？那麼，中國仍然可以避開日本的死亡桎梏。

蔣委員長頒佈了命令，滇緬公路的開闢，就從一九三七年的晚夏開始興工。十六個月以後，第一批滿載仰光碼頭轉運的槍械和汽油的卡車，從臘戌轟轟隆隆地一直開到了昆明。中國人都興高采烈地歡慶他們第二條通往海口的公路正式通車。雖然日本人幾乎每天出動飛機轟炸這條新近建成的公路，中國人却用他們傳統的逆來順受的哲學，承受這些似乎永無休止的騷擾。

「讓他們來好了」。他們說：「日本轟炸滇緬公路，每丟一個炸彈就要浪費一千元，即使他們炸中了，我們只要化幾分錢的工資，就可以把路修好。所以，如果他們這樣繼續不斷炸下去，日本不要多久就耗垮了」。

一九四〇年，當法國被德國擊潰的時候，轟炸政策失敗了，強權政治反而奏了效。英國因為他的盟友法國的沉淪深受創擊，而美國的聲援又搖擺不定，終於被迫接受日本無理要求，封鎖了中國唯一可以通往海口的滇緬公路。這是日本一次鉅大的勝利，對中國而言，這一打擊幾乎使他搖搖欲墜。驚而無險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穿越中南半島通往海口的鐵路可以照常使用，中國仍然可以絡續得到大批的武器和裝備。

日本立刻使出致命的一擊。他向中南半島上的法國殖民地當局施以恫嚇：如果通往中國的鐵路運輸繼續維持下去，將被認為是不友好的行為。這一孱弱的法屬殖民地，因法國本土的瓦解而失去依恃，不得不在日本的強壓之下，封鎖了鐵路運輸。

那是中國現代史上一段最黯淡的日子。日本的利爪，兇狠地緊掐着她的脖子。姑息者及叛國者向老百姓提出似是而非的保證，他們強調，只要能得到和平，任何方式、任何代價都值得一試。甚至偉大的蔣委員長，現在也必

然覺得，他的願望也許要落空。整整三個月之久，他的同胞，在敵人的全面封鎖之下，忍受着絕望的煎熬。但是卓絕堅貞的蔣委員長，決不把前途寄托在命運上。他派遣了部份政府內的高級官員到華盛頓和倫敦去，說明他對當前世局的遠見——幫助中國，就是對他們未來在亞洲利益最體可靠的保證。

政府派出去的這些代表，並沒有能夠立刻獲得預期的成功，因為橫掃歐洲的希特勒大軍，正把注意力貫注在兩大英語國家之上。最後，溫斯頓·邱吉爾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終於達成了一個諒解：共同以堅定的態度對付日本。英國並宣佈重開通往緬甸的公路。

當中國獲知這一消息時，真是歡欣無比。滇緬公路重新開放以後，第一批滿車風塵通過緬甸邊界開入中國境內的貨卡，受到了英雄凱旋式的熱烈歡迎。但是為時不久，事實的發展令中國覺得沮喪——滇緬公路幾乎不能擔負起運輸孔道的重任。我們從統計數字上，可以看出演變的梗概。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滇緬公路每月的運輸量，平均大約只有四千噸，而封鎖已久通過中南半島的滇越鐵路，每月運輸量則近四萬噸。由於載重與運量所限，滇緬公路既無法運入機器以應工廠的需要，又不能運入足夠卡車等所需的機油與汽油；既缺乏槍砲所需的彈藥，更沒有救治傷患所急需的醫藥設備。

滇緬公路的運輸是如此短缺，既難應急而又令人失望。中國的領袖們乃面對這一困惱萬狀的難題，力謀解救。

一九四一年的初秋，在美國軍運專家的協調輔導之下，運輸量每月到達三萬噸的紀錄，滇緬公路終於完成了他所預期的任務——戰時中國的生命線。

現在，蔣委員長的部隊，可以經由滇緬公路獲得所需要的物資；但是這些珍貴異常的物資，必須防備日本飛機的濫施轟炸，正如同公路本身也得避免日本的炸彈一樣，中國迫切需要最現代化的空軍，才能執行這一艱鉅的空防任務。奇妙得不可思議，而且非常戲劇性的，中國竟獲得了他所需要的一切——特別是空軍。

(轉載六三、一二、一八中副)

反攻復國戰爭中

大 戈

西南遊擊戰之運用

本文係作者未退役前在軍中所寫的一編論文，今已十餘年之隔，時過境遷，雖屬明日黃花，但對光復大陸之戰，仍有其參酌價值，謹錄呈獻於諸長官鄉長之前，並用以唁我李故總指揮炳仁公在天之靈！及證美之短視。

一、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孫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大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端，孰能窮之？」以上所言「正」即正規戰，而遊擊戰亦即「奇」之一種。故正規戰與遊擊戰互相配合，深思密計，妙為運用，則可創造戰爭藝術而獲取勝利。總統訓示：三分敵前，七分敵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亦即指明反攻復國之戰，須在敵後開拓遊擊戰闕，以爭取組織策動民衆，瓦解匪偽政權。盱衡反攻復國之戰局，若以沿海之登陸戰為「正」，則必須以國境西南滇緬邊區崇山峻嶺之遊擊戰為「奇」，互為犄角，遙相呼應，迫使奸匪腹背受敵，方易促使暴政早日崩潰，惟滇緬邊區統帥遊擊部隊總指揮之派遣，必須就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詳加考慮，然後派有魄力，有統御才幹，有號召能力，而又能盡忠領袖，熱愛國家，公正廉明之將軍前往，然後佐之以優秀

幕僚與政戰人員及先後撤台而又熟悉演繹當地情況之優良幹部，方能收拾整頓該地殘局，發展壯大遊擊力量，重振四十一年度時期間震撼西南匪酋之聲威！

二、讓老百姓向我，靠我，助我！

緬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我領袖主持正義之援助下脫離英國而獲得獨立，其國旗亦係仿我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而製成，遠看全似中華民國國旗，近看纔能明「白日」位置係以五顆白色之五角星所組成。在緬甸獨立大典中升起的第一面國旗，保呈獻給中華民國，藉以表達感載我總統援助該國獨立之德意，清光緒十七年以前，緬北撣邦——白夷族——係屬於中國之騰越道，在共匪未竊踞大陸以前，緬北撣邦之白夷族與雲南境內之白夷族婚嫁居住均尚自由往來，關係密切，無國界之分。自共匪暴力延伸到雲南邊境後，遂漸形成竹幕而控制了居民之自由行動，緬甸亦忘恩負義繼英國之後承認共匪政權，但緬北撣邦，由於我反共遊擊隊之公平買賣，軍紀良好，故與當地老百姓，相處均甚和偕；而老百姓亦樂於向我靠我，但對共匪及緬兵則均懷恐懼之心。故四十九年末匪緬聯合向我反共遊擊隊進攻時，許多白夷老百姓成村成寨，均自願放棄家園田地而携兒帶女追隨我反共遊擊隊撤退，雖經反覆勸慰，亦難制止，此種行動，感人殊深。緬甸華僑甚衆，自去歲緬甸政府聽信共匪之唆使，藉口商業國營後，凡經營商業之華僑，資本貨物，不論大小多寡，均被沒收變為赤貧，緣此華僑痛恨匪緬，萬眾一心，我若能乘此際派員爭取，分別組訓運用，當可形成西南地區之反共巨流，而有助於我反攻復國之前途也。

三、組織第一，情報爲先！

組織就是要運用有系統之方法，把所有可用之力量編排配合起來，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以從事同一目標之謂。遊擊隊顧名思義是遊動作戰部隊之組合，所以必須要有靈活之機動性，方適於擔任鑽隙踏虛，突擊奇襲之任務。爲此組織必須嚴密，力量才能集中；指揮定要統一，命令方能貫澈。有了精密健全之組織，纔能發揮化整爲零，化零爲

整，按時聚散，行動飄忽，出沒無定，使敵人難於捉摸，防不勝防之效果！其次是情報；遊擊隊情報不靈活，最易遭受敵人的突襲與奇襲。所以要戰勝敵人，也就是全靠情報來得及時準確與敵人茫無所知。故情報乃遊擊隊保護自己和殲滅敵人永久作戰的因素。若無情報或情報不正確及不迅速，不但不能戰勝敵人，且有遭遇覆滅的危險！情報來得及時準確，這完全要依靠戰地民眾。所以在遊擊地區，反共部隊及官兵之言行，均須注意！不要使人民生反感以爭取人民的向心，獲致人的信賴，得到人的助力。再在不妨礙人民的職業及生命安全的原則下，使人民樂為我擔任偵察；守望，及傳遞情報之任務，故敵尚在遙遠地方，而正確之敵情即已送到，狀況有利，即可集中兵力，主動襲擊敵人，只要出擊，必獲全勝；狀況不利，敵人尚未到達，已主動溜走，使敵人到處撲空。此種「用兵不如用民」導使人民自動投入戰爭的戰法，如能靈活運用，我擁有廣大民眾，敵人行動，在民眾十目所視之下即瞭如指掌，匪諜無法潛踪我軍之一切行動，在民眾掩護及情報封鎖下，使敵如墮似瞎，永陷五里霧中，如此即可壯大自己，削弱敵人！

四、謀定而後動，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戰

游擊戰之基本原則，即毛匪所說：「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進」。再加「以大吃小」「揀弱的打」「打小戰，不打大戰」。「打殲滅戰」「不打無準備，無把握的戰」「分兵發動民眾，集中兵力作戰」「固定地區的堅持，用波浪式的推進。強敵跟進，用盤旋，打圈子」等已將游擊戰術都包括在內，如能靈活運用，以匪之矛，攻匪之盾，已可進退自如，惟打游擊必須要爭取主動及行動自由，亦即「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但走不是逃跑，而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故一切的走，都是為了主動的打，所以必須謀定而後動。更要遵守戰爭的十大原則，如：①出擊之時，要選定目標，攻擊重點。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切忌與敵形成膠着狀態，以爭取主動，保持彈性。③謀定而後動，在攻勢準備階段，須詳細衡量，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戰，凡事須作安全準備，以免遭受意外損失。④組織必須嚴密，職責要求分明，方能獲得化整為零，集零為整，準時聚散，完成本已任務的效果。⑤命令必須貫徹統一，彼此之間更要協調合作，以爭取勝利為目的。⑥集中節約，運用優勢兵力，速戰速決，以大

吃小，達成孫子兵法所說：「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的形勢，以達殲滅敵人之目的。^⑦現代戰爭，講求的是機動與速度，游擊戰是走着打的戰，因此官兵對於山與走路之體力鍛鍊，其機動能力與行軍速度，必須保持超過敵人，方能獵取奔突與奇襲之戰果。^⑧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是打游擊奇襲與欺敵之原則，故宜講求靈活運用，以形成迫使敵人處處防守，處處空虛，處處挨打，防不勝防的劣勢。^⑨安全與情報，情報是遊擊隊保護自己安全與殲滅敵人的永久性的作戰因素，故需特別重視講求之。^⑩士氣與紀律是互為因果的。如果游擊隊紀律良好，則可得到老百姓之援助以獵取勝利而振奮士氣。以上游擊戰之基本原則及國軍戰爭十大原則，游擊幹部若能精研熟究，靈活運用。以此用戰，可保戰無不勝。

五、襲擊敵人，尋求補給

游擊隊如要獲得好的裝備，除由自己大後方補給之外；主要是要向敵人去繳獲，不能完全仰賴和等待由後方送來補充。故游擊戰應是每戰必有所繳獲，如消耗多而繳獲少，在表面上是打勝戰，而實際上確是敗戰。繳獲敵人裝備最好的辦法，就是採用伏擊戰，不但我軍消耗而繳獲多，且在敵人尚未來得及使用武器之前，就解決戰鬥，則所繳獲的裝備不但完整，彈藥更是非常的充足。所以繳獲敵人來補充裝備自己，這幾乎是已成游擊隊補充裝備的原則。因為使用敵人的武器，其彈藥最易向敵人求補充，絕不會有運給中斷的情形發生；並且是有敵人的地方，就不愁沒有繳獲。惟游擊隊的紀律，一切繳獲要歸公，不過游擊隊的裝備，有一條重要的原則，那就是要把武器一定要掌握在積極反共的人員手裏，並以不丟掉鎗枝為原則，去決定對民衆的武裝，惟畏首畏尾的害怕，把武器始終抱在自己的懷裏不放，不敢去武裝民衆，那是不行的，那是蔽塞了自己游擊隊發展壯大之道路的錯誤行為！但武裝民衆，需要事先有週密的調查，和隨時注意清除偽裝份子，而以膽大心細的作風，放手去武裝誘導訓練民衆，襲擊敵人，尋求補給，充實壯大自己。

六、發展，壯大！利刃插進敵人的要害

緬甸的撣邦在清朝的時候本來是屬於中國的地方，光緒十七年前南撣邦的首府景棟設有宣撫司，在猛撒、猛毛、猛坎、猛養、邦央……等地設有千總，把總。撣人的國防可以說完全是由中國軍隊擔任，以保護撣邦人民安居樂業，故撣族對中國關係是最密切的，後雖由清廷將一部份土地割給英國作阻止英人進入西藏的交換條件，但是直到現下，那裏撣族對反共遊擊隊的官兵仍然是和善親切尤如一家人。他們稱遊擊隊的中國軍人為「大漢」這是表示我們的軍人是代表漢家聲威，值得他們親切崇敬。稱軍官為「詔龍」。到雲南叫「回內地」。白夷姑娘惟一的願望是得嫁漢家郎。他們看不起緬甸人，他們叫緬甸人做「老緬」。自共匪統治的魔掌伸到雲南後。雲南境內迤西地區遭共匪暴政迫害的白夷族民衆，經反共遊擊隊總指揮柳元麟將軍親自帥領於四十七年秋季由滇緬寮接壤處突擊成功後，隨反共軍湧入緬境者約五千餘人，嗣經遊擊部隊及救濟總署輔導救濟後，很迅速就分向其同族間就業安居。而共匪在大陸魔鬼式的殘酷暴行，經脫離匪區的民衆傳播後，很快就映入緬境奉信佛教，喜愛慈悲的撣族心裏，勝過我們千言萬語的宣傳。所以那裏的人對共匪也是憎恨的。中緬撣族散佈地區的政治歷來均是世襲的「土司」制，根深蒂固，不易更改，緬甸承認共匪，是欲討好共匪，免受鯨吞之險！匪亦欲藉緬甸作南侵澳洲非洲之出入捷徑，亦樂與緬甸虛與委蛇，實則亟積訓練樂相兵團，陸續對緬作全面性之滲透，待時機成熟，期欲兵不血刃，一舉而囊括緬甸！緬人憤憤，尚自以為得計。自共匪紅衛兵在緬甸僑校倡亂後，緬人似已覺悟；但身為緬人之聯合國秘書長宇譚，現仍藉其地位，為匪張目，殊堪浩嘆！滇緬泰寮邊區反共遊擊隊之發展壯大，就好像一把利刃插入匪的要害上，它的政治價值高於軍事價值，對匪的精神上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威脅，故匪必欲千方百計去之而後快，因此遂與華僑的商業貨物與資金，陷華僑於清家蕩產的厄運中，現緬甸撣族土司紛組遊擊隊四出向緬軍突擊，華僑亦被迫而挺身走險，這已成為很明顯的事實。

七、配合正規戰，完成反攻復國的任務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榮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滇緬邊區的反共遊擊隊是不會被匪緬狼狽爲奸的陰謀所能壓迫完勝的，求生存是人類自然的本能，壓迫力益大，反抗力益強！這是定律。雲南境內的中國人要逃出塵寰，收復家園；緬境撣邦人要防禦魔掌，保衛家園。要撣邦的反共遊擊隊絕跡，除非是滇緬都無共可反的時候。反共復國的戰爭是充滿了羣衆性，有了羣衆，兵少也可以戰勝匪軍；沒有羣衆，兵多也不能戰勝匪軍。由此更可以說明遊擊戰在反攻復國戰爭中之地位。如以純軍事觀點來看，它是站在輔助的地位，正規戰纔是解決戰爭決定命運的；但如從反攻復國戰爭的本質來看，是充滿了羣衆性，只有使全國的國民自動的走向戰爭，這纔是決定戰爭的一切！因此遊擊戰又站到主要地位。遊擊戰本來就是導引全國國民自動走向戰爭的一種戰爭，戰爭成爲全國國民共同之事業，全國國民對國事及戰爭自然就會切實關心，則遊擊戰更將如火如荼的蔓延，展開滇緬邊區，國境線遼闊，崇山峻嶺，森林濃密，平原白夷地區，糧食充裕，補給較易，進攻退守，均可自主，實爲發展遊擊之良好基地。值此東南亞烽連天之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我政府應宜把握時機，迅派能幹大員即赴滇緬邊區整訓遊擊部隊，以資爭取反共羣衆，企使團結統一，發展壯大，由雲貴西藏康川，蔓延而遍全國，以配合正規戰，完成反攻復國的任務。

昆明湖心亭聯

李宗黃

一湖春水，共浥清波，相期溫不爭華，寒不易葉。

萬里風雲，若開懷抱，自當退思補過，焦思盡忠。

孟艮土司

李拂一

舊思茅廳所轄土司之一

思茅在盛清時代，轄地殊廣，不惟車里宣慰使司領域，包括新改的車里、佛海、南嶺、六順及寧江等縣局，歸其管轄；即泰國的青萊、清邁等府；緬甸的景棟；寮國的猛信一帶，皆在其管轄之內。總面積十萬方公里，有奇。清史職官志：「雲南指揮使司指揮二人，普洱府屬：孟艮、古孟捐、召內襲；整欠，叭光捧襲，俱乾隆三十一年授。宣慰使司宣慰使一人，普洱府屬，車里，順治十八年刀穆禱襲。宣撫使司宣撫使七人，普洱府屬二人：整賣召納提襲；景線吶賽襲，俱乾隆三十一年授，古八百媳婦國地」。又「土守備五人，思茅廳屬二人；六本，猛齋襲；景海，猛彪襲，俱乾隆十三年授」。

上述各司，或言思茅廳屬，或言普洱府屬，然大都由思茅廳所管轄。如車里宣慰使司，史稱普洱府屬，但清庭頒發之印信，冠以思茅廳字樣，文曰：「思茅廳車里宣慰使司宣慰使之印」。雖著錄普洱府屬，而實際仍隸思茅廳管轄。其他各司，亦復如是。所以，英俘緬王之後，

孟艮逕遣使向思茅廳告急也。昔日思茅廳所轄各司，現僅車里宣慰使司尚在域內，已分別改縣。六本、景海、整賣、景線、孟艮、整欠各司，則分屬於泰、緬、寮三國。按景海即清萊，整賣即清邁，景線即清盛，亦譯昌盛，今均屬泰國。孟艮即景棟，今屬緬甸。整欠即猛信，今屬寮國。思茅縣現有領域，僅四千餘方公里，不逮盛清時期思茅廳總面積二十五分之一。

孟艮土司，今通稱景棟。其實景棟乃孟艮之首府，爲緬甸東撣邦一大都會。因其城有池曰汎凍，故名景凍。撣語景訓爲城、爲鎮、爲都會、爲首府。汎訓爲池、爲湖。凍爲池名。義即凍池城。亦譯景東，或譯康東。滇僑爲別於雲南省之景東縣起見，把它寫作景棟。也有寫作景凍或景洞的。瓊屬僑胞譯爲昌東，湖屬僑胞則根據暹文而譯爲清東。而景棟一名，爲普遍所採用。英圖作Kengtung。元時作耿凍。孟艮乃其全境的名稱。明訓爲縣、爲州、爲府、爲國。艮爲其名，意即艮國。明

史雲南土司傳曰：「孟良蠻名孟捐」。若以國語羅馬字
拼土音，則又當作 Meeng Keng 也。

孟良土司，在元爲耿凍路，至正七年置。明洪武十五年，省入車里。永樂二年置爲孟良禦夷府，以其酋長刀哀知府事，隸雲南都司。後隸布政司。正統間，孟良地多爲木邦所併。景泰中復入貢。嘉靖十一年，附于緬甸。清乾隆間，楊應琚、明瑞及傅恆等，先後以大兵征緬，孟良土司復舉地內屬。三十一年置孟良指揮使司，以其頭目詔丙爲指揮使。編隸普洱府和普洱鎮管轄。清季式微，對於藩屬，逐漸失去維護之能力，孟良土司，遂兼臣屬於緬甸。光緒十一年，英三戰滅緬，俘緬王。當時孟良土司惶恐不知所措，曾遣使入思茅廳告急，企求庇護，以未得要領，於是遂于次年英軍略取上緬甸之時，入于英帝國之版圖，爲英保護國之一了！

英滅緬甸之後，將其地併入印度，夷爲一省，但對於南北撣部三十餘土邦，仍各聽其自行治理，並保存其原來之王號以禦糜之，而監督之以南撣聯合政府和北撣政府。孟良被割屬於南撣聯合政府監督之範圍。南撣聯合監督駐崗巨（Taunggyi，亦譯崗已，閩僑譯作東枝，遠征軍譯作榮吉。緬語崗訓爲山，巨訓爲大，義爲大山）。北撣監督駐錫箔（Hispaaw，亦譯昔薄）。孟良乃崗巨之副貳也。英治時期，孟良南撣部副監督駐謹媚。

山上，不駐景棟。謹媚位于景棟城東南約十五英里，汽車道迂迴長十九英里七。拔海五千六百英尺，氣候溫和，風景絕佳。謹媚監督署設副監督一員，助理一員及公路監督等，皆英人。其司孟良全境政務交通等事務。並駐有尼泊爾及印度籍步騎戍兵五百名，內騎兵六十名，則多數爲印度旁遮普省人。孟良土司駐景棟。在英帝國懷柔政策之下，尙保有相當之權威，受謹媚副監督署之監督，有總攬全境地方政治，統率全境民兵，行使征收地方賦稅等等權力。平時有常備兵百餘名，警察三十多名。孟良土司自稱曰詔法，譯言天王。或曰詔帕，譯言佛主或佛王。華僑稱已故世的老土司詔孟容曰大官，稱前任土司詔傑猛及現任土司詔宰弄曰小官，或依照土語稱之曰詔法景棟。其下爲司廊的制度，類於議會，與十二版納相同。

民國三十七年元月四日，緬甸脫離不列顛帝國而獨立，成爲緬甸聯邦共和國，將孟良由南撣聯合割分出來，稱爲東撣邦，與南北撣邦，統歸撣邦事務部長管理。孟良被割屬於南撣聯合政府監督之範圍。南撣聯合監督駐謹媚英員及英戍兵撤退後，即由緬軍接防。孟良土司職權，漸被削減，進而被迫完全放棄土司原有的統治權。若干土司，後且紛紛銀鑄入獄。孟良土司亦未能例外。土司制度廢除後，景棟設爲市，由緬甸聯邦共和國政府直接派官治理。謹媚設爲謹媚縣謹媚市。大其力亦設爲

市。

孟艮全境面積約三萬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一、二、
〇〇平方英里），分八十六個部落，即八十六猛。薛福
成出使日記曰：「所屬有三十二孟」，遠較近今猛數為
少，此蓋今昔部落分合不盡相同之故。按孟亦譯作猛，

有廣狹二義。廣義之猛，約等於漢字之國或省，或更擴
大而指一洲，或整個世界。如呼中國曰猛伽，雲南省曰
猛和，越南國曰猛交，歐洲曰猛咖拉，世界曰猛總浦；
狹義之猛約等於漢字之府或州及縣，或指範圍小，有田
原，有村落，有小部落酋長屋守之區域。如昆明曰猛些
龍；思茅縣曰猛喇；佛海縣包括四個土酋領地曰：猛海
、猛滑、猛板及猛景洛是也。孟又可作部落解，三十二
孟，即三十二個部落之謂。全境八十六部落，共二千八
百四十餘村，約五萬多戶，二十五萬人。每平方公里居
民八人強，是一個地曠人稀的所在。

孟艮的居民族類，頗為複雜，有撣人、緬人、保黑
、阿卡、窩泥、黎蘇、蒲蠻、崩龍、卡摩、卡康、苗子
及僂人等。就中以撣人為最多。撣人即擺夷。在文山廣
南一帶叫做儂人；濱東叫青苗。貴州叫青苗或仲家。廣
西稱壯人或沙人。在越南稱土人。寮國稱老撾。泰國北
部的叫哥羅；南部的叫苦子。舊稱暹羅人，近通稱泰人。
緬甸語稱為亨，後漢書作撣，註音擅，東觀漢記直作

擅。英文作 *San*，於是又有據英文而別譯作珊的。孟
艮人自稱曰夕良，僑胞則呼之為良子。民性柔順易化。
自歸英保護，併入緬甸為一個政治單位之後，競趨緬尙
。習緬語，從緬俗，外表觀之，已不容易分辨誰是緬人
，誰是撣人了。

孟艮撣人的語言文字，與十二版納擺夷的語言文字
相撣，可以互通。漢人稱為艮子話艮子字。其文字雖亦
被稱為撣文，但與通行于南北撣部的南撣文和北撣文都
不同。語言可以互通，文字則不能互通。其他族類如卡
欽、保黑、阿卡、崩龍等，用其固有的方言，而以艮子
話為各族間互通情愫的媒介。卡欽、保黑、阿卡等族，
原無文字，近年西洋耶穌教士，用羅馬字母，各為之創
製拼音文字，作傳教的利器。出版物有新約全書，讚美
歌本等。

孟艮撣人普遍崇信佛教，凡是男子，都要經過剃度
，和尚這一階段的。他們尊稱釋迦佛曰：「帕詔」，是
佛主的意思，清一統志把它認為是孟艮的又一名稱，大
為錯誤。全境二千八百餘村落中，佛寺九百餘所，平均
每三個村落，就有一座佛寺，若以人口來分配，則每二
百八十人弱，就有一座佛寺，佛教之盛，可以概見。在
土司治理時代，教育全權，完全落在佛寺的僧人手裏。並
歸英保護後，逐漸有新式學的設立，以英緬文為主。並

有耶穌教會興辦的英文學校，華僑興辦的漢文學校。

孟艮北與雲南的東里、佛海、南嶠、瀾滄等縣毗連，東以湄公河與寮國爲界，南與泰國的清萊清邁兩府爲界。地當滇、泰、寮之衝，爲緬甸東撣邦的重鎮。在英治時期，英政府年撥鉅款，整頓交通，公路四達。西線公路：由景棟西行經猛內至薩爾溫江畔的打崙，長一百十二哩，又一百七十一哩至聯合撣邦的首府尚巨，再一二哩至瑞仰。由瑞仰有火車道西行至大市，再南折至緬京仰光，長四百零四哩。自景棟至仰光，共程六百九十九哩，需時三日或四日，爲孟艮出海的第一條交通要道。閔爲人論演緬西南北之界務說：「今英國之火車，已修至孟艮」。謝彬的雲南游記也照樣引用，其實緬甸東線鐵路，僅築至瑞仰而止，距離孟艮，還有二百九十五哩之遙呢。南線公路：由景棟南行經猛叭、猛嶺、猛戈而至緬泰界河北岸之大其力市，長一百零五哩。越過娘柿河橋，即進入泰國最北端的娘柿縣。由娘柿有全天候公路南達欖邦（亦譯南邦），長三百二十四公里。由欖邦有火車直南到達泰國的京都曼谷，長七百七十四公里。自景棟至曼谷共程一百零五英里又一千零九十八公里，共折合英度七百八十七哩餘，需時約三日或四日，爲孟艮出海的第二條交通要道。第一第二兩道，在戰前均已通車。東北線公路：由景棟東北行至打丙江南岸

段，在戰前，英方已築有毛路。抗戰中，雲南全省經濟委員會主辦的佛海服務社，徵得英方同意，於二九年，由打丙江北岸，延築至佛海，中國茶葉公司由上海捨運經曼谷而運存於景棟的大型製茶機器，方得由景棟用雙水牛大車，載運至佛海裝置，投入生產，將產品運銷國外，易回軍需物資，供應抗戰。佛海至昆明段，政府亦分段興築。昆明、呈貢、晉寧、昆陽、玉溪、峨山段並已通行汽車。共匪竊據大陸後，爲利便侵略緬泰，將峨山經揚武埡、青龍廠、元江、墨江、寧洱、思茅、車里、佛海而至打洛段延築完成，是即昆洛公路，共匪改稱昆打公路。共長六百一十二公里。由景棟經打丙、猛麻、小猛拉而至演邊打洛段約五十公里，則由緬方於民國五十四年加工興築完成，與匪之昆打公路相唧接，爲匪打通又一條爲禍中南半島之通路。北線公路：由景棟北行至猛養，長約四十哩。緬方對匪存有戒心，未再向北延築。他如郵政電報電話，均有設置。並有空運機場，有小型飛機經海和至仰光，交通方便。

景棟有一座磚城，民國十九年，景棟幾位老僑胞言：此城是我們中國人在明朝萬曆年間主持興築的，有些碑上，並且還有「大明萬曆□□年造」的字樣云云。我曾幾度搜訪，皆無所獲。或許在表面上的，已經被土人消滅？孟艮于明嘉靖十一年就附于緬，一直到清乾隆年

間，楊應琚、明瑞及傅恆等，先後以大兵征緬，又才來歸附，想來不會有在萬曆年間，我們中國人還能在此主建城池的道理。即使築于斯時，也不能仍沿用明朝的年號，因已淪緬多年了。而土人口碑，則謂距今（民十九年）三十年前，有一位九十餘歲的老婦言：她幼年的時候，曾參與運磚修築城垣工役，為土司自行主建，但亦有華工參與工作云云。觀磚色及磚之大小規格，青磚紅磚均有，紅磚最多。青磚唯華工所擅長，土人不諳青磚法。紅磚規格有 $12 \times 3 \times 6$ 、 $2 \times 3 \frac{1}{2} \times 8$ 、 $2 \times 4 \times 9$ 英寸大小多種。青磚厚營造尺二寸半弱，約等於英度三寸；寬五寸弱，約英度六寸；長一尺，約英度十二寸半，完全本着中國尺度。砌工亦精粗不一），以及工程技巧，此為近似。就曾經于幼年參與運磚修築城垣之老婦人所言推算，此城當築於嘉慶道光之際，或道光初年，民國十九年前一百一十年左右。或者此城確興築于明時，故僑胞一代一代的遞相流傳下來。但不應興築于萬曆。或者興築于明初設置禦夷府，以其酋刀哀為土知府之時代或稍後，而老婦參與之工役，僅為修繕補苴中之一次，所以磚色大小間雜不調和，工程技巧亦精粗不一致。至其他建築物，要算佛寺佛塔為最多。景棟城中，佛寺不

下三四十，全境佛寺數目，達九百二十四所，佛塔之數更多。佛寺以城中心區的銅佛寺（俗稱官家大佛寺）的規模為最大。華僑拜佛有觀音寺。景棟城內，最近多新式建築，如大市場之大禮堂。土司住宅，尤為堂皇富麗，稱為王官，為英政府於年前所建贈云。

孟艮天候炎熱，原野肥沃，雨量豐沛。農產品以稻米、玉蜀黍、甘蔗、茶葉、菸草、棉、麻、花生等為大宗。果品有椰子、鳳梨、香蕉、檸果、菠蘿蜜、香瓜、西瓜、番木瓜、橘、柚、柑、橙及梨、桃，番桃尤多，遍地皆是。畜產有象、馬、牛、羊、豬、犬、雞、鴨、鵝、鴿。水產富魚蝦。山野多虎、豹、熊、獾、鹿、麋、麂、獐、野牛、豪豬、果狸及各種猿猴。林饒檜木（亦作柚木），稱為特產。工產的土布，足供本地大部份居民的需要。他如刀、剪、彩漆提籃、灰陶水壺、銀質水盂、擎盤、檳榔盒以及旅行揹袋等，製作皆精巧。

孟艮人比較重商，長於小本經營。二次大戰前，大一點的商業，幾乎被印度商人所壟斷。戰後，華僑商業勃興。民國五十四年，緬甸政府突然施行國有化政策，外僑商貨，概被接收。吾僑商業，澈底遭受摧殘。緬方官吏不長於商務之經營，所接收自外僑之商貨，賣完吃光，於緬甸國計，無所補益；民生則一天一天的凋弊。若不改弦易輒，則人民將無昭蘇的希望。

景棟城區的撣人，一日三餐，以粳米飯為主食。有一種稱為「和貢」的粳米，作飯白潤香軟，縱缺乏副食品佐餐，亦易下口。米質之佳，在緬、泰、寮、越一帶，手屈一指；亦為蓬萊米所不及。土人有歌曰：「麻麗仙鐸，姪麗姪錫箔，和麗和景凍」。譯言好馬莫好於仙鐸（即木邦）的馬，美女莫美於錫箔的姑娘，而米則莫優於景棟米的意思。景棟米品質之佳，可以概見。至鄉居的撣人，仍以糯米飯為主食。副食為魚肉蔬葷瓜果。

食時不用箸，以手就盤內將飯菜撮送入口，與緬甸人印

度人的進食方法相同。飲湯用匙，喜飲酒吸菸，尤嗜檳榔，和以荖葉石灰菸及兒茶。初少年人吸菸飲酒，父母不禁。

撣人衣服，男女上衣，略如我國之對襟馬褂，但不加緹領條。男子下衣特別寬闊，褲管特大，可容嬰孩。女子下裳曰「祫」，漢人多譯稱籠基，或曰紗籠，或曰桶裙，與緬甸婦女裝束相差無幾。頸掛金鍾或珠串，襯以潔白上衣，分外顯得美麗。鄉間衣着樸素，大都用自紡自織的棉織品。全境織布機數達二萬三千五百多部。占全人口十分之一弱。城市撣人衣服的材料，多屬絲綉呢絨哔哩洋布等舶來品，用本土棉織品的人很少。生絲向由雲南輸入，撣人購以織造上等衣料。自人造纖維紡織品行銷以來，生絲市場，遂一蹶不振。

撣人的住宅，在鄉間，仍茅舍樓居，即北史蠻獠傳的「干闌」，亦即唐書南蠻傳的「干欄」。樓下置杵臼，畜六畜，與滇境十二版納的擺夷住宅相類。惟室內多一神龕，供奉佛像，稍有不同，蓋已深受緬化了。經濟情況許可的人家，屋頂多改覆紅瓦，以防火患。景棟城區，什九為磚瓦房屋，有本土式，有歐式，有印度式，有歐印混合式。華僑建築，仍多數保持中式，也有採西式的。

撣人的男女婚姻是相當自由的，雙方戀愛成熟，即可結合。戀愛成熟時期，有短至數日的。婚後如有任何一方不滿意，可以隨時離異。一夫一婦相終始的，為數甚少。撣人民間的喪葬，簡單平凡。他們對於人死了，認為是平常而自然，因為人人皆有死，把死者屍體抬到墓地埋葬起來，便算了事，沒有清明掃墓一類的習俗，也沒有墓碑一類的標識。不封不樹，墓和地面是一樣平的。禮曲禮：「古也墓而不墳」。他們的墓葬情形，和我國的古禮是不謀而合的。高僧和貴族們死了，多數舉行火化，喪葬儀式繁縝，墓亦封土為墳。高僧墓上，且大都起塔，一切便都不平凡了。

景棟的僑胞，在抗戰前，約不過四五十戶，不足兩百人。除極少數差可稱為小庭之外，大都僅可糊口。抗日戰起，無不解囊捐輸，支持抗戰，貢獻殊大。日寇南

進，景棟僑胞，多數避難至滇南邊境的佛海、車里、南

嶠及瀘滄等縣。戰後復員，避難回國僑胞，紛又回到

景棟，重整舊業。大陸淪共，爲逃避暴政，由滇境避居

景棟的國人激增，單單景棟城外大鹽獄附近的洋浲一地

，便有由南嶠縣頂真鄉逃居落戶的擺夷四百二十多戶，

二千餘人了。僑居於景棟的新老華僑，勿論漢夷，與景

棟本地人均相處得非常融洽，如昆如季。尤其擺夷，景

棟的撫人；對之更見親密。據傳：「其先有兄弟三人：

一名岩堅岷，爲孟艮土司；一爲岩玉泐，爲車里土司；

一爲岩仔璉，爲孟璉土司，所以孟艮、車里和孟璉，永

爲兄弟之邦」云。景棟的僑胞，現分爲兩派：極大多數

是擁護政府堅強反共的忠貞志士；少數是親匪份子及其

黨份子。除極少數匪共黨員及匪幹份子，爲匪進行顛覆

陰謀而外，一班爲共匪作傳聲筒的親匪份子，並非心願

，不過是被極少數的匪黨幹份子所挾持，所操縱，不得

不爾。對於居留景棟的極大多數忠貞愛國僑胞，希望

民國卅六年秋，與友泛舟滇池

勝日偷閒湖上遊，綠楊隄畔泛扁舟，

青山倒影鏡中畫，白浪翻花水底鷗，

世事蒼茫雲狗幻，人情寥落海天秋，

烟波浩渺隨空盡，獨見孤帆片片浮。

(上接第95頁)

百態雜陳，眞乃各行其樂，各盡其興者也。

偶聞笛聲破空渡水而來，則感其幽咽淒清，孤雁長空歎聲哀鳴，則悲其流散失羣，當此情景，不惟引動離人之愁懷，抑且撩起騷客之清吟。中秋，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悲，在各人心境感受之不同而已。迨至更闌夜靜，始漸有返棹之客，甚或醉臥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矣。

大觀樓之景色，四時各有不同，即風雨陰晴，亦各有其美妙之境，因其距城較近，交通便利，故中外人士，前往觀光遊覽者，終日不絕。筆者前在昆明，每暇輒往遊覽，今已廿餘載，不復得睹斯景，回憶故鄉名勝，井里家園，不禁泫然欲涕，在共匪暴政之下，民不聊生，想此勝地，無復當年之盛況矣。猶憶民國三十六年秋，與友人往遊，曾賦有七律一首，今錄於後，並就此結束本文。

邱清泉滇西參戰紀

邱子靜

兵要地理

滇西地勢高亢，多崇山峻嶺，大河縱流其間，鑿為深塹。龍陵為一盆地，幅員十餘里，四圍高山綿亘，林木叢生。芒市為一小平原，有河橫貫其中，土地肥沃，森林茂密。遮放地形，略似芒市，惟森林更密。畹町位於廻龍山西南麓，瑞麗江出其旁，滇緬公路由此入緬境。東南北多石質大山，標高均在二千公尺以上，且多深谷，林木蔽天，形勢天險，誠西南邊防要地也。

滇西氣候，與內陸迥異，全年分旱雨兩季，自五月下旬至十月底為雨季，餘為旱季，雨季霪雨連綿，潮濕極重，易染瘴瘡霍亂等症，且山道濘泥，溪流縱橫，部隊運動，殊多困難。旱季天氣晴和，入夜涼爽如秋。五月中旬，氣溫最高，常在華氏百度以上，當雨旱兩季交替之際，氣候變動甚烈，驟熱乍寒，最易染病，足以影響部隊之戰鬥力。

龍陵附近，居民多係漢胞，因受戰事影響，田園荒蕪，十室九空。芒市平原，多為擺夷，除少數為敵利用外，餘均純樸良民，對國軍多表示好感。土司則具國家觀念，協助國軍不遺餘力。畹町附近，主要為山頭族，少數漢胞雜居其間，因言語隔阂，生活習慣不同，不無仇視心理，經到達國軍努力宣傳，多數均受感化。

戰前態勢

民國三十一年冬，我駐印軍開始反攻緬北日寇，至三十二年夏，相繼克復新平洋、于邦、猛闊、加邁、孟拱等

要地，八月三日攻克密支那。

我統帥部為配合駐印軍攻勢，及打通中印公路起見，乃令滇西遠征軍，策應駐印軍緬北之反攻，於五月十日強渡怒江。當面之敵，為敵第五十六師團之主力，及第五十三師團之一部。國軍方面，以第二十集團軍所轄第五十三軍，第五十四軍及預備第二師為右翼軍，以攻取騰衝為目標；以第十一集團軍所轄第六軍，第七十一軍，第二軍為左翼軍，攻擊目標指向龍陵芒市。三十三年五六月間與敵鏖戰於龍陵，松山、象達、平戛之線，旋以氣候異常惡劣，曾一度停止攻擊。

三十三年八月，敵增兵龍陵，意圖固守，我最高統帥乃令第五軍派第二百師前往滇西參戰。第五軍在雲南昆明整訓已久，士飽馬騰，正待機殺敵。清泉於奉命之後，至感興奮，當以電話召二百師高師長吉人前來北校場軍司令部，面授機宜，並說：「這一戰把滇緬路打通，將有利於整個戰局，而我們第五軍也可以揚威國際了！」

第二百師為第五軍之基幹部隊，師長高吉人少將，勇猛善戰，在桂南岷崙關之役，及緬甸同古棠吉諸役，曾立下不少戰功。所屬三個團，第五九八團團長為葉敬上校，五九九團郭琦上校，六〇〇團董翰上校。全師官兵共約一萬二千員名，武器為美式裝備，當面之敵為敵第五十六師團第一二三，第一四六，第一四八聯隊及敵第十八師團第一一四，第五五聯隊，以及其他各兵種部隊。國軍所面對之敵約三萬餘人。

作戰經過

三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二百師五九九團開始車運前線，五九八團，六〇〇團之運送，經清泉與在昆明代表史迪威將軍之代理參謀長密賓頓上校（Col. Middleton）接洽後，用飛機空運至保山，再由保山車運前線。九月六日五九九團到達黃草壩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當日高師長向宋希濂請示機宜，奉命於七日增援最吃緊地區。關於進攻龍陵之先期作戰經過，清泉於九月廿九日曾在昆明對第五軍連長以上官佐作如下講解：

本軍兩百師五九九團先頭到達，恰當我軍攻下騰衝和松山之前，正是敵第五十六師團新從奉天增調了大批補充兵開始大舉攻擊的時候。九月七日五九九團到達前線以後，正是敵人攻擊我軍右翼廟房坡最緊的時候。於是總司令

就把該團用到右翼，歸新二十八師指揮。該師師長以爲二百師是很能打的，於是又把該團用到第一線，殊不知該團初到，敵情未明，地勢不熟，當夜遭敵三百餘人之猛烈攻擊，竟受很慘的犧牲。王奠臣營長及朱銀法營長即於是晚陣亡。敵人於八日向我軍右翼要點五四一二高地攻擊，宋總司令又將五九九團加上去，該團於下午六時到達，八時居然奉命開始攻擊，不明瞭敵情，又來不及偵察地形，所以又遭失敗。

但以後宋總司令說我們確實挽救了他的危局。

本人是十日到達前線的。一到之後，我便到孟連坡高地看一看態勢，同時檢討爲什麼會遭到如此的失敗。當時我發現了失敗的原因不外：一、陸空不能協同。我們的空軍佔絕對的優勢，我們爲什麼不好好的利用空軍呢？二、砲兵的火力不能集中，無統一的指揮與良好的組織。其次通訊的組織也差。針對着這些缺點，我便設法加以補救。所以十一日六〇〇團到達以後，十三日我便重新佈署，改變佈署的方式，將砲兵調上來，成爲包圍敵人的態勢，與空軍也連絡好。因此在十六、十七這兩天，我轟炸伏龍寺，紅土坡，西山坡等敵陣地，目標都非常準確。這裏我要告訴大家，戰鬪與用兵是兩樣事情，如果只教戰鬪，態勢不好，有些時往往白打；反之，態勢固好，戰鬪不得力，却又非失敗不可的。

重新佈署以後，十四、十五兩天我們到處搜索。十五日五九八團也上來，作爲預備隊。本來預定十五日攻擊的，因爲天雨飛機未到的關係遲緩了。但董團長的企圖很旺盛，他沒有使我知道，用十八個人分爲六組去攻擊，專用砲火協力，摧毀了敵陣，結果獲得了極好的戰果。我們只傷亡了五六個人，却佔領了三個高地。從這天起我們便有了一個很好的經驗。我們攻擊敵人的方法是先用砲兵射擊，再用八二迫擊砲打，再用六〇迫擊砲打，再用槍榴彈，最後手榴彈，步兵跟着砲火五十公尺而前進。砲兵每射擊五十發發休息三分鐘，這樣，我們以火力壓制敵人，雖然少數人攻擊，也能收到大效。自十五日以後，我們的火力又重新配備，分爲右翼、左翼、中央三集團，與步兵切實連絡，只要一發現敵人就射擊，步兵跟着砲兵前進。但信號槍絕對不能使用，因爲你打信號槍，敵人也打信號槍，以致分不清目標，最好的方法是低的地方插旗子，高的地方打黃燐彈。

各方面準備就緒以後，十六日我們便大舉攻擊。這天天氣很好，飛機也來協同作戰，所以我們收到了很大的成功。同時友軍第三十六師由騰衝增援（騰衝於十四日克服），予敵人威脅很大。我們把敵聯隊主力擊破敗退。我們

二百師十六日到達龍陵北門最重要的據點五四二，及五三一〇，十七日到達大腦子，並攻略龍陵老城及文筆坡。因為長官關心我們過於疲勞，所以命令我們鞏固陣地，暫停攻擊。但我們的砲兵於二十四日仍向白雲山之敵射擊。我們以「地方要打下，兵力不犧牲」的原則，用少數兵力繼續攻擊，所以白雲山也攻下了。現我們準備向××前進，這樣，把滇緬公路截斷以後，全部的敵人就成為甕中之鱉了。

以上是我們這次戰鬪經過的情形。從這次戰鬪中我們得了不少寶貴的教訓，其間也有很多缺點，是我們應該加以補救和改正的。

(一) 搜索不得力。一、不能搜索敵人兵力、兵種及工事位置，只能搜索某方面有敵人。二、報告太遲。三、搜索而不戰鬪，殊不知搜索固應避免正面戰鬪，但為搜索而戰鬪，亦應不惜犧牲。例如逢到敵人的搜索部隊，那就要打他，驅逐他，這叫做反搜索。又如逢到敵人的步哨，警戒兵等，自必須予以攻擊，以便進一步偵察敵人的陣地，這叫做威力搜索。

(二) 通訊不健全。通訊連有線電不能隨指揮所前進，即總機不能交互通話，以致架線太長，講話不清。二、缺乏綴盤，架線太慢。三、無線電沒有訓練，既缺乏器材，又缺乏使用的技術人員，若有大規模運動戰是非常危險的。

(三) 五九九團團長太老實，遇到獨立作戰，即無策應付。如第一次之攻擊，應提出建議，只要有合理的要求，指揮官沒有不採納的。至於該團火力配備也差。

(四) 因為我們制砲制空的關係，大家都很隨便，表示大膽，殊不知步兵操典告訴我們要隨時隨地利用地形地物，隱藏身體。我們的目標萬不可暴露。

(五) 用飛機轟炸，大砲射擊，這都是遠距離的火力，但遇到敵人堅固的工事，我們打近戰，還缺少近戰的火器，如火箭筒、火焰槍，戰防槍及平射砲等。

最後，我還要告訴大家的，是在前線作戰因給養補給的困難，設備的欠缺，正如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對軍人的要求『忍耐非常的痛苦，要有繼續不斷的勇氣』。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後上戰場，要有這樣的精神，去擔負重大的使命，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此處所述國軍之缺點，彼於返昆明前，曾指示高師長注意改正。在昆半月，向盟軍十四航空隊隊長陳納德將軍洽派空軍助戰，陳首肯，答云：「本隊必以全力支援，叫貴軍打個痛快」。當即電令駐保山之布萊特魏塞爾上校（Col. Bright Weiser），及駐雲南驛之肯納德上校（Col. Kennedy）協同二百師作戰。他又洽砲兵指揮官邵百昌少將增派砲兵，亦獲允照辦。並增派軍部直屬工兵營、砲兵營、通訊營、戰車防禦砲營參加作戰，於是二百師戰力大增。

十月十五日再飛前線，參加總司令部作戰會議後，十六日到達二百師指揮所面授攻擊命令，定於十九日開始攻擊。高師長遵照指示，派隊向非吹坡，老龍潭，一把傘、石老虎、老糧臺，籬笆坡等地搜索。該地區左右遼闊，縱深遠大，且偵知敵陣多為核心式工事，火網組織極為嚴密。乃細密佈署，於十九日拂曉以六〇〇團主力攻擊籬笆坡正面，以一營迂迴敵之側背，激戰一日，即克籬笆坡諸峯，續以五九九團主力向一把傘，龍潭迂迴，以六〇〇團進擊老糧臺，激戰旬日，五九九團十一月一日攻克龍潭，二日進佔石老虎，六〇〇團於十一月二日攻克老糧臺。至此滇緬公路被我截斷，敵見歸路斷遠，乃狼狽向西敗逃，友軍於十一月三日進佔龍陵。

龍陵克服之後，清泉偕同高師長巡視敵人工事，敵在城內利用家屋圍牆，及交通巷路構築各種工事，在伏龍寺有半永久性工事，張金山山頂築核心堡壘，山腹腰帶部有環形堡壘，山麓亦依地形構築堡壘，各堡壘間交通壕縱橫連繫，火網編成極為嚴密，城郊長嶺關，西山坡，紅土坡，皆築堡壘工事，其陣地多設於反斜面或山頂，每一據點均有核心式堡壘掩體一座或二座，以交通溝連繫之，並圍以外壕，清泉命幕僚一一查視記錄，以供研究對策之參考。旋即先行返昆。

十一月六日，清泉主持軍部 國父紀念週會，報告龍陵攻克的經驗：

本人離開軍部三個星期，這次回來看到各官佐和幹訓班的同學身體都很好，非常高興。這次龍陵攻克了，今天我把攻克龍陵的經驗告訴大家：

一、火力重於兵力。現代的戰鬪是火力重於兵力的。例如這次攻龍陵，我們有四十八門大砲，射擊了四萬多發砲彈，這是抗戰以來所沒有的。我們攻擊的方法是先用飛機轟炸，再用大砲射擊，再用八二、六〇迫擊砲與機關槍掩護步兵前進。據本人的觀感，他們最怕我們的大砲連續射擊。這次我們根本不感覺得彈藥缺乏，也沒有講過要節

省彈藥。歐洲人講：「節省彈藥，等於犧牲血肉」，所以現代的戰鬪無論攻防，火力總是第一。如果火力強大，一連人擔任一千公尺的陣地是毫無問題的。不僅非常堅固，而且縱深可以配備得很大。

二、搜索重於戰鬪。搜索這一個課目非常重要，搜索分戰鬪搜索和威力搜索，威力搜索也可以說是戰鬪。二百師這次的攻擊敵人，頭兩天都是用威力搜索，以後才實行攻擊。我們知道火力固然重於兵力，但是發揚火力，一定要搜索得確實。我們必須先把敵人的砲兵陣地，機槍陣地……橫廣縱深等搜索準確，然後才可分配各種槍砲火力，以充分壓倒敵人。

三、補給重於作戰。補給是戰鬪力量的源泉，如果彈送不上，用什麼力量去打呢？如果米鹽送不上，餓着肚子還能作戰嗎？因此軍師部裏的軍需處，團部裏的團附及軍需，營部裏的營附及副官，以及連上的特務長，在作戰時應該特別注意部隊的補給，過去二百師的輸送力不足，他們就把第二線的預備部隊抽下來到後方去運東西，我覺得這也是補救輸送力不足的方法之一。同時在第一線的官兵應該尊重後方勤務人員，這次二百師對這點未注意到。

以上是攻克龍陵後我所得的經驗。現在龍陵是完全攻克了。我軍繼續前進包圍芒市。緬甸的新一軍也正向八莫

方面進攻，滇緬路到處在動工，預計在明年一月可以通車，以後盟友對於我們的接濟將因此而加多，我們的戰鬥力量也會因此而增強。加以美國這次在太平洋上進攻菲島的順利，這都說明敵人將無法逃脫其敗亡的命運。我相信在一年之內，我們的抗戰可以完全勝利。

但我們萬不能因此而自驕自滿，我們要特加惕勵。就目前講，我們打通了滇緬路以後，還要出長江，渡黃河，上前去打北方以至東三省的敵人。就將來講，我們要求國家真正的統一，凡是違抗政府，阻礙本黨主義實行有損國家民族利益的份子，我們要一律予以肅清，以期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滇西前線，二百師高師長十一月九日奉命向芒市迂迴，進至大滾塘後，利用山谷，卿枚疾走，至芒市西北地區。五九九團於十二日攻克地母寺，十五日進佔青樹坪，我軍乘勝直追，於十一月二十日克芒市。繼續向遮放作左翼大迂迴，廿六日全師到達鷄蝗山，一鼓作氣，將敵擊退，廿八日敵全力反撲，與我短兵相接，反覆衝殺，陳地兀然未動。十二月一日六〇〇團進佔遮放城。當日五九九團直追至蠻冒（在遮放西南十華里）。

畹町爲滇緬路國境上之重鎮。該地東北大黑山、象鼻山、冷山、大吉山、迴龍山均爲石質大山，尤以迴龍山爲最險。敵在數月前即利用山頭石壁縫隙構築極堅固之工事，居高臨下，以制我砲火。

十二月四日，二百師續向上寨推進，陸續攻佔雙坡、拉隆、邦打等地。十二月二十八日攻佔拱撒，河邊寨等地。廿八日重要據點迴龍山，我以步兵奇襲，敵憑其堅困陣地。堅守不退，我軍勇衝鋒，前仆後繼，激戰一旬，卒於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將迴龍山大吉山攻克。畹町北面之象鼻山、腰子山、冷山、友軍久攻未克，經二百師北上助攻，相繼克服。友軍第一軍於一月二十日進佔畹町。至此西南國門以內無復冠軍。戰事告一段落後，高師長對軍部作戰報告中有曰：「畹町迴龍山大吉山之後，爲吾人從戎以來，最難苦最激烈之戰鬪」。清泉當即致電獎勵，並爲轉報督峯備案。第五雙軍團軍杜總司令亦報升高師長爲第五軍少將副軍長。

芒友勝利會師

緬北方面，我駐印軍於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由密支那繼續向南進攻，十一月十五日克八莫，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攻克中緬邊界南邊之芒友。一月二十七日我滇西緬北南路大軍在芒友勝利會師。至此全長一五六六公里之中印公路完全打通，第一批於一月十二日從印度雷多出發之中國車隊，亦於二十八日進入國境。同時另一偉大工程之中印油管，全長一八五〇英里，亦開始通油。我國抗戰末期所需之作戰物資，由此源源輸入。是故滇西作戰之勝利，實爲我國反攻勝利之先聲。

政府論功行賞，頒授邱軍長三等寶鼎勳章。美國政府亦以邱將軍在中印緬戰區與日寇作戰卓著功績，頒贈銅綜自由獎章。

滇西參戰插曲

清泉首度前往龍陵前線，於觀察地形，審度敵我作戰態勢後，在中美作戰會議中，曾建議「火燒背陰山，水淹

龍陵城」。以減少我方兵員消耗，惟需汽油十萬加侖，開山機二十部。請在座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空運補給，史未之允。清泉當場指陳盟國重歐輕亞政策之不當，史大不悅。

第二次重上前線時清泉故將此「火燒背陰山，水淹龍陵城」作戰計劃，由反間諜透露給寇軍，寇軍大起恐慌，兩週後國軍卒攻克龍陵城，論者謂此反間之計，與有力矣。

參戰之初，清泉在昆明接高師長電告，謂該師五九九團因宋總司令將兵力分散使用，一夜之間，喪失二營。清泉當語之曰：「我們是為國家打仗，該說的話要說」。並即趕飛前線，視察敵我態勢後，與高師長同浴於黃草壠一溫泉中。清泉謂彼在宋總司令前將堅持兵力不分割使用，囑高師長對此不妨以去就力爭。後宋總司令卒尤其所請，惟調整佈署，由二百師接任預二師防地。

清泉精神旺盛，企圖心切，建議中頗有不為宋所喜者。旋且聞謠謂彼將接替宋職。清泉乃於龍陵攻克後即行返昆。途過保山大理，見風光雖好，而民生凋蔽，自身復遭人疑忌，不禁感慨系之。賦詩一首，以抒鬱抑，詩曰：

滇南有感

萬里雲山北望頻，南天立馬一勞人。
邑多衰落傷農圃，路有饑寒恥重臣。
生意哀憐驅羸馬，道心消逝伴朱輪。
烟村殘對夕陽處，枉自風光盡樣新。

孤臣

安論經緯起斯民，終為浮雲蔽日頻。
獨仰雲山遙萬里，常揮涕淚泣孤臣。



大陸陷匪後

雲南軍民反共自救史實

朱心一

壹、引言

人是會健忘的，所謂「潤水求生，登岸思樂」這幾乎成了一般凡人的慣性，本也無可厚非。問題在罹難履險以後的人們，有無「戒慎恐懼」和「居安思危」的心志？否則將形成「樂不思蜀」而麻木不仁了。

總統蔣公於四十一年巡視金門前線時，親題「毋忘在莒」勒石於太武山頂，繼而由我國軍官兵於五十三年發起「毋忘在莒」運動，曾獲海內外同胞的熱烈響應；本年復擴大推行，旨在激勵我全國軍民「復仇雪恥」的敵愾心，藉以作為我們上下一致奮鬥的總目標。

茲為響應此一運動的擴展，並遵「雲南文獻」主編先生申完白鄉長的雅囑，爰將三十九年四月逃離鐵幕後，旋即在滇邊自動結合反共志士，主動籌組游擊部隊，繼而奉李故將軍炳仁之命，在緬北擔任聯絡及至從事政工時所親歷，訪查或為傳聞錄集的一些史料，概以滇西南邊西為主題，摘要為文作一紀實的報導，藉作前文「坎坷憶往」的續篇。自知謂陋實非文章，其掛一漏萬或傳聞失實之處尤所難免，敢請蒙覽之諸位鄉長，先進不吝指正！尤盼拋磚引玉，續予引申補充，俾供治史諸公參考。

貳、地區簡介

雲南境內原有三迤（即迤東迤南迤西）之分，故迤西又稱「迤西」；由於地形北部凹入，且地多荒涼，所以位

於極北的華坪，中甸，德欽等縣，也統括於滇西範圍之內。按其行政區劃：滇西包括第八（楚雄等九縣），第十（鶴慶等七縣二局），十一（大理等九縣），十二（騰衝等四縣五局），十三（麗江等四縣五局；三十八年初經已撤銷併入第十，十二兩專區）等五個行政專員區。茲為便於紀述，本文爰將第九專區（緬寧等五縣二局）亦併列滇西地區內。

提起了「滇西」，我們當可以回想起一連串孔明平南，七擒孟獲，李明征夷，永明帝避難，吳三桂據殺桂王旋又興明討虜，杜文秀反滿等的歷史故事；及至抗戰末期，中美聯軍反攻緬印時，滇西又創造了盟軍致勝的有利態勢，或問滇西在歷代的戰亂史上何以形成這般的奇蹟呢？這就要從它的地理形勢和物產、種族、民性等因素上去窺探。

滇西區界，北起永仁，中經大姚，牟定，楚雄，雲縣，雙江以迄極南的瀾滄爲止。自此線以西至滇緬交界，計有三十八縣另十三個設治局，其土地面積總數爲二〇〇·一七五方公里（全省爲四二〇·四六六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爲三、一二七·〇二五丁口（全省爲九、二三四·三三〇丁口），由此統計數字中，我們即可看出滇西是雲南全省地廣（約佔全省二分之一），人稀（約佔全省三分之一）的一環，它的西界即我國與緬甸的疆界，其中南北兩段（公明山及野人山），尙爲未定界而形成中緬邊界歷久未決的大懸案。境內有高黎貢山、哀勞山、點蒼山等主脈；及瀾滄江、怒江、薩川江，太平江等國際河流，其方向均自北而南，形成了地理上特殊的橫斷山脈；在此山川交錯縱深綿亘的地形下，故構成了許多具有軍事價值的戰略地帶。自滇緬公路在抗戰期間發揮了「血管」作用後，它在國防交通上更具有不可代替的戰略價值，再加上它的土地肥沃，農產豐富（以米糧爲主），種族複雜（有擺夷、喀、欲、栗粟、卡瓦、崩弄保黑等），又因民性渾厚，素極保守，所以當叛逆盧漢於卅八年秋佯向中樞呈具「雲南防共兩年計劃時」，曾將怒江以西預定爲構想中的最後基地。

參、入滇匪軍部署及其暴行與陰謀

自己故匪曾陳賡應盧漢的三叩九請，於三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公然登上了昆明五華山（雲南省政府所在地）後，他們爲了所謂「解放西昌」「鞏固邊防」的任務，即馬不停蹄的指派李匪成方，率第十四軍進駐滇西，一般亂極思治的苦難人民，當他們失却了理智復被脅迫去殺猪宰羊搭牌坊，天天忙着迎看來自「新朝」的所謂「大軍」時，實

有如開門揖盜的愚不可及。

進駐滇西的匪第十四軍計轄四〇、四一、四二參個師，另一個砲兵團，兩個基幹團（由當地的三個土共獨立團整編而成），約計二萬八千人上下；除了抽調去「援藏」及參加「地方工作」（如軍事代表、武裝征收人員、便衣特務）等外，所餘人數尙約二萬人（據三十九年十月以前調查）。近年由於我各地游擊部隊的英勇出擊，和當地人民對匪幹的伺機暗殺，並加上因氣候惡劣而致死的，估計該軍死亡人數已達五千以上。（據可靠消息：僅騰衝一縣，匪軍因作戰而傷亡的即達二千八百餘人，又卅九年夏秋間在芒市，遮放兩地因病死亡的約兩百餘人），此項損缺員額於同年十月份已由附逆軍余建勳部緊急撥補，使該匪軍仍維持一萬八千至二萬人之間。至於他們的兵源，有十七八都是來自前被俘或叛變的國軍部隊，（多為李延年、張軒、余建勳等部），所有裝備亦多為被俘或叛變者隨身帶來的。

該屬四〇師師長李秉，傳為黃埔軍校出身，於「寧漢分裂」時附匪，所部分駐武定、元謀、永仁、華坪一帶，負金沙江沿岸防務；四一師師長查玉昇，行武出身，所部分駐保山、昌寧、龍陵、潞水（水旁）西、騰衝、瑞麗一帶，負怒江邊防之責；四二師師長廖運周，前為叛軍張軒部所屬一一〇師師長，所部分駐由祿豐至下關之交通沿線。據十餘位由騰衝保山匪四一師所屬逃出，現在緬甸密鐵拉集中營的前被俘國軍官兵透露：匪軍組織極為嚴密，幹部均以編號代替姓名（如營長為一號，團長為五一號，師長為八八號，其編號並隨時變更），士兵基層組織為「三人」小組，互相監視，生活行動均須同一，每日除規定的科目必須按律「學習」「檢討」「勞動」「操作」外，其餘私人談話或與老百姓接觸均一律禁止。

對「新聞」兩字已成了陌生的名詞，軍中僅有自辦的「戰士報」可供閱讀，所刊載的全是歌頌「史·毛」，自表揚或恫嚇人民的單調文字，即如韓戰發生了半年多，在匪軍中尙無所聞；其士兵待遇除伙食外，每人月領「人民幣」二十萬元（約值銀圓三元），至於所謂「士氣」，真如啞子吃黃蓮，有苦不敢訴。他們曾堅定的說：如果國軍能馬上反攻，保證有十之七八會「再起義」，企求獲得真正的「解放」。

在政策方面：匪對所謂「新解放區」，初以「宣傳」、「誘騙」、「懷柔」、「分化」為一貫伎倆，繼以「捐獻」、「清算」、「鬭爭」、「參軍」為能事；卅九春秋又加上為「抗美援朝」而掀起的各種運動，這些「毛朝」

承襲「新沙皇」的祖傳秘方，已使素以「渾厚保守」見稱的滇西人民，由「歌聲」「笑聲」一變為「呼聲」「吼聲」了。四〇年開春以來，滇西南邊區正雷厲風行地推行着「征糧」和「收繳民槍」的工作，其他地區亦在加緊所謂「肅特」「打霸」與「剿匪」等暴行；據四〇年三月中旬甫自騰衝逃出的難胞說：該縣自去年（舊曆）十二月開始到今年正月，被捕的所謂「國特」「惡霸」「地主」「反動家屬」等，計達五千人以上（按該縣人口總數為十五萬五千餘），其中慘遭處決的已達兩千之衆。對我反共游擊隊則實行「封鎖」政策，凡洋火食鹽及筆墨紙張等物，均一律不准攜帶到較遠的四鄉，違者概以「通匪」罪論處。

匪軍為遵循「克里姆林宮」的決策，以遂行「解放」全亞洲、非洲及至拉丁美洲的迷夢，分別於滇西的保山與滇南的車里，開辦了「東南亞民族解放統一革命幹訓團」和「邊疆民族學院」。前者收訓由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及越南、寮國、高棉、泰國、新加坡、馬來亞、印尼等地秘密送往的男女青年學生（含華僑），後者召訓滇西南邊區各地少數民族的男女青年，以儲備所謂「世界革命」及「民族自治」的基本幹部；該兩訓練班均有俄共顧問常駐督導，對外極為保密，惜當年各友邦或非共國家執政當局皆昧然無知而及早防範，致演成當前漫天的禍亂，言念及此，良深浩嘆！

肆、土共的悲慘下場

滇西的各路「土共」頭目，他們總以為已替「人民解放」闖爭立下了不朽的汗馬功勞，從此當可鶴狗升天而當家作主了。因之他們對盧漢自詡的「起義」都鄙視不理，多冷譏熱諷，各行其是；惟對陳庚匪軍的入滇則是卑躬屈膝，熱火朝天的瘋狂擁迎，頗有「新主」來了，凡是會「扭秧歌」，唱「東方紅」的傢伙，必然是人人有份，個個理當厚封重賞，才會滿足。詎料當他們澈底動員歡迎「大軍」的狂潮過後，跟隨而來的却是一個個的倒下去了，由於滿懷「希望」竟變成一場「噩夢」，所以他們又在大吐「翻身翻在濫泥坑」……的苦水了。

據確悉，這夥「土共」頭目首先被「整肅」的是偽楚雄專員李鑑舟，在勾結「反動派」，曾有殺害同志紀錄的罪名下，於卅九年六月被囚禁在昆明施以「改造」八個多月。另為在鶴麗劍一帶以賣「十靈丹」而鬧「共革盟」起

家的僞保山專員黃平，傳因「統戰」不力並有偏差而於卅九年十一月調往昆明去「再學習」。又僞龍陵縣長朱家祥（僞省公安廳廳長朱家壁之弟），亦因「獻糧」不力及「縣境反動勢力日增」的雙重罪名而於四〇年初撤職查辦，再開幾個較大的頭目——前僞滇川康邊縱司令員余衛民（真名徐霖生），滇桂黔邊縱副司令員何現龍，民主聯軍滇南司令員萬保邦及滇西司令員梁惺樓等（萬梁兩逆曾任前國軍副軍長），均寂然無聞而不知下落了。經合理研判，這班曩昔失意的落伍軍人及素行霸道的土豪劣紳，一經「新主」的鑑定過濾後，不是被「整肅」「改造」，必然迫於無奈而自行「了斷」了；嘗聞「上帝要人毀滅，必先使他發狂」一語，真是至理名言。

伍、反共自救，血淚斑斑

滇人賦性誠樸，向以保守固執及饒勇善戰見稱，秉持「護國」起義的光榮傳統，對盧逆於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貿然叛變附匪，此一強姦民意，賣鄉以圖苟全的叛國罪行自難馴服，尤對盧逆欺壓誘脅，引狼入室的手法更為痛憤；是以當陳庚匪軍僥倖甫即進抵昆垣之時，遠在滇西南邊區「反共自救」的聲浪即已一呼百應了。首先舉義的是前第七區行政專員李希哲（已故），這位曾于民國廿一年在中英勘界會談中，因受英軍一再強移國境界碑，而激起卡瓦山區邊民一致奮勇擊敗英軍的領導人，本諸愛國愛鄉的生平夙志，毅然以行動宣示其堅定反共的決心，在他縝密的策劃聯絡及原配馬氏夫人的有力佐助下，佯稱決於卅九年三月廿九日宣誓就任陳庚委以的僞「西雙板納聯防自治指揮部」的司令員新職，爰邀請所屬各縣局土共頭目及匪軍代表集會共同慶祝，以示軍民一家，團結一致的盛況。是日計到土共及匪軍代表男女幹部八十六人，於會餐完畢大扭其「秧歌舞」時，一聲令下，悉數當場格殺而無一漏網。此一轟動邊區並極大快人心的壯舉，立即獲得第九行政專員彭肇模（已故），雙江縣長彭肇棟，鎮康縣長羅紹文（已故）及自衛大隊長李文煥，耿馬土司官罕裕卿，順寧河東鄉長文興洲，雲縣代理縣長張國柱，緬寧民眾自衛大隊長楊成之等志士的熱烈響應。旋即與匪軍及土共展開激戰數十次，雙方死傷甚衆。由於缺乏後援及未能統一指揮，復受優勢匪軍強力的壓迫而向邊境耿馬土司地集中。嗣經多次會商計議，他們曾聯名上電現在臺灣的中央政府，同申矢志擁護蔣總統復職的忠誠及誓死反對共匪僞政權的決心，並請即派大員來滇統一指揮，以期早日完成

「反共抗俄」的大業。迄卅九年六月中旬，已故李彌將軍曾密派駐緬北臘戌代表李紹寬同志親赴耿馬與之聯絡，據報當時業已集中的武裝力量，計達四千六百餘人，在青天白日國旗的引導下，他們紛向中緬未定界的卡瓦山區集中待命。

乍晴乍雨滯行程，
×

回渡怒江兩重天；
×

×

翹首故國山河淚，
歸望黎明似度年。

這是三十九年六月廿五日適韓戰爆發，人心振奮，我奉指示復返滇邊與國境反共游擊部隊切取連絡，次夜回渡怒江進抵格薩偶成七律抒懷。據李祖科、楊大燦等部的代表明光華兄詳述：在滇緬公路沿線及怒江兩岸地區的反共武裝力量，亦在日益壯大增長中，其聲勢的浩大及可歌可泣的義行，絕不遜於上述滄江地區的悲壯。此一地區的豪傑志士計有騰衝的李祖科（已故）、楊大燦、范雄（已故）、邵旭、龍陵的楊世麟、熊維剛（殉職），保山的辛朝漢（殉職）、楊文光（已故）、蓮山的史慶新（殉職）及南甸的瞿統政，干崖的刀京版（已故）等部，其人槍總計約達八千以上；他們曾于卅九年十月「僞慶」之日，在怒江中游惠通橋伏擊匪軍四一師師長查玉昇的座車，使這在匪軍中享有「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的長征匪徒，幾至跳車落崖斃命。嗣于卅九年夏曆除夕前兩夜，他們又集結精銳千餘人，圍攻騰衝縣城，齒獲機步槍兩百餘枝（挺），彈藥百餘箱，並救出被囚禁的所謂「地主」，「反革命」份子等六百餘人，是役曾震驚了僞「昆明軍區」的大小頭目，也急煞了當時負責邊防的查玉昇手下的嘍囉；迄至卅九年底僅在騰龍地區，他們曾痛擊匪軍及經由土共與盧逆舊部改編而成的匪公共部隊，其傷亡總數當在兩千八百人以上，戰果至為豐碩。

×

×

×

×

其他尚有活躍在滇東南及滇西北，或已事敗成仁的反共志士，自卅九年夏至四一年春之間，計有滇東的安純三（前二專署專員），佟登文（前第八軍副師長），滇南的楊茂賓（前五專署專員），李匡時（前文山縣長），王耀雲（前保安團長），金紹雲（前保安副團長，以上皆已成仁），龍鵬程、金幼鏗、劉亞泉、曾誠、陳訓民（以上均已來臺）；滇西北的丁錫功、湯固、楊學義、侯茂琪、馬榮標（前保安團長，馬瑛之侄），朱明業（前保安團營長

，余建勳外甥；以上皆已成仁（當慶年（已來臺）等部，其總人數將達兩萬餘人。

有關滇東南及滇西北各地區反共志士活動的實況，祇以距離較遠，迭經我們多次派人前往與之連絡，均未直接通達，致難查證翔實，惟據卅九年十一月初，由昆明携有馬瑛（前綏署副主任），朱麗東（前省府秘書長）等九人聯名上總統 蔣公暨其中央大員密函的丁世學兄（前昭通縣長已殉難）潛抵臘戌與筆者多次懇談所悉，上述傳聞資料大致相符。走筆至此，能不令我等游擊游到臺灣來的後死者，萬分悲愴，並愈增愧怍！

陸、結 語

赤禍橫溢，滄桑話舊，盡是血淚史實，不勝悲憤髮指；溯及卅九年四月「矢志出怒江，報國跨海去」的豪情壯志，悠忽歷經四分之一世紀的坎坷鍊鍊，自省雄心顯非當年，唯其恒以「生存重於生活；反共必須反攻」而自勉自勵的信念，仍極堅定如一。我深信「峰廻路轉」的時機仍可到來，「有大為」的形勢必能開創；只要大家皆能秉承蔣主席「開大門，走大路」的昭示而為，我更確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反共」抗暴，「反毛」滅匪的革命力量，仍将在「大陸主戰場」茁壯匯集而掀起澎湃萬傾的怒潮，是乃「有大為」而益「大有為」，期以完成「光復大陸國土」的首要遺命！

（中華民國四十年三月四日初稿於緬中密鐵拉難民營，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續完於臺北市大直率真營區）

滇池回首風光好

周世輔

曩在昆明幾度春，碧雞金馬自怡情；滇池回首風光好，何日重遊慶返京。

抗戰時期，隨同濟大學遷昆明，住金馬碧雞兩坊附近，人稱每年八月十五，兩坊影子相交，號稱金碧交輝，惜未親見，但留滇三載，已飽賞滇池、黑龍潭、金殿等風光矣，何日重遊常在夢寐中。

三保太監鄭和與航海家亨利

王季高

在多年前，已故好友李忍濤兄在美國維吉尼亞畢業後，前往西特德軍校（The Citadel 即南卡羅來納州軍校）拜會該校校長龐德上校。後者邀請他參觀其搜集的古董。李兄一邊看，一邊說：這不能算是古董。龐德聽到很有些不高興，他停一會後，反問李兄：這該有多長的歷史？李兄隨口說：大概一百年最多兩百年吧！龐德頓時喜笑顏開，認為他的那些「古董」真是稀有的寶貝，滿意之至。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漢太史公司馬達却為中國的信史，上溯到軒轅黃帝。據一般人估計，中國的歷史，從黃帝時起，已有四千六百多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在西曆紀元一四九二年。美洲新大陸的歷史論長度，祇及中國歷史的十分之一。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中美兩國的人士隨便的談話，也難怪會發生很大的差別，這真可算不可同日而語了。

中國最了不起的航海家，是明成祖時期的三保太監鄭和。他第一次「下西洋」是在西曆一四〇五年。這個時候最早提倡藉海路以達到印度和中國的葡萄牙王子，混名叫「航海家亨利」的，才不過十一歲，西歐的航海世家，整個還沒有開始。後來哥倫布受西班牙王朝的委任，往西航行，最初見到西半球的領土，較之鄭和初使「西洋」晚了八十七年。哥氏之發現美洲，在中國歷史上，是屬於近代史時期，那是明朝中葉明孝宗弘治四年的事了。

北美英屬十三殖民地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脫離英國而獨立，在中國近代史上，更屬於晚近。新興的美國，對英作殊死戰時，中國正處於清朝的極盛時期。美國時代雜誌新近出版的「一七七六年特刊」，在它的世界新聞欄，描述在該年乾隆皇帝已統治四十多年。他個人的興趣是揮翰與賦詩，對內已下令謄抄四庫全書，對外是征服蒙藏和新疆，擴張的疆域，達六十萬平方哩，「他統治了較任何過去皇帝更多的領土」。

哥倫布在他的四次航行中，曾經到達加勒比諸海島，中美，和南美，却偏偏沒有踏足於北美。就美國現有的領土而言，可信的歷史告訴我們：最初於一四九七年抵達的，是受英國僱用的翰卡保（John Cabot），其次於一五一年抵達的，是受西班牙僱用的龐斯德里昂（Ponce de Leon），再同次於一五二四年抵達的，是受法國僱用的范拉詹羅（Giovanni da Verazzano）。在這一時期英法與西班牙的殖民爭逐戰中，最初獲得長期性勝利的，是西

西班牙於一五六五年在佛羅里達開始建築聖阿加斯汀城 (St. Augustine, Florida)。聖阿加斯汀是美國最古老的城巿，它已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我對它嚮往已久，最近能前往觀摩並遊歷附近各名勝，不徒身心為之一快，並且確實增長很多見識。

約翰卡保雖是最早看到現在美國領土的西歐人士，歷史祇說他的船隻沿東海岸巡邏，往北駛到現在的加拿大。比較有聲有色的記載，是西班牙人龐斯德里昂一五一三年四月二日之登陸於現在的佛羅里達。最富諷刺性的慘局，是龐斯原來的動機，在找尋「青春的泉源」。他雖然算是找着了，但是最終竟被紅印度人（美國土著人民）用箭射死。他可以說還很幸運，因時後繼有人，那一「青春的泉源」，後來的西班牙人，居然把它建築起來，以致今日變為聖阿加斯汀吸引遊客之一景。美國從二十世紀開始即掀起重建各歷史城市的運動。聖阿加斯汀在此一潮流中，從一九五九年起獲得重建。佛羅里達為亞熱地帶，這一西班牙字，其意義為「花地」。我和我內人這次南下，還祇是陽曆的「暮春三月」，北地還是很冷，但是佛州却已遍地花開，橘子樹沿道繁榮，重建後的「聖城」，其街道，其房屋，原即富有拉丁民族的浪漫氣氛，再加大量美元的潤色力量，其美化的程度，實超越我的想像。西洋人對中國印象，最深的是長達一千四百哩的萬里長城。其實，中國的另一偉大特徵，是數以千計的城市，俱在周圍建有城牆，而城牆又建有城壕。這一「城」「隍」配合的建築物，係中國舊文化的主要依據。祇有歷史較久的歐洲國家的中世紀碉堡，羞可與之比擬。但是現代武器發明之後，這兩者祇形成爲供人懷念的藝術性點綴品了。美國爲新興國家，這兩項點綴品，俱感缺乏。聖阿加斯汀歷史爲最長，却有折衷中國的「城」「隍」與歐洲的碉堡之聖瑪可斯堡壘。
(Castillo de San Marcos) 它是一擴大碉堡，但四週環繞以寬四十呎的水壕。一七〇二年英軍來進攻，西班牙人對「聖城」實行焦土抗戰，將城內房屋，予以燬壞，而將一千五百以上人民，搬進那堡壘。他們抗拒，將近兩月，結果敵人終告撤退，而堡壘未失。它今日算是「美國最古的岩石堡壘」，在聖阿加斯汀城，確實能吸引不少觀眾。
繼龐斯之後，替西班牙在北美開闢殖民地成功最大的，是門嫩德茲 (Don Pedro Menendez)。他之請求西班牙國王，允許他從事這項工作，實際上有一項私人的願望在內。因爲在事前，他已聯繫獨子在西半球爲翻船而失縱，所以他想藉此以找尋其兒子。直到他於一五七四年逝世，始終沒有獲得他兒子的蹤影；可是他的貢獻，是開創佛羅里達爲西班牙的一省，而又建築起聖阿加斯汀的該省之省會。在中國，鄭和之奉使「下西洋」，却是在明成祖篡明惠帝的位之後，替成祖遠涉重洋，找尋他的姪兒，在位僅四年的明惠帝。明成祖這一專制君主，花盡國庫的金銀，也沒有找到逃命之不遠的允炆皇帝，而僅僅留下在北平的一座的新建的紫禁城，任後人來觀賞。

記

蔡

松

坡

左舜生

數民國以來之軍人，富修養，明大義，持身謹嚴，時時以國事為念，而絕無黨人與軍閥之陋習者，吾必以松坡先生為首屈一指。

先生名鍔，（一八八二—一九一六）其在梁任公所主編之「新民叢報」發表有關軍事之文字，則署名「奮翮生」，湖南邵陽人也。年十四為名諸生。陳右銘（寶箴）之任湖南巡撫也，其子伯嚴（三立）實佐之推行新政，而學使江劍翹（標），臬司黃公度（遵憲），亦主張維新甚力；地方人士如譚復生（嗣同），唐繼承（才常），熊秉三（希齡）等，亦為有力之活動分子。陳既創辦時務學堂，延梁任公（啓超）任總教習，松坡因入時務肄業，為任公高第弟子。戊戌失敗，任公避地日本，松坡乃東渡就學於任公。時松坡固猶是一年甫十八之青年也。留日習陸軍凡五年，年二十四至二十九在桂從事軍事教育。年三十入滇，任三十七協協統。是年革命爆發於武昌，雲南旋即反正，被推為都督。民二奉調入京。袁氏百計牢籠，初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政治會議會員，翌年任參政院參政，加昭威將軍，兼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處員，充模範軍敎官，最後任全國經界局督辦。民四帝制議漸興，八月籌安會成立，主事者約人簽名，表示擁戴，松坡毫不猶豫，首先署名，大書「昭威將軍蔡鍔」！而内心實憤不可止，決計倒袁，時赴津與梁任公湯覺頓等有所密議，至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乃微服東渡，轉道入滇，而雲南即於是月二十五日宣告獨立，通電討袁，電文中有一「成則為一族之興夏，敗則為五百之殉田」等語，其氣足以吞袁矣。翌年一月，率滇軍入川，轉戰川南敍瀘一帶，歷四閏月，艱苦備嘗。六月五日袁死，黎元洪依法繼任，被任為四川督軍兼署民政長，以喉疾日劇，乃於是年十月東渡就醫，十一月八日卒於日本福岡大學醫院，時年僅三十五也。

（下接七九頁）

周惺庵先生傳

張維翰

先生諱鍾嶽，字惺庵，雲南劍川周氏。幼承庭訓，端重勤學，長而益奮。受業於同邑段野史先生之門。段氏爲一方宿碩，教學壹主誠敬，爲文章穴經穿史，不隨尚，嘗謂制學之文，有似俳優，使古之司馬遷、揚雄、班固輩與今之士爭得失於場屋，未見其必勝。惟樸學懋行，卽無科第，亦卓然有以自立。居恒危坐，令諸生環立，語以古今得失存亡之數，文章與運會變遷升降之原，旁及事物繁縝，情態詐變。其說縱橫開闊，而歸本於誠敬。劍川本滇西人文淵藪，先生得此明師之啓廸，學乃大進，年十餘，應童子試，遂冠其曹。清光緒癸卯鄉試，中式第一名舉人，時年僅二十有八耳。甲辰春闈舉行於汴梁，赴試未第。應其師四川鹽法道趙樾村先生之召，經陝入川，至瀘州任所，襄理筆札，朝夕請益，治學彌勤，樾老爲先生同里父執而爲之師，薰陶有年，兩級師範學堂，造就優良師資各數百人，於是全省凡十四府城之初級師範及高初兩級中學，普遍成立。辛亥九月滇省光復公推蔡松坡將軍爲都督，先生出任都督秘書長，余任秘書，旋奉派隨羅鎔軒將軍赴北京。二年春羅公被任爲雲南民政長，余隨回滇，組織省行政公署任總務科長。先生亦於同時被任滇中觀察使。使署亦設於省垣，因公務接洽，知其治學爲政，多取法於湘鄉曾濂生氏，顏其居曰濂園。距余居甚近，暇時常相遇從。先生長余十歲，視余若弟，氣誼相孚，爲道義文章知己。迨蔡公離滇入京，任全國經界局督辦，電邀先生往助，乃辭觀察使職，携眷北上。留京兩年，曾助蔡公擬訂全國經界計畫，及其推行步驟。每日公畢回寓，卽杜門不出，謝絕酬應，蔡公與滇督唐公寅賡，往來密電，皆出其手，所用密碼，亦藏其寓中。以是軍警搜查蔡寓，毫無所得，而帝孽雷震春輩竟不知有周某其人在京也，蔡公旣番裝離京，先生於卽携眷赴日本小住。嗣得蔡公扶病赴福岡九州大學醫院就醫之訊，卽先往迎候，並欲住院照料。而蔡公則促其赴川，任督軍公署秘書長，從事協調，宣統元年己酉，畢業於東京宏文大學，奉召回滇，長

兩級師範學堂，造就優良師資各數百人，於是全省凡十四府城之初級師範及高初兩級中學，普遍成立。辛亥九月滇省光復公推蔡松坡將軍爲都督，先生出任都督秘書長，余任秘書，旋奉派隨羅鎔軒將軍赴北京。二年春羅公被任爲雲南民政長，余隨回滇，組織省行政公署任總務科長。先生亦於同時被任滇中觀察使。使署亦設於省垣，因公務接洽，知其治學爲政，多取法於湘鄉曾濂生氏，顏其居曰濂園。距余居甚近，暇時常相遇從。先生長余十歲，視余若弟，氣誼相孚，爲道義文章知己。迨蔡公離滇入京，任全國經界局督辦，電邀先生往助，乃辭觀察使職，携眷北上。留京兩年，曾助蔡公擬訂全國經界計畫，及其推行步驟。每日公畢回寓，卽杜門不出，謝絕酬應，蔡公與滇督唐公寅賡，往來密電，皆出其手，所用密碼，亦藏其寓中。以是軍警搜查蔡寓，毫無所得，而帝孽雷震春輩竟不知有周某其人在京也，蔡公旣番裝離京，先生於卽携眷赴日本小住。嗣得蔡公扶病赴福岡九州大學醫院就醫之訊，卽先往迎候，並欲住院照料。而蔡公則促其赴川，任督軍公署秘書長，從事協調，

俾護國軍左翼黔軍總司令戴戡得由渝入蓉，就省長職。時余在滇奉召已於蔡公離蓉東下之前一日兼程趕到，以機要秘書兼代秘長三月矣。先生既至，余雖得卸兼職，而全署日行公文，仍交余核閱，先生則僅閱提呈要件及對外文電。當川局初定，黨見紛紜，羅公及川中國民黨同志熊克武、石青陽、陳澤沛、楊尚懿等與進步黨之戴戡雖不無歧見，然經先生之協調，皆能以大局為重，滇黔軍在川將領情感亦頗融洽。惟因內閣總理段祺瑞對西南武力疾視甚深，強令將已整編完成之川軍五師、滇軍二師、黔軍一混成旅，縮編為五師一族，一面電令羅督軍，切實執行，一面又嗾使川軍第二師長劉存厚起而抗命。劉師遂於六年三月初圍攻督軍公署，達七日之久。致羅督軍憤而辭職，段揆遂予照准，而授以超威將軍虛銜。四川督軍一職，則命省長戴戡兼署。以是劉存厚以對羅者轉而對戴，致戴戡與財政廳長黃大逼及黔軍旅長熊其斌皆及於難。此一慘劇全為段揆一手造成。時滇軍第七師長趙又新駐防瀘州已派族長金漢鼎入蓉迎護羅公南下，駐宜賓休養。第六師長顧品珍亦率部移駐資中。同年七月，羅公由宜賓啓程回滇，先生與余及其他高級幕僚韓鳳樓、華封祝、李臨陽等多人隨抵昭通。時唐公蓂賡，以靖國聯軍總司令出駐畢節，任顧品珍為第一軍長，趙又新為第二軍長，庾恩暘為第三軍長，準備北伐。

。由行營電召先生及余，往贊密商。先生應召先往，余則以先母寢疾回大關故宅侍奉。七年春先母棄養，余於營葬事畢，復奉唐公電催，乃兼程趕至遵義，始隨節至重慶。唐公召開靖國聯軍軍事會議先生任會議秘書長，余以秘書任紀錄，出席者有川軍之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陽等，黔軍之王文華，湖北之藍天蔚、孔庚、黎天才，河南之王天縱，山西之姚以价，皆來出席，陝西于右任、安徽柏文蔚亦各派有代表參加，滇軍顧趙兩軍長及高級將領則已率先到渝。旌旆雲集，極一時之盛。渝城報章，竟稱之為塗山之會云。此一會議對聯軍出師計畫曾有所決定，值全國名流及一般輿論，鑒於南北長此相持，非國家之福，起而為和平運動。經南北當局同意，仿辛亥成例，各派代表十人，在上海組織和平會議。南方以唐紹儀為總代表，北方以朱啟鈴為總代表，討論政治法律諸問題。唐公蓂賡以謀永久和平，必先解決法律問題，通電主張由舊國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再依新憲法辦理選舉，成立新國會，並為不以軍事行動影響和議，乃暫返滇垣，更以廢督裁軍為全國倡，其電文皆為先生手筆，頗獲各方讚揚。余則奉派赴粵出席於軍政府召開之行政諮詢會議，既畢，復奉唐公電令與唐繼虞、王友蘭、黃實、江映樞，取道臺灣，赴日本考察軍事政治，為時半年，返渝復與先生同事，間常討論治學之方

，知其學術研究，分爲兩個系統，一以中國史學爲中心，並研究中國歷代政書及外國社會科學；一以中國理學爲中心，並研究外國哲學、心理學、論理學，旁及印度唯識學、因明學等。理學方面，少時在鄉，即受其師段野史、趙樾村兩先生之啓迪，出仕以後，曾至杭州，泛富春江謁夏伯定震武先生於富陽禮山鎮靈峯精舍，親炙累月，獲益愈多。九年冬，駐川滇軍長顧品珍，率部回滇，將抵近郊百里之嵩明縣境，唐公不欲與之兵戎相見，靡爛地方，決意高蹈離滇，囑先生至中途迎顧，曉以大義，戒其入省不得滋擾閭閻。唐公卽於舊曆除夕，携眷由滇越鐵路駛海防，轉航香港。時先生方代理省長，於唐公啓行後，卽回劍川故里，閉門不問時事。隨唐公離滇者有秘書長由夔學、秘書則爲余與白小松及副官長李玉昆等數人，舟抵香港時，國父中山先生已派汪精衛、伍悌義、鄒海濱、許汝爲諸氏至碼頭相迎，謂已於廣九鐵路備有專車，請唐公至寓所稍事休息，即陪同乘車入粵，余及白小松、李玉昆等隨往，寓長堤西濠口亞洲酒店。唐公晉謁國父，備蒙優禮，以協力國事相期，唐公深爲感動。乃以唐少川、陳炯明及部分國會議員之離間，致未能切實合作而返港休憩。余以港寓事簡，文電無多，有白君已足資佐理，因請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及市鄉建設，唐公亦以其長公子筱菴方留學日本陸軍

士官學校，正需人教其補習本國文史，於是余得赴日從容考察研究。十一年春，唐公以滇人之請，歸主滇政，召公由劍川回省，與政法專家組會研議，釐定雲南省政府組織大綱，採委員制，由省議會及省農工商各法團推舉公爲省長，由省長任命省務委員十二人至十六人，以八人兼任司長，先生被任爲委員兼內務司長，余亦由日奉召回滇，被任爲委員兼昆明市市政督辦。雲南省政府及昆明市公所，同於十一年八月一日成立，而縣政府之組織及縣以下鄉鎮村里自治條例，亦相繼公布。由內務司督導推進，而直屬於省政府之昆明市公所，其組織及區坊閭鄰自治條例亦經省政府公布，率先實施，期以各項新建示範，樹風聲於全省，地方庶政煥然一新，倘無事變發生，則全省地方自治效績，必有可觀。乃以軍長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等各懷異志，突於十六年二月六日集會宜良，藉口唐公親信幕僚唐繼虞、陳維庚贊畫軍事，排斥異己，將以軍事行動叛變。唐公聞知，卽遣唐陳離滇，以示無私，並召集軍政機關首長咨詢意見，其間主張以軍事戡定者有講武學校校長劉國棟等多人，氣氛激昂，唐公則謂顧品珍之率部回滇，我且讓之，今我一手培植之部屬竟有異志，是我誠不足感人，決卽退休，讓彼輩好自爲之。今請周省長惺庵以此語告知彼輩可耳，隨卽散會。翌晨舉家移居北門花園私邸

，胡龍等聞先生傳語後，轉不知所措，越日始集議於省政府，推戴唐公爲總裁，主持省政，並請原任省務委員繼續留任，彼等亦自任爲委員，數往晉謁唐公，皆未獲接見。並使人告以現已退休，絕不接收任命名義。彼等乃推胡若愚爲主席，而意志各殊，胡龍相嫉尤烈。唐公遭此突變，憂憤致疾，於五月二十三日逝世。六月十四日胡張竟派部分軍隊圍攻龍雲私宅，縱火燒其外門。法國駐滇領事黎畢西，得胡張同意，出面調停，乃至龍宅整牆而入，迎護龍雲至省政府會談。龍被禁閉，黎憤而退，復至龍宅將其眷迎至領事館居住。龍部駐北較場圍隊，亦被襲擊，相率退往滇西。

事變之前夕，余由日本考察東京神戶兩市之復興建設回滇。次日謁唐公於北門花園，辭本兼各職，唐公反加阻止，謂昆明市爲全省首善之區，且係自闢商埠，外僑雲集，治安重要，今既發生事變，正資爲市民所信賴者，繼續維持。余感於唐公愛護地方之苦心，祇得勉爲諭。胡若愚爲主導，而意在自存，故對此事變，不置一詞。胡爲便於貴州周西成。昆明各界人士深以客軍入境爲慮。籲請胡率所部，移駐滇東，以免首善之區成爲戰場。胡爲便於與黔軍聯絡，遂挾龍雲東行、越日又縱之回，然因被圍攻時眼部受傷，杜門療養。此時昆明市內已無一兵一卒。

，治安之責任惟余負之，立卽編組保甲，每戶出一壯丁，授以木柄鐵鎗，自行守衛。而滇地水力發電所已被潰兵破壞，入夜則各於門前懸油燈照明，復以六區警察及講武堂學生聯合組成若干小隊，日夜巡察，爲時數月秩序井然。至十七年八月，國民政府任命龍雲爲雲南省政府主席，先生與余均爲委員，余兼外交部特派駐滇交涉員，乃於十一月携平日所輯有關資料，赴京請王外長正廷向法公使瑪泰爾商得同意於十二月中舉行改訂中法越南專約，會議於外交官舍。國民政府派王外長爲首席代表，余與徐謨爲代表，胡世澤爲通譯，適先生亦入京晉謁今總統蔣公，蒙垂詢滇事甚詳。並以滇局初定，龍雲尚無行政經驗，促先生回滇善爲輔導。十九年五月中法越南專約在京正式簽訂，余回滇就民政廳長兼職，嘗與先生於省務會議提及雲南省通志自清光緒間經滇督岑毓英、王文韶先後續修後，卽未再修，不宜延擱，嗣經正式決定由省政府聘請先生主持其事，成立通館，分聘袁嘉穀、顧視高、吳琨、張學智、陳度、由雲龍、秦光玉、錢用中、熊廷權、倪隆德、蕭瑞麟、趙式銘、王燦、王楨、方樹梅等多人爲編輯，經數年之辛勤，始成書刊印。惜今臺灣各圖書館中均無存帙爲憾也。二十六年冬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對日抗戰，今總統蔣公於二十八年五月間電召先生至渝，挽其出任內政部長，先生以於中央

政情不甚熟悉，需余襄助，於是余以立法委員奉調爲內政部政務次長，於六月一日同在渝郊陳家橋某氏宗祠就職。時部中組織，僅有總務、民政、警政、地政、禮俗五司，統計處及衛生署，先生對原有司處署長，悉予挽留，僅總務司長及主任秘書有所更動，其施政步驟，爲推行新縣制，完成鄉鎮組織，厲行地方自治，強化兵役制度，以鞏固抗戰基礎。遂於二十九年在渝市召開全國內政會議，各省民政廳長、地政局長、及省會警察局長應召出席者近百人，並請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本部司長及所屬機關學校首長出席，總數爲一百五十人，對完成新縣制及地方庶政皆有詳切之討論及決議。尤以實施戶政，爲當務之急，由部提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增設戶政司，完成全國各市縣鄉鎮之戶口普查，及登記，並普遍實施國民身分證，復以公共工程及都市計畫等，由地政司掌理殊不合宜，呈請增設營建司，關於全國疆域及各省市行政區劃，亦應增設一方域司，均經行政院會議決議設立。營建司工作成績之較著者爲繪製省市政議會、縣政府縣議會，以至區鄉鎮公所等建築之標準圖案制印成冊，分發各省府複印轉行，此後如有新建築，皆以此爲標準，期臻劃一。一方域司工作之成果，於疆域方面，則分派測量隊赴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邊境，實地測繪成圖；以備外交國防之參考。於行政區劃方面

，則對省與省間、縣與縣間及縣與市間不合理之狀態，亦經加以調查，擬訂調整方案，以爲將來各地實施調整時之參酌。先生雖年高體弱對部務精勤不懈爲督導戶政之實施，曾親赴蘭州召集陝甘寧青各省民政廳長加以策劃，關於新縣制及基層自治之督導，則由余及常務次長雷殷任之，凡未被日寇侵佔之地區均經普遍巡視。民國三十四年冬先生被選任考試院副院長，余亦奉國民政府特派爲雲貴監察使與先生同日卸任離內政部。三十六年制憲國民大會及三十七年行憲國民大會，先生與余均被本籍選爲代表出席大會，先生並被選爲主席團主席之一。時先生寓居考試院之鑒止水齋，在鷄鳴寺山麓，環境幽靜，對國事常懷隱憂，三十六年丁亥詩人節曾有詩云：「愁裏逢春不當春，忽忽又值浴蘭辰。聊將角黍酬佳節，苦乏神符覆劫塵。厭勝漫誇王鎮惡，孤忠長憶屈靈均。蒼茫九牧猶多難，每讀騷經感此人。」又於鷄鳴寺豁蒙樓撰聯云：「龍戰初平喜見河山仍還我，鷄鳴不已劫來風雨正懷人。」可以見其當時心情。三十七年六月卸考試院長職膺聘爲總統府資政，年已七十有三，體力益衰遂携眷回滇，三十八年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某受左傾青年之誘惑，意志不堅，有叛逆跡象，先生曾予以忠告，彼稱絕無異志，繼見其行動多乖，知難理喻，遂閉門不出。惟常於西山雲棲寺與山僧談禪或小憩於安寧溫

泉耳。余於同年七月卸雲貴區監察行署將赴川康區任，

(上接七三頁)

而滇局情勢日見不穩，遂倉皇離滇飛港入廣州，冀於滇局有所補救，所陳意見曾蒙領袖動容，不意廣州遽告淪陷，余乃返港携眷來臺，此後與先生遂無法通訊矣。

傳聞先生不堪共匪之脅迫，於四十年六月間飲藥自殺，而曼谷僑訊則謂爲投黑龍潭以死。據鄉人丁中江接其家報謂先生歿後火葬，其骨灰安厝於雲棲寺後海會塔與中江之父石僧先生爲鄰，嗚呼可哀也矣！先生生於清光緒二年丙子十月七日，歿於民國四十年辛卯六月某日，享年七十有六，至本年甲寅適爲其九十九歲冥誕。有子二長錫祺，次錫口，女靜和，適劍川趙宗翰之巽安。其生平著作有惺庵文集十二卷、惺庵詩集十卷，經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惺庵演講集十二卷、中國倫理學二卷、人生哲學一卷、中國地理學一卷、學校管理法一卷教育行政一卷。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月

予聞松坡之任滇督也，除月支六十元寄家用外，一無所取；先生之女公子，爲予友石醉六「陶鈞」之家婦，其婚禮予實參與之，除客一桌外，無任何點綴，石固先生討袁時之參謀長也；先生之夫人於抗戰中去世，除出賣其惟一之居宅外，幾無以爲葬，凡此均可見先生之清風亮節。雖古名將何以過之。予居重慶時，友人張君自湖南以先生遺集一部見贈，編輯者劉達武，參閱者石陶鈞、李劍農、岳森，全書十二冊，於先生生平著述，具見蒐集之勤。集中凡先生所手著之文告，演辭函、札見先生之生平。集中凡先生所手著之文告，演辭函、札席、跋詩、歌、聯語，雖吉光片羽，亦可親見先生人格之偉大，享年不永，而成就獨多，非偶然也。

或曰，松坡居北京時，以避袁黨之忌，偶作狹邪遊，有所眷妓曰小鳳仙，籍湖北黃陂，以先生之故，人乃以之與譚鑫培、黎元洪，相提並論，目爲「黃陂三傑」，古之名士美人，以因緣偶合，往往能留其姓名於千古，大率類此也。

也談「慈善公主」

王文中

本刊第四期，蔣委員公亮，於「滇西火把節」一文內，曾述及「慈善公主」的機智與貞烈，揭出一千二百年前三六詔時代一位女性的潛德幽光，實為一極有價值之文獻。惟所謂「慈善公主」為蒙雋詔王妃，與筆者所知及雲南通史所載，略有出入，特補述如次。

據雲南通史唐紀所載：「慈善，鄧賤詔妻也，開元間，南詔請合六詔為一，遂因（星回節）會宴，以火滅之。明日，各詔妻尋夫骸，不識，惟慈善昇其夫以歸。初慈善止夫勿行，行必得禍，弗聽，乃以鐵劍約其臂而別，至是果罹禍，認劍而得夫骸，南詔主異其慧，以厚幣聘之，慈善曰：夫亡未葬，豈敢遠嫁，乃歸治喪事，竣，即堅閉其城，南詔主發兵嚇之，應曰：某非忘夫事仇者，竟不開門，三月，食盡，盛服端坐而卒。南詔悔曰：誤逼死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所記事實，與蔣委員所述，並無二致，惟「慈善、鄧賤詔妻也……」不同而已。

筆者籍隸鄧川，即六詔時鄧賤詔屬地，在縣城北門內有「慈善夫人祠」，雖僅正殿一間，但頗寬敞，民國二十一年，本縣設立民眾教育館，即借用該祠，時筆者服務教育界，常至該館洽商民政事宜，對該祠內容，印象甚深，祠內僅立「慈善夫人」牌位，並無塑像，亦無其他配享，香火亦不興旺，惟中央檐下，懸「鐵劍千秋」匾額一方，筆力奔放蒼勁，顯係名家題，惟已不記何人遺墨矣。

又鄧川縣城東門外有一大片丘陵地，即鄧賤詔故城，歷代相沿，都稱為「德源城」，而城內「德源書院」、「德源小學」、「德源鎮」等等的命名，皆與通史最後謂：「……乃旌其城曰德源」有關，亦與「慈善夫人」之節烈有關。故「慈善夫人」係鄧賤詔妻，應屬無疑。惟六詔時各詔主可能互通婚姻，而「慈善夫人」或為蒙雋詔公主——慈善公主，而遣嫁於鄧賤詔主亦未可知也。

至於「火把節」，蔣委員已言之甚詳，凡過去六詔所屬地區——今雲南及四川西南部之地，皆普遍舉行，不僅滇西各縣而已，觀其火把多用松枝，更用松香助其火燄，似為弔念火燒松明樓，五詔詔主同葬火窟的慘劇之象徵，以紀念五詔詔主，不忘故主之意，不僅為紀念「慈善公主」，或僅屬玩火取樂而已。在一千二百餘年以前，吾滇的土著人民，有此誠摯的民族意識，而能垂諸永久，誠屬難能可貴，故不嫌詞費，表而出之，藉供鄉人參考。

烏蒙

海是個謎，山也是個謎；崇山峻嶺，幽壑清谷中，正有許多謎樣的事物待人們去發掘探討。

我國的國家雖不是山國，但

之奇

潘大成

山却佔去版圖的絕大部份。烏蒙山，在全國山系中，名氣沒有長白山大，勢派沒有喜马拉雅山雄，學生課本上讀不到，簡略的地圖上也不易見到；因它的小名，被雲貴高原的大名遮掩了。

雲貴高原，涵蓋雲南貴州兩

省。雲南部份高，貴州部份低。

地勢上，貴州像是雲南東面伸出來的大斜坡。烏蒙山是這斜坡頂端的一列大山，由畢節（貴州省境）迤邐到彌勒（雲南省境），居高臨下，南北約五百餘公里，東西兩百餘里，大部份在雲南省境。空中看去，羣山糾紛，幽谷縱橫，溪水繚廻，山色蒼然如墨瀋；林木總總，草昧不開。其實山谷中之壠子，土壤肥沃，種植五谷雜糧，供山民飽暖有餘。

烏蒙山，可粗略分爲石山土山兩種。石山高，土山低，這幾乎是絕對現象。土山平緩者，爲梯田農地；陡斜者，長滿叢林野樹。石山是個個昂然，高出雲表；或

嶺或峯；直如筆，曲若龍；人然鳳然，山山有形，形形有狀；狀入肖物，氣勢渾雄，像衆多的藝術雕塑雜陳大野間，何啻是造物者之大手筆。

山上奇石，有的完整一塊，平鋪千尺，方圓數里。

有的像撐開甲片倒立的鎧鯉（穿山甲）；甲片破敗，橫、斜、傾、豎，胡亂插着；形態珍異，萬象皆備。其峭壁巖岩，峻險陰森處，橫貫公路之太魯閣難及其萬一。山石表面，經億萬年之風蝕，皆拇指、拳頭、斗碗大之窩點，和本省屏東縣滿洲鄉佳洛水海濱被浪潮浸蝕成的蜂窩不同，但比之尤爲別緻壯觀。低緩處，石石之間，距離舒坦者，可植農作物；絕高處則草木不生。人入其間，如入八陣圖、迷魂陣；是天然的軍防工事。民國二十四年，共匪沒命西逃，竄逸該區；匪酋朱德，率殘匪數千抵瀘水地方搶劫。自封爲軍事家的朱匪，被當地數十壯漢，利用此地形，以粗劣武器，用流動戰法，聲東擊西的沿途截殺，槍聲一響，廻聲百應，如千萬槍炮從四方八面襲來，頓時山谷隆隆，匪徒慌亂，如陷重重包围中，莫知所措，分辨不出攻擊方向，被打得大敗而逃

，險些丢了朱德的老命。

烏蒙山峯，石山濯濯；常年長滿苔蘚，無根無蔓。近視撫看，全山一色，蒼蒼然，別無二緻。若在秋高氣爽，天清氣朗的日子裏，由這山看那山，由山谷看山頂

，則見數道黑色平行帶條，像薄紗似的緊貼在幽蒼色的山頭上。高者三五道，矮者一二道，將所有的山峯，一個不漏的分別纏着。由這山到那山，那山到更遠。寬仄距離雖不盡同，但高低一致，處處保持水平，比精細的匠師用恭筆描繪的還要美妙。這種帶痕，由普安到曲靖的西南公路上隨處可見。立身點越高，距離越遠，越見其壯闊明顯，但無人去探討其究竟，神話就將它和暴虐的秦始皇扯在一起。

秦始皇當年無道，驅策人民，北築長城，南墳滄海，生民疾苦不堪。六丁六甲神，卹民痼瘳，將山巒變成黑羊，晝夜不停的驅填南海。一日丁甲神疲勞睡去，醒來不見羣羊，便詢一井邊汲水妖婦，婦答以未見羊，但見山。其言一出，仙法即破；羊現原形，都成山峯。丁甲神大怒，執鞭猛抽山脊，打得遍山鞭痕。終因「回羊無術」，留下羣山，絕鞭而去。這是神話，固不足信。但要探出「山痕」，成因不能說不是門大學問；這就有待地球物理學家去研討。

這裏是石頭的世界。石頭不但佔有原野大地，它還佔有了山民們的心靈，而產生當地的「採石文化」。

生住死葬，是人類文明的表記；避禍求福，乃人類求生的本性。凶吉禍福，原不可預知；故常藉自然事物來作解答，石頭是這地方風水先生用來解答禍福的無字

天書。舉凡墳山前後，居宅附近，經風水先生欽定為「幸福之寶」者，不管是美是醜，是奇是怪，無不視為拱璧，竭力保護或爭取。倘為人所毀壞，即傾家蕩產，驚動官府，訴訟連年，亦在所不惜。甚而械鬪殺伐，結世仇於子孫。原本為求福，結果遭致禍殃；導因不過是為塊微不足道的石頭。

同為石頭，也有幸與不幸，有的常莫名其妙的被人拜倒其下，認之作父，尊稱為「石乾爹，石乾媽」，常年受領香火祭拜，與世結下善緣。

樹會生長，崇拜石頭的人認為石頭也會生長。筆者曾拜訪過言傳中會長的巨大石，巍然立於山阿間，石罅中塞滿香火餘灰，距離地面近尺處，應約有數條高低新舊泥痕，大有不斷脫土而出狀。乍見下，由不得不信。略加分析，則發現此石位置特殊，立於微斜的盆形地中；雨季泥土受水飽和膨脹，土位上升；天乾物燥，泥土緊縮，土位下降，脰縮間即在石上留下高低痕跡，看之如生長狀。另一可能，即泥土上層鬆軟，下層堅硬，在雨水浸濕中向斜坡下滑動。此事雖微，足徵迷信縛人思維之甚，受之左右而不知自察。

山水，山水，山和水是孿生兄弟，同居地表。兩山之間必有幽谷，幽谷中雖不一定有水，但河水大都從山谷中流來，這是不爭之論。烏蒙山（該說是雲貴高原）

的河流，與臺灣區不同。臺灣河流，是山中雨水浸入地下，由谷壑中逐漸滲透出來，匯聚而成。雨季一過，大半乾渴。烏蒙山不然，大小河流均有源頭，名叫龍潭。一年四季清可見底，流水潑潑不絕。

龍潭，是地下伏流匯合的出水口。烏蒙山，十山九空，到處岩穴洞窟及火山口遺跡。天造地設的伏流暗道，四通八達。水流其中，無往不通。遇低凹穴口，即噴冒出，造成自然景觀。

即如山的東坡，就有這麼片平緩開闊谷地。數條溪水匯流其中。天生蒸民，真是有物有則；上蒼沒有將這片沃土釀成巨湖，奪民生機，而留此洪荒供民生息。河流蜿蜒到西端即向一個獨有的洞穴中落去；而後穿越幾重山，從另一個高懸的岩穴中，如雲河倒瀉般的噴射而出，注入北盤江，成珠江支流。落水處叫水洞，出水處叫風洞河。由水洞到風洞河，有條翻越山脊的人馬大道。來往行人，在爬山與下坡的行程感覺中，可直覺到出水處要比落水處為高。若在兩地間山峯上用目測；顯然的，水入山腹，即步步高升而後瀉出。人們對這個有違常情的現象，創有個科學理論，說「陰水（指伏流）向上爬，陽水（指河水）往下流」，將山腹中的水道看成支巨大虹吸管。至於風洞河的水，是否即水洞落去的水，從來沒有人去懷疑過。

奇異之事，無獨有偶。距風洞河數里半山間，有一村寨，住水狹（苗族別種）數十戶，生活近乎與漢人隔絕。寨子周圍，棘竹環繞，惡犬守道，外人莫敢越雷池一步。寨子北側，有一龍潭，水量不大，能灌田數百畝。水質清冽，流量一日數變，時而潺潺細流，時而潮漲百倍。日日如是，定時漲落，絲毫不爽。傳說潭底臥一犀牛（犀牛與龍同被傳說為水中靈物），日須翻身數次，向外翻，身軀堵住水口，水量即小；向內翻，身軀遠離水口，水即暴漲。說法雖荒唐，但捨此外，又無其他更妙的妙論，村民也只好信了。

自然奇觀，烏蒙山中俯拾即是；土著之民，日日目染，見怪不怪。在盤縣轄境名北里地方，有一鐘形石壠，扣之如擊金玉，給人有種古怪感。據說有年曾全山噴冒百泉，數日始竭。這可能是伏流堵塞而成之大觀，借筆者未能躬覩其勝。

兩頭河，為該區奇觀之最。「兩頭河，兩頭出水中間落」的謬諺，是這地名的最佳詮釋。一個冰河遺跡似的長谷，週圍峭壁高聳，谷底亂石堆積。相峙的兩岩穴中各吐一巨泉，相對而流。水勢下瀉，撞擊亂石，激起節節水花，碎玉飛雪般的翻滾而下，灑於谷底，向一巨穴落去，無人知其出處。遠遠看去，在日光下，像兩條水晶飛龍，由谷底騰起，向兩邊岩穴中鑽去，觀者莫不

叫絕。

人是自然之一，要靠自然養活。生長烏蒙山的人，特有的口福，就是吃雞棧。先別說它如何好吃，單憑名詞中這個雞字，即可思過半矣。

雞棧是種土菌，芬芳可口像香菇，但絕非香菇可比。純屬野生，無人工栽培，吃時不必耽心有假貨。陰曆

七八月間裂土而出，狀如傘蓋。菌帽外皮灰黑光潔，內層雪白，如摺合之百葉窗。帽徑由數公分至十數公分不等；莖長五至卅公分，入土部份色褐而粗糙。大小因土質而定。生長在九月後者，帽色較白，肉薄，莖細；因值白露前後，故名白露雞棧；香味較差。它吃法簡單普及，生嚼時有回甜味；炒煮佐膳均無不宜；若用油炸，使之脆黃，下麵享客，香脆無比；以鹽醃之（菌帽未全開之上品），晾乾後可長久保存，味更鮮。惜產量無多，鮮有外售，他鄉人不易吃到。地球出版社發行的錦繡中華一書曾述及此物。因其生長在山野，吃到它並不簡單；必須付出勞力和時間去尋找。

找雞棧，不像東北人找「棒棰」（人參）那樣辛苦。慎重，多為牧童們的興緻，成人很少去玩這種「票」。牧童們成年闖蕩山野，平時留意雞棧處所，往往能手到擒來，滿載而歸。與山野無緣的人，要想找到它，那就全部靠運氣。窮苦人以此為業者也有，只是絕對少數；

因其收入不够糊口，只能客串。

雞棧季節來臨，有志一同者，天曠曠亮即起床，相互通喝一聲，帶着鍼刀，在濃霧細雨中，噓着口哨，分道入山而去，如有發現，用刀挖起來，以長草包着，興高采烈的提回家。如無收穫，也不灰心，明天一早再來。

找雞棧，不是漫山遍野胡闖，須老馬識途，才有斬獲。因雞棧不同他物，生長有固定地點，年年如一，除非有「意外」。出土地方，叫雞棧窩。一窩由十數朵到數十朵不等，超過百朵，便被視為妖物，無人敢挖採。依出土形態，可別為兩類，一是一次完全出土；一次僅出一二朵，陸陸續續由七月出至九月，後者叫獨雞棧，其量極少。有單獨一窩的，也有雙雙對對兩窩同時對開的；雙窩者一看即知，其菌帽相互微傾着，只要發現任何一窩，向傾斜方向尋去，不遠處即可得到它的伙伴。當然，偶合的機會多。

菌類本來生長就快，雞棧則快得驚人。一夜之間就像箭一般的裂土而出，離地數寸，菌傘大開。三兩天即腐爛，香味可聞數百公尺。裂土時，倘被人畜「驚動」，成長又慢得驚人，數日仍羞潛於土中；待出土時，菌帽萎縮反捲，若發育不全狀；莖粗大，異於尋常。這可能是被人畜身上不潔菌物感染所致。它因位置不變，年

年在同一地點出土；一個窩往往有一二十年的壽命。人們發現新窩時，多密而不宣，就地做個暗號，記準年月日，來年同日前後來此，定有收穫。

早年的東北人，認為「棒棰」沾有仙氣，會土遁潛逃；雲貴高原的人，對雞縱也有類似的看法。如果雞窩被生畜踩「通」，或挖時不慎挖「通」，不是就此「死」去，永不生長；就是擇地為良，土遁到附近另一地點，隔年再冒出來。最妙的是，如果一窩雞縱被心地險惡之徒挖去，也有同樣情形發生，不是「死」，就是土遁搬家。奸險者，多屬貪婪輩，為了攫取深埋土中的菌莖，不免會將窩挖「通」，漏進不潔空氣，導致菌種死亡。至說土遁搬家，那是因無人去證實，新生的雞縱是否即原來被毀的雞縱；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人盡皆知，雞縱窩離地面尺許處有個窟窿，但無人特意去挖開來研究過；因它是「靈物」，有生命，能供人口福。偶爾不慎被墾荒者挖出時，便發現「死」的，

窟窿中突起一堆鐘形泥柱，埋藏着個膽狀物，外皮硬而黑，裏肉白而成粉狀，人稱之為「雞縱膽」，說它會土遁，是雞縱的「靈根」。「活」的，窟中微熱，土鐘上爬滿白蟻及幹根黑色香狀物，「膽」則早已「遁走了」

有人認為雞縱是某種樹根久埋地下腐爛而生菌類，辭源上說它是土菌，總之它不是「仙品」，若能用人工

研究繁殖，將大有益於民生，不失為一經濟作物。

竹，人們並不陌生，到處與人同在。烏蒙山的竹，有種稀罕而有價值的附生物，那就是竹筍菌。

竹筍菌，附生於竹根，初時像洋蔥頭，表皮微赤而圓，內藏滑性膠體護着菌核，核面夾層濃墨物，無味無臭，成長時，核心頂着墨汁殼破皮而出，殼面有蜂窩狀，像頂瓜皮小帽，一層雪白似硬底裙的網狀體，由帽內撒下，籠着一根粗長的菌柱，潔白而質地脆弱。原有的表皮仍緊護着根部，紅白黑相襯，生態特殊有趣，像架藝術作品。它唯一的功用就是防腐，暑熱天燒肉，放一二片則歷久不壞，不奪肉味，無副作用，食之清脆可口，有專人收購入兩廣販賣，價極昂。這是烏蒙山的山奇、水奇、物（雞縱）奇而外的另一珍品。

（轉載六四、七、一三——五日中副）

鶴慶龍華山鎮江廟聯

李宗黃

諒山戰勝，創棟夷第一奇功，方之滻瀆喜峯，堪稱鼎足。

蛟川忠平，欽治水無雙妙策，偕彼黃童白叟，來拜蕭祠。（注見八九頁）

風花雪月

千

憶

邊城

里

雲南的大理，以產大理石著名，較臺灣所產，雖堅實稍遜，但花紋繁複，稍加點綴，即易顯現山水鳥獸，神態生動，佈局雅緻，製作場所，多在喜州一帶，喜州瀕臨洱海，抗戰前已有高級別墅，建築器材以及陳列用品，均由安南進口，一派巴黎風尚，有專用碼頭、專用遊艇，生活豪華，可以想見，多為當地華僑巨賈所有。

大理城區，則低檐矮屋，石板街道，有東西南北四門，東名洱海，西名蒼山，南名雙鶴，北名三塔，均以面對的名勝古跡而名，每月初二及十六兩日，有一次街子——趕集，鄉民以油脂、鹽塊、獸皮、藥材等，交換布匹用品等，亦有外省及西藏各地商人，貿易其間，鄉民頭繩白布，亦有「鐵腳豆腐腦（頭）」之稱，頭腦怕受風着涼也。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大理發生強烈地震，死亡近七千餘人，傳事前數月，出礦大理石一片，儼然點蒼山形態，惟山腰石碑壘壘，當時無人注意，災後死者均葬

其處，墓碑林立，宛然石中景象，誠為神話。大理位於大陸地震帶，明清以來，平均計每二十一年，大震一次，屋宇盡燬，但寺廟古塔，巍然獨存，亦為異事。

大理最大的特色，則為下關的風、上關的花，點蒼山的雪，洱海的月。

先說大理的風，由於地形狹長，東倚海拔近兩千尺的高原，西為高聳的點蒼山，亦名靈鷲山，中間為洱海，形成谷底平原，實為天然風洞，風聲嘯號，比臺灣的新竹，那真是大巫小巫了，每年自八九月至第二年的二月間為風季，無論南北風，都從谷口灌入，自下關一直吹到鳳儀縣境，但下面的洱海，平靜無波，地面也沒有多大的灰沙，蓋風從上空吹過，高而不寒，疾而不暴。下關也叫龍尾關，在縣城南三十里，是滇緬公路的通道，上關又叫龍首關，在縣城北七十里，真是一座地道的風城。

上關盛產茶花，大型重瓣，一樹千花，特別艷麗，春季杜鵑，顏色也多，較他地為繁茂，所謂：「上關三千戶，戶戶有好花」。不過上關的花，並不只是茶花，而是活的蝴蝶花；距離上關大約兩三里，有一所波蘿村，村中有蛺蝶泉，泉上有蛺蝶樹，每年四月開花，花形和真的蝴蝶一樣，同時成千上萬的活蝴蝶從四方八面，飛集枝頭，堆成五色斑斕的花叢，和樹上的蝴蝶花，聚

爲一體，花蝶不分，而且眞的蝴蝶，一隻接一隻的，鬚腳相連，結成一條條的彩色長繩，倒垂泉面，吸水而飲，飲畢又飛回樹梢，循環不已，蔚爲奇觀，這才是上爛的名花。

點蒼山的雪，因爲點蒼山屏障着整個的大理地區，綿亘七十餘里，冬天大雪滿山，晶瑩一片，壁立如一座琉璃屏風，雪光閃耀，明亮無比，就是夏季，最高的山頭，也是白雪皚皚，終年不化，山中勝地頗多，但氣候則「夏止於涼，冬止於涼」爲其特色。

大理的月，是指映在洱海水底的滿月，清澈明亮，加上兩岸靜寂的倒影，襯托出一幅幽美的畫圖。洱海也

叫昆明湖，以其形似月珥，中間寬約十至二十里，長約百餘里，兩端較狹，點蒼山的雪水，由十八條溪澗，傾流入海，上游有天然山崖，劃分爲河海兩部，河產鱣魚及細鱗魚類，鯽魚肥美冠各地，海有蛤螺之屬，以螺肉著名，海中有「三島」、「四州」、「九曲」諸勝。這就是大理所謂風花雪月，此外大理附近還有幾處特別的地方，一處叫做油炸關——官，在下關到保山途中，傳明末永歷皇帝，經此逃入緬甸，爲守關的一個小官，拘禁一夜，當時此地，仍屬明朝管轄，知道關錯了，皇帝，遂處以下油鍋的極刑，故名油炸官。又下關南三十餘里，有天生橋，天然石梁，橫架於兩山懸崖峭壁之

間，極爲險峻，傳三國時，孔明七擒孟獲於此，後人立有「七擒孟獲處」石碑，所謂：「南人不復反矣」，乃在此所說，而結束了征蠻戰役。

又上面所說的鳳儀縣，原名趙縣，境內有鳳儀山，民國後改今名，縣有鳳羽鄉，傳曾有鳳凰棲止其中，飛去後遺鳳羽一根，從此每年四月初，百鳥羣集，不知其數，亦不明所自，噪鳴一二日，始各飛去，因鳥數過多，不能得食，多有餓斃，鄉民稱爲百鳥朝鳳，每施以食物，從不傷害，亦奇跡也。

（轉自六四、九、一七日中副）

五月送協和赴蜀

唐繼堯

蓋世雄才誰與儕？祇應砥柱作中流。
登高一笑昆明水，江海蛟龍貯得不？

肝膽交情贈寶刀，借仁舊誼詠同袍，
龍驤虎踞山河壯，留與他年說二豪。

蒼山塗炭最堪憐，淚洒天涯又七年。
寶劍同磨江戶水，聯床夜夜話中原。
不必臨歧作嘆嗟，滇池蜀道盡中華。
曠懷舉世皆兄弟，處處江山總是家！

庚先李會潭漁話閒

在作者出生地——鄧川縣沙坪街——

門前一年一度，萬商雲集的大會，習慣稱之為漁潭會，在雲南西部幾十個縣境內的

同胞，是無一不知，老幼皆曉的一個出色商場會所，確有一加介紹必要。

漁潭會的正式會期，是由陰曆八月十五日開始，直到二十一日為止，七個整天，但在一個毫無設備與佈置的荒山坡上

——俗名漁潭坡——由無到有，由有再分別佈置，成一個三街六巷的大商場，（比起我們在臺北的商展會場要大上百倍）。從開始籌建到結束，總在一個月以上，參加商場的商民，有遠來自緬甸及西藏的，難怪它名氣之大，遠近皆知了。

漁潭會上集中商品，真也是百貨俱備，琳瑯滿目，最出色的：當然是出自玉石廠的翠玉，（玉石廠昔日屬我雲南所有，今已割歸緬甸所屬），西藏的驃馬，大理的大理石，無不獨成街市，其他的如布疋市場、飾璜市場、服裝市場、雜貨市場、技要市場、皮革市場、魚肉市場、飲食市場、藥物市場，真是應有盡有，最引人

入勝的，要算鄰近幾十縣的青年男女，出奇鬥勝，齊集前來購備嫁裝的大場面了。原來鄰近各縣府的青年婚嫁，都成千成萬的趁此會集前來購備婚嫁所需的一切婚用及嫁裝呢！

說也奇怪，漁潭會場的漁潭坡，幾千億年來都是荒坡，坡圍直徑也不過三個公哩，緊接坡下就是作者出生地的沙坪街，沙坪街上居民，也不過百把二百戶，千把人口，但是每到會期，各方商賈雲集，遊民如織，每天平均不是五十萬趕場，也不會少過十萬，二十萬，我們沙坪街家家戶戶擠滿了人羣，午夜初上，滿個沙坪街與漁潭會場上的萬家燈火，寫成了一幅難以描寫的畫境，再加上海面上的漁舟點點商船處處，與我今日基隆及高雄港埠，有異曲同工的盛況！（漁潭坡是洱海的上源濱海坡地，沙坪街是洱海上源的濱海村莊）。

我雲南位居高原，俗有山國之稱，我鄧川縣沙坪街，屬大理府，為古大理國所有，更屬山國之山國矣。（大理古有，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四景之勝，即指此）。我沙坪街即與上關緊接，（關內為上關，關外屬沙坪）距大理古城約七十華里，溯沙坪街而上，即入夷藏各族雜居的康藏境，故作者生長地帶，自古即目為神秘傳奇部位，即古妙香國所在是也，歷古相傳，漁潭會之所以構為一年一集的大會場，有一傳奇性的典故在焉！

相傳若干千萬年前有一術士路經漁潭坡發現漁潭坡爲龍脈所在，即密囑當時的酋長，死後葬於漁潭坡，葬後生子理當做皇帝，殊其後代，一胎生七子，生後即能言能走，七子分別出生後，即步出庭園，適其生父由外回家，碰上這奇形怪像的小孩出來見面，怒而一一加以宰殺，生母見狀隨即拼死，死期恰爲陰曆八月十五日，由於英靈不散，故每年八月十五其生母即背負七子飄浮於漁潭坡下的海面上，一週始歸平靜，附近居民即每逢八月十五日起羣集至漁潭上吊拜，愈傳愈遠，吊拜的人民，也愈來愈多，歷久不衰，漸漸的就形成了這漁潭大會，說來似屬神話，聽來也不無傳奇理由。

再說漁潭坡下有一漁潭水洞，洞內出產一種魚，這種魚煮熟後，滿鍋是油，香味無比，故名「油魚」。成爲舉世特產。作者在國內走過了不少地方，國外也到了不少地段，從未碰見這種魚。更奇者，在同一水洞內的同一種魚，在趕漁潭會期內（約三個月），變成油魚，（能煮出油來）會期後，就恢復成普通的魚了。（再煮也無油可出）。

又漁潭坡旁，有一無底水洞，該水洞係在作者十歲時，一夜之間的大雷大雨，竟把原爲整塊山岩，霹成兩半，當中即現出這無底水洞，是項故跡，諒今仍可如舊，當夜村民，多有看到有一所謂蛟龍，由這洞內飛升，俗稱蛟龍出土，得非漁潭坡果乃龍藏之地乎？

春初圓通公園櫻花桃梅盛開

丁石僧

營鶯燕燕悠悠閑閑斷斷續續；
葉葉花花枝枝朵朵雨雨風風。

浣溪紗（題李印泉盟兄曲石詩錄）

丁石僧

一卷離騷一卷經，千秋事業古今情，一篇詩句動秋聲。
我是江南（金沙江南岸）老釣叟，公爲湖山在家僧，江山其地駐名卿。

滇池有感續絕聯

周世輔

憶十歲時，姨父彭公講奇詩怪聯甚多，謂有絕對「六木森森，松柏梧桐楊柳。」迄今無人對出，有一塾師對以「四火炎炎，燈燭燉爛輝煌」，未工，故仍稱絕對，汝年長後可試續。適至昆明，一日遊滇池，思湘江，念渤海，偶有所感，以「三水森森」，續之，久存心中，未以示人。政大友人陳宏振教授素好談奇聯，近語及此，乃出示之，陳教授稱善，茲錄如下，以饗同好，並就正於有道。

六木森森，松柏梧桐楊柳；
三水森森，湘江渤海滇池。

喝

古

為壯王

茶
怪

題中古怪二字並非連用作為一詞，而是分用。「古」是時間古老，「怪」是事不平常，可稱怪異。都是筆者生平經歷之一部份，覺得也頗值得把它們記敍下來。

聯副有關喝茶的文章，刊載得已不為少，或考史實，或記品種，或述種種，或道品飲境界，各有妙處，看來令人趣味盎然，津生舌本。「喝好茶有一句話叫做『甘生舌本』，有經驗的人不難體會得到。但看描述喝好茶的文章，並不像真喝好茶，而舌處硬是有津液出，其實也就是出口水，故謂之津生舌本」。其中尤其唐魯孫先生的一篇，記述他所喝過的三次好茶，叫人看從實在過癮。因而使我想起我所喝過的古茶怪茶，似乎不無記述的價值。

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數年前即已屆齡退休的莊尚嚴先生，字慕陵，熟人都稱他莊慕老，是一位好事好古的先生。他家「洞天

山堂」藏有或者是世界上最古的茶——普洱茶膏，其來歷够得上「不凡」二字。原來慕老早年自北大畢業以後便入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故宮博物院服務。博物院成立之初，並不穩定，因為當時的政局也是動盪不定的。有時候政府財政拮据，欠公務員的薪水若干月，故宮博物院也常常鬧經費困難，所以會有出售清宮倉庫舊存無關藝術古物物品之舉。據慕老說，當時出售的東西有皮貨、紬緞、藥材、茶、酒等。前三種我沒大興趣，後一種對之很有興趣，據說不止中國酒，還有許多外國酒。這些酒實在很誘惑人，不過很可惜沒有聽到進一步的詳細敍述。

關於茶大部份是普洱茶。普洱茶都是作成一大團而中間凹下，有如一個扁的石臼，（宋時所謂團者是也）大致五斤一個還有更重的。唐先生所說大藏書家傅沅叔所飲用的核桃似的一塊，便是從大團撣剩下的部份。唐先生又說傳藏之普洱。「原先有海盜大小」，也正是五斤左右的樣子。慕老當時買了一盒茶膏，其後南北播遷，入黔入川，渡海來臺，都隨身攜帶，並不時遇到有痰氣的人（吾鄉對於某些事物有特癖的人謂之有痰氣）拿出一塊煮來大家欣賞。但到現在，完整的只存有一餅，成為「洞天山堂」的一寶，並在黃錦盒內題字說收藏此物已經五六十年了。因為這種古茶最晚也是乾隆時代的東西，距今少也有兩百年，應當算是一種古物標本，故有詳述的必要。鋪盒附有木板刻印的黃綵仿單（說明書），內容說：

「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腹漲受寒，薰湯發散出汗即愈。口破喉癩受熱疼痛，用五分噙口過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研敷之即愈」。

照他說的是內服、口含、外敷皆可，真是全能。

茶膏本身作委角方形餅狀，大不過寸許，厚不及二分。面上花紋，中間壽字，四蝠繞之，色黝黑。如果不說明，雖然是博物專家，敢說絕對叫不出它的名子來。

我第一次喝這茶的地方也很有意思。是在江兆申兄（現任故宮博物院書畫處長）家裏。他住在外雙溪故宮宿舍最後一排靠山腳處，出後門便須登山，他的廚房兩面是石壁，也可以說把山岩置之廚內，真妙得很，我便是在這種環境裏喝這種古茶的。

普洱茶本來要緩火煮，這種茶膏似乎用開水沖便可，但慕老還是用一陶鍋在炭火上煮了幾滾。斟入盃中，色如血魄（虎魄之色更深者），味道和一般幾十年的普洱相近，而更加醇遠。捧著茶甌啜這種茶可以產生一種將人帶到古遠的境界，這是喝別種茶所沒有的。普洱本是屬於濃醇的一種，而這種茶望之濃重而意味潛永，我記得司空圖詩品中有兩句話——神出古異，淡不可收，最適合於形容這種茶品了。以上是關於古茶的部份。

至於怪茶是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滇、緬、印邊區接近野人山的地帶一家較熟的野人家中喝到的。抗戰後期我國派軍隊入緬甸與英國軍隊和日軍作戰，英軍迅速的

向西撤退至印度，我軍向北轉進，一部份自片馬經高黎貢山撤回滇北，一部份在密支那以西北轉入野人山區。我是參加後者行軍的一個，初時還沿著河流走，離出產寶石的孟綏不遠，此地有半熟的人家，還可以找得到嚮導，這種緬甸北部近乎野人的土著，衣著簡單，身手矯健，隨身一把緬刀，一件緬袋，斬棘披荆，跳躍如猿猴。那一天，他先帶著我們，乘獨木舟，沿溯一條湍急溪流而上。在險巖轉彎處，須將篙插入預鑿在巖石上的石穴中逆撐，一方由坐著的人靠左舷用手將舟身撐開纔能轉折向前進行。在這種以人力與天險鬪爭的辛苦奮鬥以後不久，天將薄暮，終於到達了一幢野人的家屋。在未到人家以前，嚮導順手以緬刀砍了一節寸徑左右的青竹拿在手中。到了人家以後，也沒注意他把竹段放在何處，然後大家吃些乾糧，餐後圍著火炕坐下，這一帶半野土人的住屋，其構造都是將木料豎起，然後在約七六尺高處鋪架木版，相當於我們的地板，然後用竹蓆之類圍隔房間數間，其進門一大間為公共活動之所。地板中間有一方形火炕，大約三尺見方，有如一個方形大火盆，盆上四五尺平懸方形木排一具。炕內以木柴生火，火焰及烟煤，直燃木排，排上的東西可以受到烘烤，是一種很好的加熱烘乾的設置。家人在一天勞動後，晚上便圍在火炕四周休息談笑。然後便在火炕四周地板或篾席上睡眠。

那一天我們這些客人也圍火休息，這時那個嚮導從他的緬袋中摸出一撮黑色乾葉，將之放入方纔所砍的青竹筒中，竹節向下，注以清水，他又用一片大樹葉蒙在管口，紮以籐蔓，將竹管插入火堆中。竹是青竹，下面有節，裏面有水，所以並不怕火燒，過了片刻，聽到劈剝之聲，竹面燒焦。他便把竹管提起，打開覆葉，一股茶香，衝入鼻孔，原來這裏面竟是煮的茶。他還以隨身的搪瓷漱口盂，倒出來分享同行的人。我也得以嘗飲兩

口，濃厚香醇，別有一種風味。據我的經驗，新竹葉本來可以泡飲，有清淡香味，這種野人竹筒茶大約煮時混有青竹管內的津液，所以有一種特別的香味。在野人山麓由半野人烹煮，實在可謂有十足的野趣了。

另一種怪茶是在廣州管到的，抗戰勝利後我到了廣州，初履嶺南，平時所讀書籍中紀載的一些事，都想找找對證。什麼蘇東坡日啖三百顆的荔枝呀，什麼嶺南方物略所記的人面子呀（一種極酸的小果子，作醬極鮮美）。都一一認證，深感興趣。其時我有一位熟朋友在海南島任警備團長，我這書呆子因為平時看筆記說伽楠香出自海南，便託他在海南島尋訪，希望還有什麼別的特產。其實筆記中所謂海南，乃是泛指中南半島及南洋羣島，並不是專指瓊州島，這自不在話下。但不久，海南島的郵件來了，一塊伽楠香，據說是從琼山縣藥舖裏買的（使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另一種真可以說是特產——五指山黎人的茶葉，名一葉茶。他給我寄來了五片

葉子，附函說明，每次沖泡只能用一片，不可多用。葉子的形狀，長尖葉緣有尖齒，的確是茶葉。不過其大如小兒巴掌，據云能消食清火，山中黎人很重視它。我用蓋碗泡了一片葉子，茶水微現淡淡黃色，其味微苦而冽，微香而清，似乎真有漱齒搜腸之功，飲後腹中小鳴，這大概是它的消食之功。我因為此茶只有五片，一共只泡過兩次。以後便沒有再喝它，但一直對它抱有一種敬重珍惜之心。

喝茶這件事，泡的方法似乎比煮的方法為進步，但也似乎不應一概而論。如較生之茶絕不能煮，而如普洱之類又非煮不可。但是像日本現在的茶道，據說乃是傳自國唐代的治茶方法。我曾三次參加等級不同的茶道，他們的方法，既非煮，也非泡，他們只是在溫水中撒下綠色的茶葉末，也不等它泡開，便將這些葉末連同溫水，將碗轉四個方向分四次吞下去。我極懷疑唐人飲茶不是這種辦法，這不能算是喝怪茶，而應算是怪法喝茶了。

還有一件事附帶在此一提，凡嗜茶的人恐怕都會碰到這個問題，即茶葉的品格最高的也不過是那麼高，而喝茶的人的嘴頭兒却總是向上長，結果頂好的茶喝久了也便覺得沒那麼好了，當然次一等的就更不用提了。到這時，應當怎麼辦？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有人的答覆是：唯一的辦法，是從壞的茶葉再往上喝，你說這個辦法怎麼樣？

（轉載六三、九、一三聯副）

昆明大觀樓長聯之補詮及懷念

李子幹

昆明大觀樓長聯，筆者於六十三年六月，曾寫「訂正」一文，登載於大華晚報，其後雲南文獻第四期，又復轉載，筆者曾將此文，向香港同鄉葉老先生辛恭請教，後接葉老先生覆函云，事有巧合，有名徐克弱者，於六十一年曾到昆明觀光，並將此長聯攝影，於六十三年八月，撰文敘述此聯，並製成圖片，登載香港某報，承葉老將此圖片，剪下寄贈，經與拙作比對，並無一字錯誤，足可澄清此聯原文之正確，現此圖片，當慎重保存，以作日後之參考。

關於此聯，尚有一段滄桑史及小插曲，亦承葉老告知如下：此聯係康熙間昆明孫髯翁所作，陸樹堂所書，懸於大觀樓底層大廳中。至嘉慶間，有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宋湘，署理雲南曲靖府尹，因遊大觀樓，曾書

七言聯一付，懸於大觀樓，（宋氏文章書法均佳，今曲靖尚有其遺墨甚多。）聯爲：「千秋懷抱三杯酒，萬里雲山一水樓」。此聯頗具氣魄與抱負，惜爲孫聯所掩蓋，故遊者多不注意及此。道光初阮芸台氏（名元，字伯元，號芸台，官雲貴總督，彼係由兩廣總督調雲貴總督，乃初次到雲南，亦未任過雲南撫臺，辭海及辭源，均

有阮氏之略歷可考）。督滇，見此長聯，乃橫加竄改，以致受滇人之非議，自尋煩惱。（上期文獻中，已詳爲報導，不再贅述）。至咸豐七年，滇省因回民叛亂，大觀樓燬於戰火，兩聯均蕩然無存。同治五年，馬如龍氏（即回方降清叛將，曾任雲南提督。）重建大觀樓，因欲附庸風雅，乃剽竊宋湘之七言聯，題以己名，書懸於大觀樓。（徐君六十一年至昆明觀光時，此剽竊之聯，尙懸於大觀樓中。）光緒十四年，雲貴總督岑毓英氏，重修大觀樓，特請其西席趙樾村先生（名藩滇西劍川人，中過舉人，曾任四川藩臺，即岑春煊業師。）將孫聯之原文寫出懸掛。（今大觀樓所懸之孫聯，即係趙樾村先生所書者，徐君所攝此聯圖片中，尙有岑毓英所敍一行小字。）

關於詮釋方面，筆者多方查考，亦有新發現，似有補詮之必要，爲使閱讀方便，不致脫節起見，故將原文重行寫出，並全聯詮釋，其間有與上期重複者，敬請原諒。原文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註一），喜茫茫，空濶無邊，看，東驥神駿（註二），西翥靈儀（註三），

北走蜿蜒(註四)，南翔縞素(註五)，高人韻士，何妨選
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

，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
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
虛(註六)，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註七)，
唐標鐵柱(註八)，宋揮玉斧(註九)，元跨革囊(註十)，
偉烈豐功，責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
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
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註一：衣不扣鈕，而荷於肩，謂之披襟。岸係高出
或顯露之謂，幘乃約髮覆額之巾，頭不裹幘，使額部完
全顯露，謂之岸幘。

註二：金馬山巍立於東。

註三：碧雞山雄峙於西。(典出三都賦「晉左太冲
所作」中之蜀都賦，蜀有金馬碧雞之神噲儀，「噲儀，
卽顯聖之謂」。恰好昆明有此象形二山，分列東西，故
孫聯有神駿、靈儀、之句)。

註四：蛇山崛起於北。

註五：鶴山矗立於滇池之南。(在晉寧縣)按梁章

鉅所編之「楹聯叢話」謂以縞素代表鶴，似亦不妥，筆
者推測，此係引用東坡後赤壁賦中「適有孤鶴，橫江東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之句，並無不妥之處，特梁

氏之不察耳。按梁氏乃阮芸台之門生，故對孫聯，吹毛
求疵。

註六：因臨風二字犯重複，故用凌虛暗點出風。
(筆者推測，係引用東坡前赤壁賦中「浩浩乎，如馮虛
御風」之句，馮字改為凌字，更覺真切有力)。

註七：漢武帝欲征昆明，聞有池周圍數百里，乃派
人潛入，暗中測繪池形，於長安附近，掘一小型昆明池
(即鐵索橋)通西洱蠻，築城戍之，姚雋遣使御史唐九徵破之，毀繩夷城，建鐵柱於滇池
(疑係洱海)以勒功。(此條與上期詮釋有異，筆者前
在昆明，係聞鄉前輩所言而得，此次承葉老先生指正，
有據可考，較為確實)。

註九：宋太祖派王金斌平蜀後，至斌欲逞餘威，進
軍滇中，太祖鑒於唐天寶間，蠻夷南詔之禍，不敢輕率
用兵，將地圖展開，用手中玉斧，(宋朝皇帝，以手中
玉斧，代表權威)。劃大渡河以西而言曰：「此外非吾
有也」。

註十：元人入侵中原，均跨革囊而來，此種革囊，
(即羊皮筏子)平時將氣放完，攜帶輕便，用時吹氣使
脹，士兵即可浮渡江河，用六個或十二個，縛置於木架

下，即可運送大批軍需品渡河，元人南征昆明，即憑此種革囊，橫渡金沙江。

此次筆等考查孫聯之原文及詮釋，不惜各方求證，總算如願以償，然亦勾起大觀樓之回憶，爰寫短文於後，以誌懷念。

大觀樓在昆明小西門外，距城約五華里，屹立於滇池之畔，有大觀馬路，直達其處，另有大觀河一條，溝通護城河與滇池之水上交通。出小西門，僱船沿河而下，益增遊興，兩岸老樹參天，田中阡陌縱橫，農村景色，一覽無遺。半小時即抵滇池，捨舟登陸，則大觀樓在焉。樓高凡三層，碧瓦朱欄，簷牙啄空，巍峩雄壯，富麗堂皇，上述孫宋二聯，即懸於此樓中。該處自開爲公園後，佔地益廣，園中廣植花木，增建樓館，曲徑廻廊，亭臺錯落，花圃遍佈，假山玲瓏，每當春季，則萬花吐艷，百鳥爭喧，置身其中，不覺心曠神怡，如入武陵桃源，復有茶樓酒館，分佈園內，而滇池又盛產各種魚類，鮮美異常，使遊客既得大快朵頤，又復飽覽滇池風光，邊飲邊賞，不醉無歸，人生賞心樂事，孰有逾於此者。

大觀樓之夜景，爲中秋蕩舟湖上賞月，佳節佳景，更屬熱鬧異常，比及黃昏，大觀路上，即人潮擁擠，途爲之塞，或攜月餅水果，或帶美酒佳餚，士女雜沓，盡屬蕩舟賞月之人，小船遊艇，爭懼一空，一時欸乃之聲，不絕於耳。既而皓月東昇，光照千里，金風送爽，玉露滴涼，極目遠眺，則茫茫萬頃，天水相連，波平如鏡，浮光掠影，大自然之景色，飽覽無遺。而遊艇蟻集，頓成海上夜市，來去穿梭，有如行雲流水，或杯酒高歌，或管絃齊鳴，或猜拳行令，或笑語喧聲，五光十色，銅燈以紀念之。

樓側建有唐公銅像，公名繼堯，號貢賡，滇東會澤人，護國之役，建立殊勳，滇人思公之豐功偉績，特建

徐從先前輩護國紀念詩

王文中

保山徐汝楫先生尊翁從先諱進前輩，參加護國之役，戰績卓著，值得景仰；又常與文藝爲緣，於學無所不窺，而尤工詩，遺著有「覺菴詩草」一帙，雖搜羅不多，但均清新豪放，直抒胸臆，感時撫事，略無所隱。茲擇其有關護國紀念者數首，與鄉人共賞。

護國之役率師入黔道中卽事

劍氣冲霄貫紫霓，神奸盜國動征鼙。
一鞭搖曳三軍壯，四野蒼茫萬樹低。
射日彎弓驚魍魎，追風戰馬走鯨鯢。
年來識得長途味，盡看青山夜聽鶴。

癸酉冬雲南護國紀念日書感二首

共和再造費艱辛，當日曾爲局內爭。
陳涉狐鳴終是假，鄭人鹿夢總非真。
名垂國史懷忠烈，血歃華山動鬼神。
帝制雖傾邦愈亂，何緣得見太平民。

萬家簫鼓慶共和，堂下悲鳴堂上歌。
不有精誠貫金石，那堪風雨撼山河。
蠻鳴古樹征人老，鹿逐中原戰壘多。
賦去兵來方未已，悠悠民意殆如何。

雲南同鄉會會務簡報

一、雲南首義擁護共和五十九週年紀念暨本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六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舉行，是日到會會員同鄉一百餘人由理事長簡爾康主持報告，張蒼老、李伯老及龍繩武人由理事長簡爾康主持報告，張蒼老、李伯老及龍繩武鄉長發演說，總幹事周爾新報告一年來會務概況，並由等張常務理事邦珍頒發六十三年中上優秀及清寒同鄉子弟在學獎助學金。會後聚餐歡散。

二、六十三年春節團拜仍於農歷二月初二日上午十時在實踐堂舉行，到會同鄉甚為踴躍，除相互拜年外並向尊長同鄉拜賀，氣氛熱烈歡洽。

三、本年四月東南亞風雲緊急越南、高棉相繼淪入鐵幕，當越南戰局逆轉時，我留越同鄉百餘人聯名致函張蒼老及楊常理家麟請予設法救助來臺，經楊常理及簡理事長各方奔走呼籲，函電政府駐越單位協助終以時間過於迫促雖盡到人事努力，而未達目的，甚為憾。

四、我旅港同鄉李蒼德先生於年前在港逝世，其家屬遵照葉落歸根遺囑，於六十三年八月將其骨灰運抵臺灣桃園營葬，因李先生生前對社會及同鄉頗多貢獻，如八七水災之捐助及捐獻中壢忠貞新村中正堂等，故由僑聯總會、歸僑聯誼會及本會共同聯合組織辦理移靈及營葬事宜，並由本會追聘李故同鄉爲本會名譽理事之銜，以盡哀榮。

五、本年暑期我大專同學會出版《雲南青年》請求本會資助，因本會經費有限，所有出版費用萬餘元概由簡

理事長設法籌助，其愛護同鄉青年學子之熱忱可見一斑。六、旅泰同鄉泰國雲南會館副理事長趙置中先生經我駐泰總支部推薦爲海外僑區遴選立法委員候選人，請助前來本會簡理事長亦具函向僑委會毛主任委員推薦並得復函已予登記。

七、本年十二月卅一日爲鄉長張蒼老九十大慶經理監事會商定由同鄉聯名致送壽序冊頁以示祝賀，並於廿五日大會後聚餐暖壽。詩學研究所則於卅一日上午在自由之家設置壽堂並展出詩文及書畫應各界人士前往參觀簽名祝壽，是日希我同鄉踊躍參加。由同鄉聯名致送之壽序亦於是日展出，序文係由申慶璧先生撰擬簡爾康先生親書。

八、故同鄉張培光先生夫婦所捐贈本會臺北房屋，嗣有羅張英女士稱係張培光先生之女有合法繼承權，向法院控訴本會竊佔，簡理事長及周總幹事均出庭應訊，經法院判決不起訴處分。本會爲顧惜鄉誼正託人從中疏導中，期能圓滿解決，非不得已不擬採取訴訟途徑。

九、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應改選全體理監事，其候選人照往例除上屆理監事爲當然候選人外另加倍提名，並以上屆監事張維翰、李宗黃、段克昌三老齒德俱高爰經常務理監事會決議本屆不再提請三老爲候選人改由會聘請張蒼老爲榮譽理事長，李伯老及段筱老爲榮譽副理事長俾繼續領導並予本會精神鼓勵。

十、本會六十三年決算書附後。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六十三年決算書

項	收	入	目
合	年	年	額
基	金	利	之
會	會	餘	部
存	費	息	額
拜	費	費	
拜	計	計	
團	出	入	
春	支	支	
節	之	之	
第三屆二次會員大會	部	部	
	一、八、四三〇.〇〇	一、八、四三〇.〇〇	
	七、一六五.〇〇	六六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三〇、二五五.〇〇	
	二、四二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〇	

項	金
目	額
第四期雲南文獻印製費	八、〇〇〇.〇〇
貼補會員大會餐費	一、六二〇.〇〇
慰問救助費	一、八〇〇.〇〇
全通雜支費	五、一〇〇.〇〇
交年雜支費	三、六〇〇.〇〇
合計	二五、二四〇.〇〇
餘存附註：另收永久會費二、二〇〇元提列入基金雲南文獻第四期刊收郵局廣告一則	五、〇一五.〇〇

雲南文獻特刊祝詞

起義記猶新歷劫餘生紀念欣逢周甲子

中興頌在邇十年假我期頤縱覽好河山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欣逢雲南起義六十週年紀念閱五日爲余九十虛度
撰此記之 蘭渢張維翰

把握時代創造時代，

反共復國責無傍貸，

本雲嶺雄威之氣魄，

法怒江奔騰之勇敢，

開拓反攻大陸機運，

再造民主中國，同享安和世界。

陶鎔

雲南旅臺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狄文光

雲南旅臺同鄉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收支詳情表

收入部份

楊傑

二年級上、下
二千元正（男：昆明人輔仁大學法律系三年級
上、下）

壹：捐款部份

彭台鳳

二千元正（女：蒙自人東吳大學歷史系三年級
上、下）

宋委員漱石代安故委員則法捐助新臺幣二千元

黃其瑰

同鄉捐助新臺幣三千元

貳：利息收入部份

獎學金基金利息新臺幣二萬四千五百〇三元三角五

分。

參：去（六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結存新臺幣一十六萬

一千五百〇六角。

以上共計新臺幣一十九萬一千〇三元九角五分。

支出部份

壹：發放獎學金部分

一、大學及獨立學院者四名

楊援 二千元正（男：昆明人高雄醫學院五年級上、下）

張愛鳳 二千元正（女：龍陵人輔仁大學夜間部經濟系

趙林美

一千八百元正（女：大理人中國市專夜間部市
政科三年級上、下）

二、專科者一名

李克勤

一千二百元正（女：安寧人虎尾女中高三上、
下）

楊慧森

一千二百元正（女：保山人松山高職三年級上、
下）

柴寧

一千二百元正（女：順寧人中壢高中二年級上、
下）

木淑娟

一千二百元正（女：麗江人嘉義高職一年級上、
下）

楊德榮

一千二百元正（男：騰衝人復興高中一年級上、
下）

楊華榮 一千二百元正（女：騰衝人中壢高中一年級上、下）

以上共計支付新臺幣一萬七千元正。

貳、郵匯紙張及印發收支詳情表等雜費四百七十五元四角正。

以上壹貳兩項共計支付新臺幣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五元四角正。

元開收支兩抵尚結存新臺幣一十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元五角五分正。

雲南旅臺同鄉助學貸金收支詳情表

收入部份

壹、利息收入新臺幣五千零五十三元一角正。

貳、本年度沒有申請貸款者。

參、助學貸金基金新臺幣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六元正。

以上共結存新臺幣三萬三千六百三十九元一角正。

本（六十四）年度申請獎學金評審合格學生名單。

一、大學及獨立學院者七名

楊援 二千元正（男：昆明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六年級上、下）

楊傑 二千元正（男：昆明人輔仁大學法律系四年級上、下）

楊莉 二千元（女：昆明人臺大公共衛生系四年級上、下）

彭台鳳 二千元（女：東吳大學歷史系四年級上、下）
桑環英 二千元（女：保山人師大夜間部國文系五年級上、下）

張蘭 二千元（女：華寧人東吳大學法律系三年級上、下）

鄒國麗 二千元（女：文山人政大東方語系阿拉伯文組三年級上、下）

楊培蓓 一千八百元正（女：鶴慶人藝專夜間部舞蹈科二年級上、下）

二、專科者一名

楊培蓓 一千八百元正（女：鶴慶人藝專夜間部舞蹈科二年級上、下）

三、高（商）中者四名

木淑娟 一千二百元正（女：麗江人嘉義高商三年級上、下）

楊德榮 一千二百元正（男：騰衝人中壢高中二年級上、下）

木鳳娟 一千二百元正（女：麗江人中山女中高一上、下）

張富美 一千二百元正（女：龍陵人中山女中高一上、下）

以上共計應支付新臺幣二萬零六百元正。

雲南旅臺同鄉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幹事會 啓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八日

壽序列名錄

李宗黃	段克昌	李時	楊增壽	魯道源	王文中	宋漱石	陳玉科	李拂一	楊兆麒	段克武
羅蘊昭	蘇令德	李秀芝	李子幹	邱開基	裴存藩	方克勝	龍繩武	寸珍璠	許蔚堂	張友仁
武世凱	楊新民	楊世麟	李懷民	張世丞	尹廣煊	蔣公亮	楊家麟	申慶璧	吳子清	楊德明
龍美瑩	張邦珍	羅衡	姜文齊	魯開明	陶鎔	劉香谷	孫培亮	項克恭	陸海平	楊德貴
段希文	鄭嘉綱	趙士英	線光天	李柄用	張榮昌	王樹能	李達人	苗慶年	吳國才	陳文章
李先庚	張人和	寸尊德	李自然	王巍	郭東暘	張柏壽	孫秉權	石炳鈞	楊在貴	楊在興
李文明	蘇銘芳	李龍慧娛	竇黃碧仙	吳錦南	庾家驥	沈徑瞻	李昌寬	劉亞泉	劉紹周	
李廷章	李瑞堂	錢楨祥	簡爾康	簡肅書瑞	朱鴻圖	楊燦東	李本厚	李三雷	徐嘉禾	阮紹洲
金幼鎔	賈德康	楊蘊鈺	姜瓊英	薪浩宇	楊震宇	吳星級	吳周植融	后希鎧	李慧佛	丁中江
楊銕清	尹家茂	王榮貴	譚家祿	董樂榮	董陳碧漪	周爾新	邵旭	李黎明	番紹良	楊新傑
趙置中	馮子瑜	鄒光祖	劉藝民	米龍祥	馬鳳朝	倪光宗	陳文緯	李文	和茂木	范振興
李文煥	李崇寬	段慶蓮	張士奇	楊純美	舒杰	汝桂媛	魯義賢	謝濟舟	謝金映明	熊秀娟
張國民	劉繼虞	楊日臻	羅榮壽	葉士魁	李毓夔	楊嘉仁	李近林	李學武	丁燕石	葉品煥
念爾佑	李魁	李淑英	禹泰文	楊琪書	汪生蘭	桑志新	刀威伯	武德	朱心一	倪洪顯
黃光榮	周段園梅	李原仁	雷美春	尹欽本	夏文第	于家禎	馬有誠	李忠堂	楊本儒	晏吉光
周寶誌	周璧光	丁懋時	李登祿	王立志	郭希尹	方從剛	黃其瓊	呂連陞	張周錫春	王文
朱正義	倪開永	狄文光	李景然	蘇根深	毛慧斌	李心光	丁懋松	罕貴瑜	王震東	張元
趙健樵	寸時嬌	和之翰	敬祝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郵政儲金種類及其優點

儲金種類	說
存簿儲金 劃撥儲金	<p>一、年息七厘，免扣所得稅及一切稅捐。每年六月廿日及十二月廿日結息一次，滾入本金生息。</p> <p>二、十元開戶，存提便利，各地郵局均有辦理；且營業時間較長。</p>
定期儲金	<p>一、此項儲金兼具匯兌功能，立帳後可收受他人存款並可由郵局代為撥匯款項與他人。儲戶間款項往來如由郵局代為轉帳，免收任何手續費。</p> <p>二、帳款出入，均由郵局填繕收支日結單通知儲戶。</p> <p>一、此項儲金分為「整存整付」「整存零付」「零存整付」「分期付息」及「定額存單」五種。</p> <p>二、各地郵局均辦理收存，到期可按規定向任何郵局聲請提取。</p> <p>三、利息優厚，並可分期提息，一年以上定期儲金複利計息，利上生利。</p>

蓄 儲 成 靠 資 本

本 資 要 發 展 經 濟



中華彩色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為您精心設計、攝影、藝術疊影，
精印各種產品目錄、簡介、海報、有價證
券、月曆、藝術複製品印刷等，價格低廉
、品質優良、交貨迅速，歡迎惠顧。

台北市博愛路六十號六樓

電話：三一八一三一

辦事處：高雄市中山一路六十號二樓
電話：二九三六六〇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雲南文獻第五期

編輯者：雲南旅臺同鄉會文獻小組

出版者：雲南旅臺同鄉會

印刷者：精華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長沙街二段七一號

電話：3313429 3313276 3313707